

揭秘美国政府与外星联盟的黑暗计划  
还原“蒙淘克男孩”基因改造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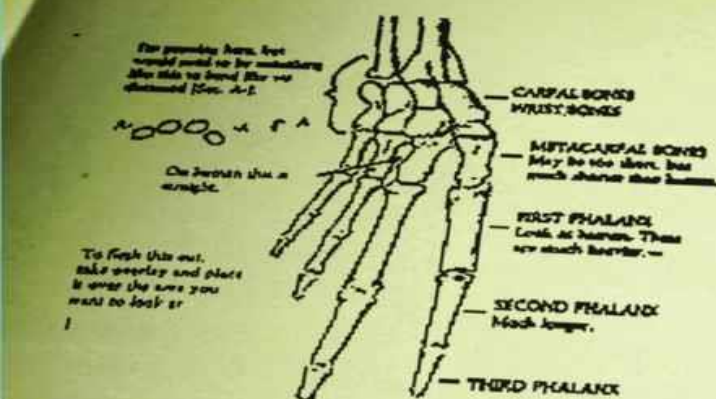
# 重访蒙淘克 同步性探险

## MONTAUK REVISITED ADVENTURES IN SYNCHRONICITY

神秘巧合、超感魔法与外星人黑暗条约

[美] 普雷斯顿·B. 尼克尔斯/彼得·穆恩◎著 黄英◎译

《蒙淘克工程》四部曲 第二部  
THE MONTAUK PROJECT TETRALOGY 2



The above illustration depicts skeletal hand structure of alien hand. This was allegedly copied by a former CIA employee in 1978 who claimed to have been teased about it during a recovery from Mexico. The drawings are popular in underground circle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联动  
FONGHONG

尚书文化传媒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 Table of Contents

## 序言

## 第一篇

### 绪论

#### 1.传奇与神话

#### 2.蒙淘克纪事

#### 3.蒙淘克——证据？

#### 4.蒙淘克、神秘事件及Thorn E.M.I

#### 5.卡梅伦氏族

#### 6.威尔逊氏族

#### 7.魔法学与精神病学

#### 8.X先生

## 第二篇

### 绪论

#### 9.蒙淘克男孩

#### 10.斯坦•坎贝尔，中情局申请人

#### 11.魔鬼之篇章

#### 12.斯坦入狱

#### 13.斯坦被禁声了

[14. 外星人条约](#)

[15.晶体管背后的传说](#)

[16.表面势垒晶体管](#)

[17. 电子晶体管的历史](#)

[18. 外星人的技术交换及与猎户星公司之关联](#)

### [第三篇](#)

[绪 论](#)

[19. 猎户星公司复活](#)

[20. 蒙淘克工程的重启](#)

[21. 拜访冯•纽曼](#)

[22. 拜访克拉克](#)

[23. 与海尔格•莫罗的会晤](#)

[24.诺福克的三胞胎](#)

[25.调查持续中](#)

[26.蒙淘克的鬼魅](#)

[27.纳粹的黄金](#)

[28.蒙淘克地下墓穴](#)

[29.X 夫人](#)

[30.红衣魔女杰作](#)

[31.克罗利氏族史](#)

[32.克罗利之崛起](#)

[33.威尔逊家的月神之子](#)

[后 记](#)

[附录A：L.罗恩·贺伯特](#)

[附录B：阿莱斯特·克劳利](#)

[附录C：雪莱氏族](#)

[附录D：卡梅伦](#)

[附录 E：杰克·帕森斯](#)



# 重访蒙淘克：同步性探险

Revisited: Adventures in Synchronicity

[美] 普雷斯顿·B. 尼克尔斯 彼得·穆恩 著

黄英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尚书文化传媒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重访蒙淘克：同步性探险 / (美) 尼克尔斯, (美)

穆恩著；黄英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6

（蒙淘克工程）

ISBN 978-7-214-06946-7

I . ①重... II. ①尼... ②穆... ③黄... III ①时空－

科学实验－研究 IV ①O412.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3843号

Montauk Revisited: Adventures in Synchronicity

by Preston B.Nichols and Peter Moon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ky Book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 Shang Shu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mpany

c/o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0-560

书 名 重访蒙淘克：同步性探险

著 者 [美]普雷斯顿•B.尼克尔斯 [美]彼得•穆恩

译 者 黄 英

责任编辑 刘 焱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15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946-7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蒙淘克工程》的续集更加刺激读者的神经。继冯·纽曼与尼古拉·特斯拉之后，另外一些20世纪的重量级人物开始粉墨登场：神秘天才邓肯·卡梅伦及其宗族、邪性十足的黑魔法师兼‘透特塔罗牌’之王阿莱斯特·克劳利，太空武器先驱杰克·帕森斯……然而，再一次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人类最引人注目的发明——火箭或晶体管，其实与我们引以为傲的天才无关。”

——《书目》杂志（Booklist）

“骇人听闻的奇书的续篇。世界再次改变其原有的面貌，把阴暗的一面挖掘又挖掘，暴露在我们过于无知的眼光之下。打开此书前，你最好有个接受智力敲打的心理准备，因为一切都将超乎你的想象。”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会重新制定我的生涯规划——时间旅行、意识跃迁与参见造物主。不过，在真相大白之前，且让我们追读这套勇敢无畏的终极调查之书。”

——《图书馆》杂志（The Library Journal）

“在十九世纪的《双城记》中，狄更斯所言不虚：‘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二战结束前，温斯顿·丘吉尔对英国民众谆谆教诲：‘不要奢望未来了，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我们现在就在未来之中——被法西斯凌辱然后灭绝。’那么，我们在今天如何？未来又怎样？本书提醒我们：这一切可能会取决于我们被故意遗忘了的过去！而我们对它的了解才刚刚开始……”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原书封面艺术，由尼娜·赫尔姆斯解说

表现了宇宙之母红衣魔女（Babalon）的祈祷，也就是理解。蒙淘克工程象征着双鱼宫时代（即教会时代，the age of Pisces）统治世界的主教权力的黑暗力量及其堕落。红衣魔女变成了我们的救赎，她所代



表的女性原则将平衡过去的悲剧，并引导我们进入水瓶座时代——启蒙与信任的时代。

1943年，在美国爱尔德里奇号驱逐舰上进行的隐形实验，使舰艇和全部船员实现了远距传动。这就是著名的“费城实验”。这些远距传动，使得被卷入其中的绝大多数水手遭遇了一段超常的经历，并且出现了精神障碍。

“二战”之后，展开了一个旨在探索费城实验和发现“统一场”理论之秘密功能的大型研究项目。这项纯技术发展造就了今天的隐形飞机。此外，也展开了一项更为怪诞的人类因素研究。为了探索人在另一维度怎样生存，人们遭受了大脑被接入电磁波和真空电子管计算机的痛苦经历。人感知心灵的能力被监视并最终被操纵，直到时间本身也可以被操控。这些极端的实验就发生在纽约蒙淘克的蒙淘克空军基地。这些事件也通过该系列书籍的第一部《蒙淘克工程：时间实验》（The Montauk Project: Experiments in Time）而传播开来。

《重访蒙淘克：同步性探险》一书，更深地挖掘了蒙淘克神秘事件并提供了无数的故事和确证，以证明这项工程确实存在过。这本书从一个新的角度进入故事，发现了潜藏在整个蒙淘克工程背后有力的神秘因素。所进行的一项出人意料的探寻，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远比第一本书广阔的探索范围，而所发现的秘密，最终也将我们引向了造物本身的核心。

星球们拭目以待。

谨以此书纪念简•布赖斯(Jan Brice)——我探寻之路上的伙伴。他拍摄了《野兽》(“The Beast”)一片。这本书同时也献给有着无限记忆力的玛乔丽•卡梅伦 (Marjorie Cameron, 1922.4.23-1995.6.24) 。

# 目录

## 序言

## 第一篇

### 绪论

#### 1.传奇与神话

#### 2.蒙淘克纪事

#### 3.蒙淘克——证据？

#### 4.蒙淘克、神秘事件及Thorn E.M.I

#### 5.卡梅伦氏族

#### 6.威尔逊氏族

#### 7.魔法学与精神病学

#### 8.X先生

## 第二篇

### 绪论

#### 9.蒙淘克男孩

#### 10.斯坦•坎贝尔，中情局申请人

#### 11.魔鬼之篇章

#### 12.斯坦入狱

[13.斯坦被禁声了](#)

[14. 外星人条约](#)

[15.晶体管背后的传说](#)

[16.表面势垒晶体管](#)

[17. 电子晶体管的历史](#)

[18. 外星人的技术交换及与猎户星公司之关联](#)

### [第三篇](#)

[绪 论](#)

[19. 猎户星公司复活](#)

[20. 蒙淘克工程的重启](#)

[21. 拜访冯•纽曼](#)

[22. 拜访克拉克](#)

[23. 与海尔格•莫罗的会晤](#)

[24.诺福克的三胞胎](#)

[25.调查持续中](#)

[26.蒙淘克的鬼魅](#)

[27.纳粹的黄金](#)

[28.蒙淘克地下墓穴](#)

[29.X 夫人](#)

[30.红衣魔女杰作](#)

[31.克罗利氏族史](#)

[32.克罗利之崛起](#)

[33.威尔逊家的月神之子](#)

[后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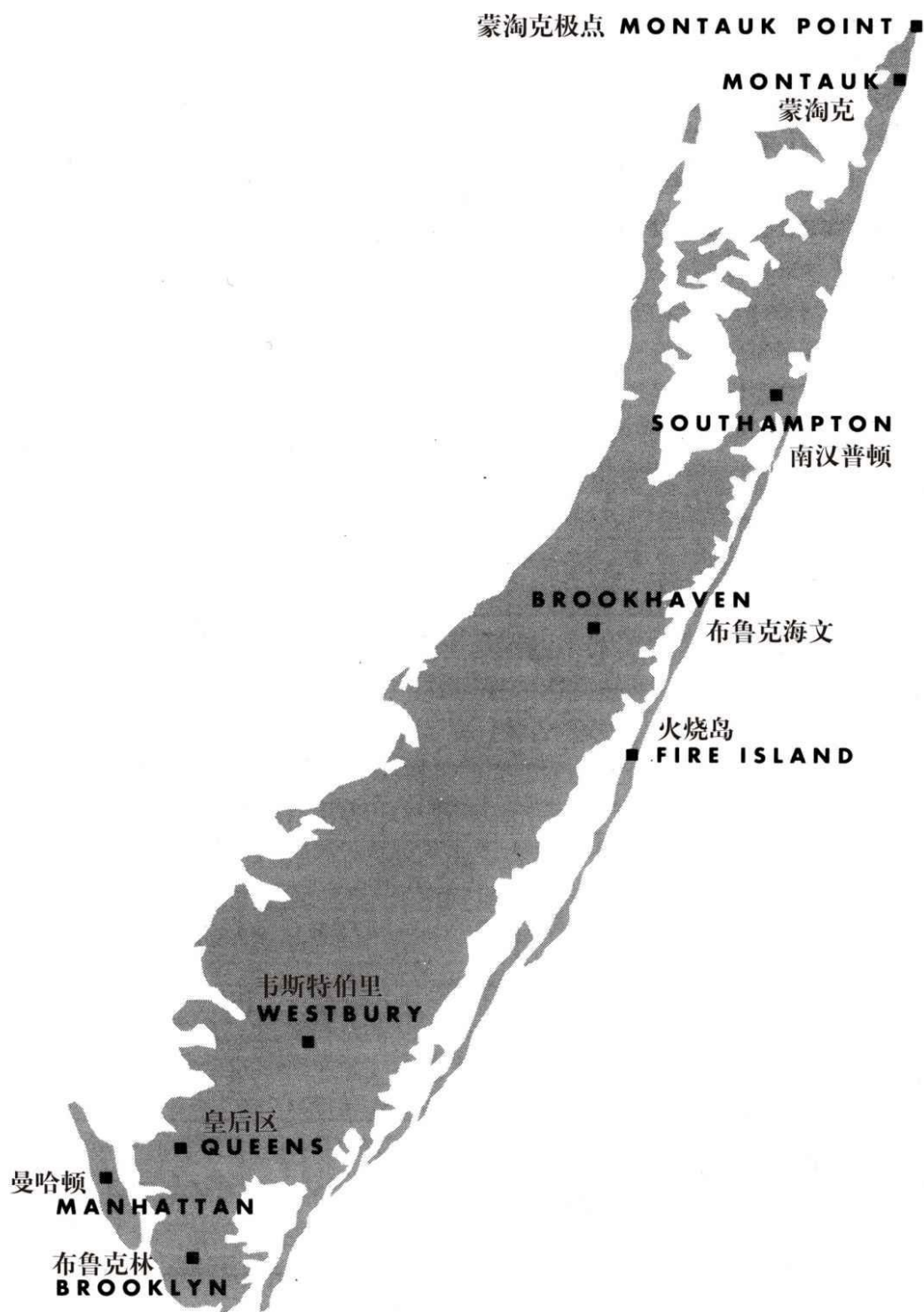
[附录A：L.罗恩•贺伯特](#)

[附录B：阿莱斯特•克劳利](#)

[附录C：雪莱氏族](#)

[附录D：卡梅伦](#)

[附录 E：杰克•帕森斯](#)



长岛地图  
LONG ISLAND

万法归宗即为道——中国古谚



# 序言

彼得·穆恩

在洛杉矶，稍晴朗的天气里，人们便可看见北部的山脉。有趣的是，如果你问一般的当地市民那些山的名字，他们通常会茫然地看着你，然后告诉你他们也不知道。如上所述，人们对每天都见到的东西竟然一无所知，这暗示着一个更大的无知，即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在那些山里的一系列神秘事件的无知。

这座山脉是圣加布里埃尔山（San Gabriel Mountains），只要愿意的话，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在地图上找到它的名字。这座山脉中最高的那个山峰，就是威尔逊山——威尔逊山天文台所在地。在威尔逊山的西面、帕萨迪纳市魔鬼之门大坝（Devil's gate dam in Pasadena）的后面是阿罗约塞科大峡谷。现在著名的喷气推动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就建立在这个峡谷里。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实验室的创立，以及将人类带入航天时代的火箭科学家约翰·怀特赛德（John Whiteside）（或叫“杰克”·帕森斯[Jack Parsons]）开始。

帕森斯曾在加州理工大学学习与火箭推动飞机有关的信息技术。尽管他从未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但他俨然已成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化学家并已开始了小型火箭实验。帕森斯来到加州理工大学科技中心，并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聪颖与才智得到了该校专家的认可。于是，双方联合成立了一个团队，以进行进一步的火箭研究。

很快，陆军航空队对此产生了兴趣，并最终与杰克·帕森斯及他的搭档们签订了一个合约。他们成立了阿罗吉特总公司（Aerojet General Corporation），并在其赞助下进行研究（这家公司现今仍作为一个活跃的军工企业存在着）。帕森斯及其公司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研发火箭推进技术来协助重型装载机起飞。尽管这项研究与火箭相关，但采用了“喷气式飞机”这个名字，因而实验室也被命名为“喷气推动实验室”。

尽管帕森斯不是唯一一个让航天时代成为可能的人，但他的贡献却重要到人们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月球上的一个火山口，以对其才智表示尊敬。但杰克·帕森斯远远不只是一个

聪明的火箭科学家。他不仅是一个有趣的颇受人喜爱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神秘学者并会表演魔术。事实上，他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不断有传言（甚至今天都还能听到）说，其他的科学家都很崇拜他，并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着奇怪的仪式。

毫无疑问，这一切使得早期监控火箭研究的政府当局相当不安。帕森斯的才智、独立的思想以及其他科学家对他的喜爱，被看成一种对政府现状的潜在威胁。因此，一个海军情报官员被派到帕森斯的团队中去。作为如此典型的愚蠢政府当局，海军的计划适得其反。这位海军军官有他自己的计划。事实上，他跟帕森斯一样聪明，只是在一个不同的领域。那就是人类心理学。

这位海军军官曾研究了美国最前卫最机密的精神病学记录。战争期间进行的各种各样的野蛮实验他都秘密地参与其中。这项研究很大部分与精神麻醉综合疗法有关。人们在“吐真剂”的作用下被拷问，以呈现出各个领域内的非正常心理状态供研究。其中包括精神和情感障碍以及超常状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通往外星人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人类影响的大门。

这个海军军官不是别人，就是后来跟帕森斯成为朋友并参与到他魔术事业中的L.罗恩·贺伯特（L. Ron Hubbard）。他们的活动及合作至今都是不为人所知的。

乍一看，好像美国火箭事业的起源与蒙淘克工程并无太多关联。然而，近来发生的事情，显示出了蒙淘克和早期的喷气推动实验室有着一种神秘而难解的联系。这种神秘隐藏甚深，将会在本书稍后的章节中进行探讨。但首先，我们想说明的是，如果没有杰克·帕森斯和L.罗恩·贺伯特的合作，《蒙淘克工程》一书的创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1952年，帕森斯在发生在他实验室的一场爆炸中被暗杀。而6个月之后，我出生在那条街上（这并不是暗示我是杰克·帕森斯的转世）。生活之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将我引领到L.罗恩·贺伯特、普雷斯顿·尼克斯以及杰克·帕森斯的妻子玛乔丽·卡梅伦（艺术家、诗人、革命者和一个本身十分令人敬畏的神秘学家）的家门。在很大程度上，我与这些人的相识与交流合作，并未经过有意识的计划，而像是受着某种整体计划中一种更高级力量的指引。

我最先与这些非凡人物中的贺伯特先生相遇。我与他之间并非简单的基督教科学论派（Scientology）教友关系，因为他告诉了我很多他的私人信息，我还帮助他处理个人事务。更重要的是，我从他那儿学习到了隐藏在人类思想的灌输与操控背后的众多因素。如果没有这种较为全面的学习过程，我无法相信自己可以接触到普雷斯顿·尼克斯，或者是处理好在研究蒙淘克工程中所会遇到的种种特异心理现象。

正是由于我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到了这些东西，我才能与普雷斯顿携手创作《蒙淘克工程：时间实验》。如果没人为我提供以上的信息，那么很可能第一本书都永远无法问世。这一切，好像是贺伯特传给了我一支照亮蒙淘克的火炬，然后带着我转了一圈回来，与他的魔法师朋友杰克·帕森斯的妻子奇怪地相遇了。这个故事稍后会讲。现在，我意识到，在我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之前发生的事情，其直接结果，就是与3个著名的很有影响力的魔术师相识。

我们的故事从此开始。

# 第一篇

彼得•穆恩

# 绪论

撰写《蒙淘克工程》一书是一种极为有趣的人生体验。很多的奇异现象，我都无法一一呈现于纸上。当然，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和普雷斯顿·尼克斯及邓肯·卡梅伦一起工作的时候。鉴于我经常被问及这两人的品行，那么我将以介绍两人的真实情况来开始我的故事。

在情报圈的人看来，普雷斯顿就是一个活传话筒，是个安全隐患。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他卷入了机密的政府情报工程。任何一个熟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曾受过超越高等教育范围的情报训练。普雷斯顿记得，自己曾学习过只对军工复合体机密部门开放的秘密教程及信息。尽管他唯一的学位是工程学学士，但据他估量，自己已达到一个物理学、心理学、神学及工程学知识集于一身的博士的同等水平。学术界精英人士紧随着他的观点理念。

从一个更为个人的角度看，他有着极强的幽默感和通灵能力，他甚至在自己身上使用这种能力。普雷斯顿本性上是一个很友好的人，但经验教会了他要特别小心该信任谁。

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经历和生活似乎催生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他自己故意惹起这么多事端。有时候，又觉得明显有一个更深的思路在发挥作用，而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普雷斯顿的生活充满了神秘，我只揭露其中一部分。尽管这很合他的心意，但我却希望他能够合作，并在不久的将来出一本自传。

如果你觉得普雷斯顿是个解不开的迷，去试试邓肯·卡梅伦，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谜了。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古怪的神秘人之一。他是个很内敛的人，但偶尔也会变得好交际，散发无穷的魅力。普雷斯顿能够很详细地使用大学课本上见不到的科学术语，邓肯在玄学领域也是这样。他有时也会使用大量的信息与人雄辩，而这些信息很明显有着神秘的来源。邓肯说自己的智商只有100，但是当听他说话时，你很难相信这一点。我想，他在智商测试中得分这么低，是因为他只在某些领域绝顶聪明，而在其他领域却未受过训练，或者只是不感兴趣。我同样希望邓肯某天也出一本自传。目前，他是一个职业木匠，但是几乎天天跟普雷斯顿一起探究各种心理现象。他很渴望能够消除蒙淘克工程带来的恶劣影响，并说将来愿意赞助一个帮助照顾那些受害者的机构。

同时，我认为普雷斯頓和邓肯都曾遭受过情报机构的改造。这在邓肯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但任何一个曾卷入蒙淘克工程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尽管有些人会不同意这一点，但普雷斯頓确实很明显打破了大部分的改造计划。

他们曾进行过时间旅行吗？

我并不十分肯定，但是如果非要打一个公正的赌的话，我会说是。如果时间是一种幻觉，而所有的可能性在不同的宇宙间同时发生着，那么时间旅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个人认为，我们正在进入几十亿年前的时间意识时代。邓肯和普雷斯頓只是走在了那些我们绝大多数人尚未接触的领域的前列而已。

如果只提这两人而不提及邓肯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尔·别立克(Al Bielek)的话，将有失公允。阿尔·别立克不仅是一个科学家和玄学家，而且费城实验时他也在爱尔德里奇号上。如果他的经历令人难以置信的话，那么至少他与情报机构的联系值得注意。他可能比任何一个我遇到的人，都更致力于披露秘密政府机构背后的阴谋。

我不敢声称自己与秘密政府机构有联系，或者像阿尔或邓肯一样是个时间旅行者，但我研究并涉及思想灌输已达20多年。灌输术与准确了解你是谁以及是谁使你以自己的利益出发而进行思考的本质密切相关。它是个很庞大的学科并且是这个宇宙阴谋的核心。有很多文章和节目是关于诱导和思想灌输的，但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绝大多数从业者，对整个思想灌输领域其实知之甚少。但是，他们的努力好像确实帮助普通大众更好地理解了这个学科。

不用说，思想灌输及使人们遗忘就是蒙淘克工程的全部。如果我没有这个领域的广泛经验，我不相信自己会接近普雷斯頓并写下他的故事。事实上，在第一本书出版并畅销之后，他告诉我说，在那之后，有其他作家曾试图跟他合作。但是，当这些作家意识到他的故事是真实存在之后就被吓跑了。

我第一次听普雷斯頓说蒙淘克故事时，兴趣就被激发起来，因为这个故事里的蒙淘克有着真实思想灌输基站的所有特征。我曾目睹了他们的努力并跟他们交流过，但除了贺伯特之外，我没遇到过任何一个真正在里面工作或者了解其中各项技术的人。普雷斯頓给我提供了人们是怎样被操控的新信息，他有很多见解。我最初听故事时，邓肯和阿尔也在，他俩对我理解这个故事贡献很大。我在离开他们开车回家的路上，思想处于惊愕的状态，

忽然一个念头闯进我的脑海：“这就是我为什么来长岛。”这不是来自我惯有思维的想法。后来我回忆并意识到，我是在1983年8月12日蒙淘克工程结束的几周前来过长岛的。同步性之线已然在我的个人生活中发挥作用。所以，你也就简单地了解了，蒙淘克调查的记录者这个身份，怎样变成了我的宿命。

本书中，我们将尝试着去满足一些人对蒙淘克工程的好奇心，同时，也提供一个理性视角来审视这个故事，它的相对真实性以及它暗示的所有东西。

我们将从对传奇的简单探讨以及如何证实其真实性来开篇，然后，我将按时间顺序来讲述我写蒙淘克时的实际经历。这将不仅提供一个对整件事情的不同视角，而且还将印证普雷斯頓的讲述。在这之后，普雷斯頓将讲述在《蒙淘克工程》一书出版后发生的最新的令人震惊的事情。然后我将接着他的故事，进一步讲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故事就此展开.....

# 1.传奇与神话

在研究蒙淘克现象时，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要意识到，我们在研究“梦是怎样形成的之类的东西”。我们在直接探索意识创造这个课题。人类的创造过程不只是我们接近上帝的捷径，还是古往今来神话与传奇的起源。研究这个课题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准确清晰地描述什么是传奇，以及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关于这种关系，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在他的各种关于神话的访谈及文章中，已经非常清楚地发表了评论。我将从个人的角度来简要说说我的看法。

传奇大量存在于原始部落中。同时，在流行文化中也会产生，这促进了很多民族英雄及类似人物的出现。当有东西值得描绘时，传奇就产生了。至于什么是值得描绘的，则取决于相关的族群，但基本上可以推定，它们是跟族群中的生存理念或者思想价值观有直接联系的，但也可能是为了产生幽默的效果。

例如，如果一个部落遭受侵略，但一个伟大武士勇敢地赶走了敌人，那么关于这个武士的故事及人们对他的崇拜，就会流传开来，并及时地产生一个描述这个武士种种贡献的传奇。战时，巫医甚至可能唤醒已亡武士的灵魂。如果不考虑任何可能存在的精神控制的话，那么这个部落至少会专注于这个武士的原型上，并在这个象征物的作用下团结起来，以鼓舞他们的士气，提高战斗力。

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爱人、母亲、粮食，以及我们在神话书上读到的所有神灵的传奇都可能产生，因而传奇也会变得非常复杂。关键的一点是，它能流传下来，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些有着固有的生存或思想价值的东西。传奇的受欢迎度及实际价值，与它被讲述的好坏程度及它是否在传播原则事实成正比。

在那些如佛陀和耶稣的案例中，明显是在讲述那些简单明了传达真理的人的故事。因为他们活得真实，所以他们可以用很少的字句来传达真理事实。他们擅长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关于他们的传说就流传至今。

从侧面看，读者或许有兴趣知道，所有传奇与神话背后有规律重复发生的模式。这种模式被不同民族及神秘学流派研究了几十年，以“生命之树”之称而为很多人所知。它还被  
称为“喀巴拉”(Cabala[Qabala,Kabala或者Holy



Kabalah]）。关于这个主题的最好作品之一就是狄昂·福琼(Dion Fortune)所著的《神秘的喀巴拉》(The Mystical Qabala)一书。

正如普雷斯顿·尼克斯所说，蒙淘克工程召唤我们去聚集在时间这个象征的周围,并突破其局限，它在传奇中有着自己的位置只因为它是如此独特，至于是否真实倒是其次了。普雷斯顿和邓肯提出的穿越时空的概念,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陌生而新奇的。最起码，他们将他们认为值得调查研究的思想意识及方法提出来了。非常有趣的是,有信息来证实他们的故事。令人诧异的是，这种信息如清泉般不断涌现。

解释并理解传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故事很琐碎且听起来很疯狂，因而必须在一个合适的视角里来讲述。这本书的某些章节，或许会清晰响亮地向你表明其真实性，而另外一些部分又会超越你的想像，而让你怀疑其真实性。需要记住的一点是，宇宙是个复杂的结构体，而我们通常所接受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最起码，我们是在邀请您伸展锻炼您思维方式的肌肉，以及让您变得更强大，让您了解更多。

如果这本书的某些部分让您实在无法相信，那请在传奇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它们，以及它们背后隐含的所有怪诞意义，也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您才能了解这个话题背后的事实和真理。

## 2.蒙淘克纪事

1990年10月31日清晨5点30分，我惊醒后，发现自己正望着窗外，当时似乎有一颗流星划过，只是它没有划过天际或是朝下移动，而是垂直地冲上了天空。我立即怀疑这是个不明飞行物，因为流星不会这样移动。15秒之后，第二颗“星星”以同样的轨迹冲上天际。接下来就没有了。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任何类似这种不明飞行物的东西。

一周之后，也就是11月7日，我去会见了普雷斯顿•尼克斯。那时我才被告知，这种经历对于他来说并非不同寻常。

我跟普雷斯顿的相识源于我当时感兴趣的一桩生意。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很多，只是对他发明的一个设备感兴趣。这种设备现在叫做Biofiss，是一种用以平衡环绕人体电磁场的立体声系统。

我的两个朋友都告诉我，可以在一个精神病学会议上见到普雷斯顿。我参加了会议并与普雷斯顿简短地谈了两句，但很快发现我还得听一场关于“地球演变”的讲座。这是一场5个人的专题座谈会。普雷斯顿和邓肯都在座谈小组中。我那晚坐在听众席上，同坐的还有我认识的阿尔•别立克。

普雷斯顿讨论了生命能量以及电磁因素怎样影响环境。邓肯提供了关于通过物理方法来监控地球不同功能的第一手报告。这是为美国政府所做的。座谈会也讨论了他在费城实验中担任的角色。

我很惊讶这两个人什么都说。我知道政府曾做过奇怪的研究，但这些事情是不能谈论的。我问了他们为什么要谈论，普雷斯顿解释说，政府的控制力在减弱。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已经不能再随便就处死一个人了。过去，让人闭嘴有一个倾向就是创造烈士。他指出了莫里斯•K.杰赛普(Morris K. Jessup)遗留下来的东西，莫里斯•K.杰赛普第一个公开了费城实验，后来他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车中，而这绝对是一场伪造的自杀事件。从很多方面来看，他的死让人永远都不会遗忘费城实验。

听了普雷斯頓的座谈会之后，我很明显地感觉到情报机构已今非昔比。此外，普雷斯頓还说他所讲的早已广泛流传，即使他自然死亡，人们也会怀疑政府机构。

夜越来越深了，对费城实验的讨论牵扯到了很多外星人和不明飞行物。这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我曾听说美国爱尔德里奇号驱逐舰消失然后又出现在弗吉尼亚海岸的传言，但当时我认为是一派胡言，所以从不去读关于它的东西。而现在，我却从宣称真正参与这项工程的人（阿尔和邓肯）口中听到这个故事。他们和普雷斯頓的讲述，使得整个话题更具有了可信性。

参加座谈会的人像被充了电一样，提问及回答如机关枪般在房间里扫射。太多的信息一股脑地涌入我的头脑中，以至于我一时难以消化。座谈会中，发生在蒙淘克空军基地的事件多次被谈及，我问有没有相关的书可以参阅，回答是一本也没有。

后来有人跟我说，如果我想参观普雷斯頓的Biofiss机，可以跟长岛精神病协会的库管朱厄尔（Jewel）预约。我跟她有了次短暂的会晤。几天之后我打电话给她，却得知她正准备辞职离开这个机构，她不想再跟它有任何瓜葛。她还说，普雷斯頓是个魔鬼，关于邓肯，她仅仅愿意透露他被毁的事情。她给了我普雷斯頓的电话号码，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肥皂剧中的愚蠢观察者。

我在接下来的周日偶然碰到了朱厄尔。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当时他们正要去吃早午餐。后来我得知朱厄尔那天摔了个嘴啃地，不得不被抬回家，好几天都无法自由活动。

普雷斯頓还不清楚她的情况，驱车前往她家想去安慰她，终无果。邓肯后来做了一个非常认真的解读，结果表明朱厄尔是另外一个精神病学团体的卧底。我不清楚这里面到底什么是真的，但很快发现，精神病学既不枯燥也不缺乏娱乐性。

我拜访普雷斯頓的实验室时，他为我和其他几个人演示操作了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我发现Biofiss很有趣且有疗效。它让人非常放松，在此后的24小时里我都精神振奋、头脑清晰。

那天晚上，一位先生提出要将蒙淘克工程写成一本书和拍成电影。他问普雷斯頓是否可行，但他被告知此事以后再议。最后，在我们走向车子时，这位先生着实摔了个嘴啃地。他开始对整件事情感到害怕并表示不想再与此事有任何关联。他告诉我说，如果我想写

的话去写就是了。后来见到他，他都不想谈这个话题。他的女朋友告诉我，她相信他曾参与了费城实验，因为一旦提及它，他就变得不安并沉默不语。

出于某种原因，这个话题会恐吓到任何接近它的人并驱走他们的生命之光。我也发现在我开始写这个故事时，有些人非常关心我的安危。其他人则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相信这种如蒙淘克工程之类的邪恶能量存在。我并不确切地了解这些人到底在说什么，但很明显，他们害怕普雷斯顿和邓肯每天都要接触的能量和现象。

我天生多疑，我并不知道我被告知的这些信息是否真实。我虽然对它们持怀疑态度，但发现它至少是一种离奇的探险和很好的娱乐。即使这个故事不真实，也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科幻故事。

在观察了普雷斯顿的仪器及蒙淘克工程的遗留物之后，在我看来很明显，蒙淘克空军基地曾是某种思想灌输基站。我在序言中已说过，我曾全面地学习了L.罗恩·贺伯特的思想灌输方面的理论，而且有些学习还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关于他，我可以写出一整本书来，所以我在附录中提供了更多信息，以备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他最具争议的书中有一本名叫《人类的历史》。在此书中，贺伯特探讨了如何使用电磁波来创造一个奴隶社会。他并未深入讨论电磁波的技术细节，但给出了几个使用电磁波捕捉人类思想并进行灌输的例子。

只要是批判贺伯特，反对者们就会引用这本书来说明他是疯子。只是主流记者从未把这事儿当真。

我也觉得这些信息极其怪异，但同时也发现，如果按照计划好的精确程序来实施的话，思想捕捉及灌输是有显著可行性的。尽管我发现这些信息在（为我及其他人）消除身心疾病方面非常有用，但我怎么也不明白他是怎么发现这个的。后来我得知，他是在海军中当情报员时从海军科研办公室里（Office of Naval Research）学到的。我不清楚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但这个解释似乎合情合理。稍后的章节会有更多关于贺伯特的背景信息。

不管怎么说，贺伯特在思想灌输方面的研究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这种事情今天已非常常见，时常出现在小报电视上。

发现普雷斯顿及蒙淘克工程的存在，让我对电磁波技术及贺伯特有了完整的认识。它支撑了后来的某些研究并回答了很多更主观的问题。最起码，我在熟悉的领域里工作，而不用担心自己产生其他人可能会有的恐惧，因为我已经研究过这个领域。

1991年1月，我参加了由比尔·奈尔（Bill Knell）在长岛的一个公共图书馆举办的关于不明飞行物的讲座。鉴于他研究不明飞行物有较长时间了，我就等到大家都离开之后告诉他，我可能跟普雷斯顿一起出一本书。让我吃惊的是他竟然听说过普雷斯顿。他还说这个主意不错，还说如果我真想出一本真正的好书的话，我应该让普雷斯顿告诉我其他10个参与了蒙淘克工程的人，这些人会告诉我事情的整个经过。

几个月之后，我与普雷斯顿就出一本书达成协议。他很惊讶比尔所说的，并说不知我所指的是谁。现在我知道了，在这个话题上，必要时普雷斯顿也会守口如瓶。这些人（有些我已经见过）绝大多数都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或者是再跟它有关联。我也意识到要把普雷斯顿所讲的事情写得更简单也并不费时间，但要写出完整的版本则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第一本书的出版让金钱方面不再是大问题，但调查并编写蒙淘克工程几乎要变成我的主要工作了。

我以上与普雷斯顿交流的经验直接引向反情报宣传项目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你必须对你听到的任何关于这个话题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因为人们今天说是这样明天就可能否认。当然，所有的这些行为都表明，其背后有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而某些人隐瞒了一些事情。从更高的一个层面上来看，我们可以将这种局面看做一个卷入较低一级意识状态的宇宙表现。

写这本书要比研究各种各样的情报理论容易多了。我将普雷斯顿所说的都录下来，因为他说的很多我一时明白不过来，特别是技术部分。我听录音并转录了他说的每一个字，反复听磁带，直到我觉得他所说的似乎是真实的。我开始做关于时间旅行的梦，并有了一种非常壮观的主观体验。

普雷斯顿建议我跟一个精神病学家去蒙淘克基地，并说他们所关注研究的东西会非常有趣，但也警告我别自己一个人去。

尽管我认识不少精神病学家，却没人愿意去那里。有些人太忙，有些不想跟蒙淘克工程有任何牵连。最终我说服了霍华德·梅斯（Howard Metz）陪我前往。霍华德是个退休的警察，对精神病学颇有研究，相关知识丰富。他还是个金字塔研究学者，查尔斯·伯特利兹（Charles Bertlitz）曾在了一本关于百慕大神秘三角的书中提到过他。我们用两个半小时时间到达了蒙淘克，进去的时候，我们把身份证都留在了车里的。

一旦进入蒙淘克基地附近，你很难错过那个发射塔。当你接近它时，你会发现它的外形是如此令人难以忘记，特别是在刮风然后发出一种微妙声音的时候。从一种主观层面上讲，我觉得这个发射塔很令人反感，因为它会引发人们悲观和恐惧的情绪。它仿佛是为了所有悲惨的事情而耸立在那里。

当我们从南端接近基地时，我注意到了一个被彻底摧毁的建筑。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拆毁物，因为它不仅仅被烧过而且还被弄成了一片废墟，看起来不像是只经过了简单的爆破。回去之后我问了普雷斯顿，他说据传言那是被Junior(野兽 the beast)摧毁的屋子。这个传言很怪异，但肯定与我观察的那个地方有关系。

我们绕着基地转了很久。我在寻找着关于这个工程的某种文献或是证据。很明显，这个基地曾很活跃只是已经找不到任何显著的证据了。我找到了一份斯佩里回转仪的设计图。当时我把图纸拿在手里，突然，一个公园管理员向我们走了过来。他显得很不好，并立刻看了我手里的图纸。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厉声喝道。

“只是一些设计图。”我答道。

他慌忙把图纸夺走并研究了好一会儿，最后终于抬起头来问我是否想要这些东西。我说不要，我会把它们扔掉的。这些图纸显然并无任何价值，但他似乎担心它们可能有用。他还坚决要求我们离开基地。

在我们向外走的路上，我走进一个发射房大略地看了一下，想查证是否有普雷斯顿所说的火炬标志。很肯定的，有，而且还不小。那地方看起来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好像有什么很不寻常的事情曾在那里发生过。

返回之前，我们停下来吃了一顿晚餐，结果遭遇了下一个与蒙淘克相关的很奇怪的同步性事件。我们的服务生是个叫米克罗（Mirko）的年轻人，他来自一个当时被叫做南斯拉夫的国家。尽管从未听说过蒙淘克工程，他却说他认识贝尔格莱德的特斯拉博物馆（Tesla Museum）馆长，并计划翻译一些从未被翻成英语的资料。但因为那个地区的战争，他还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我觉得我们的相遇非常奇怪，因为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特斯拉的存在，更别提精确理解他的著作了。而我在蒙淘克能碰到这样一个人的几率又有多大呢？

从蒙淘克回来没多久，我参加了在霍华德家举办的一个聚会。就在那里，一个被我叫做X先生的人，想知道我书写得怎么样了。我发现他的兴趣很奇怪。他把我拉到一边，私下里告诉我说，他曾参与到保护蒙淘克当局的谈判中。当把这件事讲给我妻子听时，她说他肯定是在跟外星人谈判。我从未这样想过，但是妻子的解释似乎很合乎这个故事。他还提到他曾为蒙淘克当局操作管理过一个较大规模的投资组合。

X先生想告诉我他参与的事情，我们就约定在阿米提维尔见面共进晚餐。在那里，他告诉我说，他与这项工程的双方都有很多联系。换句话说，他有些朋友希望这些信息泄漏出来。在军工企业里的那些朋友却根本不想讨论这件事情。他说他基本上是被夹在中间的，这整件事让他非常焦虑。他停止了探讨这个话题，并说形势已经危急到他不能再透露任何东西的地步。

很明显，他在某种程度上被吓到了。有时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专门来吓我的。我觉得有某种“蒙淘克项目”在谈话间操控着他。某种东西在推动他的讲话，在控制他的举止，而这些都不是他自己的行为言语。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有着敏锐的理解力。

上述行为被我称做“蒙淘克人格”。参与到这项工程中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人格。这不像一般的精神分裂症，但好像有某种操控力量在作用。这种人格转换，只会在提及不明飞行物、思想控制及蒙淘克本身这几个话题时才会发生。

X先生接下来陈述了他认为的蒙淘克工程最初实施的原因。这些原因我们稍后再讨论，他绝对是个聪明的人，而且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看他属于双面间谍。后来我对X先生的背景作了点调查，发现他生活的很多方面直接与蒙淘克相关。

与X先生的相遇让我更加相信了蒙淘克故事。此后我慢慢习惯了很多宣称自己曾参与此项工程的人。还有一些人则不愿讨论或者承认相关的任何事情。

自从跟X先生见面之后，情势变得有点儿严峻了。我开始梦到一些黑色的东西以及黑衣人，就好像是有人试图用某种方法来恐吓我，但这对我没用。心理方法带来的威胁就只是威胁而已。如果真想让我停止手头的工作，那他们得亲自上阵才行。如果那样的话，我希望我能抓住某个执行任务的人，这将成为整个故事很好的一个证据。

接下来的一件重要事情，在我跟一位认识的心理治疗医生讲电话的时候发生了。她当时正跟另一位叫迈克尔的心理医师共进晚餐。我曾与他有一面之缘。我让她告诉他我正在写的书。

迈克尔几乎立即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根本不需要她说什么，在她放下电话的那一刻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他说有个政府特工想要暗杀我。他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建议我，把这本书暂时搁置几年再写。

我不会停止这本书的写作。此后不久，在我洗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泊车在我附近，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我留意到他在车子里，但没注意到他是在看我，是我妻子在屋里看到那个男人盯着我之后告诉我的。他最终还是开车走了。

一周之后，我在旅游的时候，一个人凌晨3点钟给我电话留言，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你知道我是谁，最好离这件事远点儿。”

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谁，也不可能是打错了，因为她打的是我的商务手机，而且留言之前必须听一大段关于我业务的录音。

直到这个时候我都没告诉普雷斯頓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们接下来的一次会面中我告诉他，有些人想阻止我写这本书。

他疑惑地看着我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开始跟他讲述“政府特工”的事情，就在我什么都没说，只说出“政府特工”这个词时，他就立即打断了我。

他说：“那件事我已经处理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普雷斯頓告诉我说，邓肯两周之前接收到类似的情报，情报表明，一个政府特工在跟踪我。他就打电话给他一个在高级政府部门任职的朋友，并请他转告中央情报局放过我，不然的话他就公开他们不愿意泄漏的机密文件。

直到现在我都有理由感到害怕但我并未做出回应。普雷斯頓的话让我震惊，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编造这件事情。他反映如此迅速，不可能在那么快的时间里捏造任何事。我还记得邓肯一周前跟我见面时问我，如果他跟普雷斯頓中的任何一个突然死了，这本书将会怎样。我当时以为这只是一个假设。现在我明白了邓肯当时是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来问我的。他当时没有试着去警告我。

我倒没有为自己的生命担心。我惊讶的是邓肯的解读居然与另一位灵媒的解读完全吻合。这让我明白了这一切都不是玩笑，情报机构对此非常严肃。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个从某种意义上看真实且非常有趣的科幻故事。

普雷斯頓之前也跟我提到过机密文件。他是在购买一些过期电子设备时偶然得到的这些文件。政府发现后，要求他不公开文件中的信息。出于为自己考虑，他当时答应了政府的要求，但现在看来，有人在试图干涉《蒙淘克工程》一书的发表。他不会坐视自己的书被镇压的。

自从跟普雷斯頓的这次谈话之后，那些威胁我的事情就再也没发生过，我也不再做那些奇怪的梦。

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我认为，还有另一系列事件值得一提。这些事情是在第一稿接近完稿时开始发生的。我让普雷斯頓找出他跟这个工程相关的所有照片。这个要求对他来说有点苛刻，因为他不是那种很有组织整理天赋的人，而且通常，他有很多其他事情需要处理。

某天我去他的公司，发现他办公室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他指着长椅上一叠照片让我看看。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了野兽的照片。他从未向我提过他有这么好的照片，对此他很不在意。这照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对我来说却非常神奇。我听过很多关于野兽的传闻，也听说过有野兽的照片，但这张却非常令人信服。

我问了他几个关于这张照片的问题，但他的回答却很简单。拍照片时，野兽并不在那儿，这就是个很奇怪的事情。他也不能对此做出解释。当然，我也在怀疑这是不是谁的恶

作剧。我问他是谁拍的照片， he说是简•布莱斯（Jan Brice）。他又问我是否想跟简谈谈，我说当然想。然后普雷斯顿就打电话给简，并在电话里介绍了我。我们就开始讨论起了照片的事情，显然普雷斯顿并没搞恶作剧。事实上，简说他好几年里很多次都想尝试去拍超自然的照片，只有这张是他唯一成功的。他当时并没想去捕捉野兽的镜头，只是想拍一张地堡的照片。

此后我又跟简通过几次电话。他坦言，并不确信照片上的野兽是不是普雷斯顿所指的那种。他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他告诉我，他曾经是个天体物理学家，并计算出了人类登月前的一些早期月球轨道。他退出科学界进入一个修道院已经有11年了。现在他是一个作家，刚刚完成他的第一部作品《意识的秘密》（Secrets of Consciousness）。

简说他对普雷斯顿的感觉很复杂。他讲述了普雷斯顿是怎样打电话跟他的一个朋友，抱怨有炸弹在自己实验室里的事情的。普雷斯顿宣称自己拿着那个炸弹穿过了一条街，在爆炸前将它扔了出去。简的朋友第二天就去拜访了普雷斯顿，但没发现任何明显迹象。现在普雷斯顿也不确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觉得可能是一种时间现象，但他清楚地记得那颗炸弹。

但简很快又指出，尽管有这种事情的存在，他还是亲眼见过普雷斯顿跟那些卷入蒙淘克工程的人谈话，并知道这些人身上最奇怪的事情。他曾经帮助那些人回忆起一些东西，毫无疑问，普雷斯顿有着某种特别的知识和神秘的能力。他还说普雷斯顿非常聪明。

鉴于简的帮助，我们决定把他的名字放在致谢里，我们将在首页将他作为摄影师特别谈到。最后在我告诉他，邓肯和迈克尔用心理方法警示过我后，他请求我放过他，因为他一点儿也不想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书中。

我觉得他的恐惧很可笑，因为他跟我比起来远远不是要被对付的目标。他说，他不想自己的房间被某个人为了找照片或者什么负面的东西而乱翻一通。按照他的意愿，我们没有提到他。他还告诉我说，要看看我能不能活到《蒙淘克工程》一书首印。

简在最后那次谈话的几个月之后死去了。尽管他跟美国精神病学会（United States Psychotronics Association）有联系，当时我们并无证据表明他是被杀死的。一个普遍的传言说他死于食物中毒。据简的女朋友说，尸检报告表明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她驳斥关于食物中毒的传言。心脏病发作的说法是常用的一种诡计。黑手党过去以在苹果饼的周围涂上少量烈酒，从而

引起进食者心搏骤停而出名。在我个人看来，我实在想不出谁会出于什么动机而不得不杀掉他。他拍摄的照片只能作为一些暗示，但并不能成为任何事情的决定性证据。唯一的一个问题是：他还知道其他什么事情吗？

不管怎么说，简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也是个活跃的谈话者。我们决定将这本书献给他以作纪念。

### 3. 蒙淘克——证据？

我跟任何人一样愿意证实蒙淘克故事。我是指经得起任何检验的无可辩驳的文献。我相信在蒙淘克进行着一项绝密工程，其中包括思想控制，这一点我很确定。尽管普雷斯顿连同邓肯和阿尔·别立克的理论和记忆都很有说服力，但时间旅行这方面还是最难印证的。

证据来得并不容易。我把它比喻成一个虐待整个家庭成员的父亲，而这个父亲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任何事情。整个家庭成员是如此害怕，以至于他们也否认父亲的任何错误。这类行为跟电影《绿野仙踪》中巫师的整个军队欢呼着追逐多萝西向她泼水，并想把她溶解是一样的，而在此之前，他们全都多此一举地弯腰鞠了个躬。

人们感到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他们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危如累卵时。但是，我认为把整个事情放在一个合适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时候，只要人们感到害怕或者想要隐瞒证据，他们都在助长蒙淘克工程背后所谓的当局的气焰。

在第一本书中我们已经说过，有各种不同可信度的证据来证明蒙淘克故事的真实性。这一章里我们将讲述几个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发生过的实际例子和经历，来证实蒙淘克工程的存在。

对《蒙淘克工程》一书，我们最有力的铁证之一，就是它其中用到的无线电高空测候器以及这种仪器是如何改变天气的。我们收到了一位绅士对这本书的评论。他对整本书的评论都比较好，但驳斥了关于无线电高空测候器的数据。他说这与他的个人经验不相符，他研究过无线电高空测候器，但没告诉我们他是为一个高度机密的组织工作。他签署了保密协议，与政府保持统一战线是他的“责任”。所以他必须否认这件事情。批评者做出错误评论是很有趣的。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尝试过去挖掘能够与普雷斯顿提供的信息相互印证的信息。首先，我跟狄克·怀特（Dick White）进行了通话。他是蒙淘克历史协会的主席，对蒙淘克历史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他非常友好且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在我告诉了他这本书并简要地解释了整个故事后，他告诉我他觉得我疯了，不过昨晚在酒馆里，确实有个家伙在谈论要整理一份关于费城实验的

文件。不过他说他明白了我讲的某些事情，但要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白整个事情，实在不太容易。

不过狄克讲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在我问他动物涌向蒙淘克的事情时，他说他记得确实有两只鹿跑到了街上，其中一只冲进了电话亭，而另一只摔倒并滑进了一个公司的大门。他说他觉得这很奇怪，但也很可能是因为狗在追赶这些鹿，只是没人发现这些狗而已。

他还讲述了1972年他开车送一个朋友到蒙淘克基地内门时发生的意外事件。他的朋友在那里工作，虽然门卫让他进去了，但却用枪抵在狄克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枪口对准他3岁的儿子。狄克请求门卫放过他儿子，门卫就把枪对准了他并要求他说清楚他来这里的目的。狄克和他的儿子最后安全地离开了，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在声称只是联邦航空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的一个雷达基地，也太奇怪了。这顶多算是狄克无知犯下的错误，但门卫的反常行为，表明那儿正进行着什么非常敏感的事情。这个事件也表明，门卫很可能受过某种改造。

然后狄克给了我他认识的几个在基地工作过的技师的电话号码。我成功地联系到了一个叫肯（Ken）的技师。他说他从未听说过费城实验，而且他在1973年就退休了。

当我问肯在基地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时，他问我奇怪是指什么。我就说有没有在基地周围看到枪或者类似的东西，他断然回答说没有。然后我又问他，在基地外面有没有枪之类的东西。他依旧否认，直到我讲了前面狄克讲的事情之后，他就改变了说法：“那儿当然有枪。不过是出于保护雷达的原因，因为那儿是个高安全级别区域。”我知道他在撒谎，我不能相信他说的任何事情了。但他承认说，在1973年他即将退休时，基地安装了一台崭新的计算机。这跟普雷斯頓提供的转换计算机的时间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来自承包商的奇怪报告。这个承包商有一个园丁。这个园丁每次在承包商位于基地附近的房子里工作时，只要碰到地下的一块金属就会触电。这是基地周围有高压电磁场的明显证据。

当我跟丹·拉提纳（Dan Rattiner）联系时，事情转向了不同的方向。他是《丹之报》（Dan's Papers）的编辑和发行人，这是一份长岛东端很久之前就开始发行的地方报刊。他还发行了当地杂志《蒙淘克先锋报》（Montauk Pioneer）。

尽管丹已迫不及待地想要驳斥《蒙淘克工程》一书中所提供的信息，但他还是显得彬彬有礼。他记得曾经确实有鹅涌向镇里，但强烈驳斥8月飞雪的故事。多年来他的报纸都有气温报道，但是根本没有任何反常天气的记录（普雷斯顿的记录并非他自己的亲自观察，而是听沙滩上的孩子们讲的。他还从一个宣称有蒙淘克基地天气日志的人那儿得到一份记录。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来的。非常有趣的是，就在这本书要交印时，我们收到一位妇女说她那儿夏天确实有雪的报告）。

我并未参阅他的报纸。丹告诉我说，他喜欢写一些恶作剧的故事。他说那些都是很明显的恶作剧。最后我终于弄到了那些报纸并发现他确实写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他说他偶尔会写在长岛东端一个气象控制站工作的男人的故事。它隶属于全国范围的气象控制站网络。而按照他的说法，这全部都是虚构着好玩儿而已。

丹终于看完了这本书，他仍持怀疑态度。但他为售书尽过一份力，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我的某些朋友说他可能是秘密镇压任何公布蒙淘克故事作品的特工。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我确实遇到其他一些我觉得是在串通一气（不一定是有意的）掩盖蒙淘克空军基地事情的蒙淘克人。

在跟上述的这些人联系之后，我决定再去一次蒙淘克。这次我将与玛丽亚·菲克斯(Maria Fix)同往，她是一个世界级的精神病学家。她是个非常具有洞察力的人，能够发现很多关键之处及类似的东西。她人很好，很多人漂洋过海来找她，仅仅是为了让她诊断一下。警察也经常请她去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破解一些疑难案件。直到此时为止，她都还没见过普雷斯顿或者邓肯，但她已经开始从精神病学角度，独自开始调查蒙淘克了。

就在我驱车前往玛丽亚家的时候，我看到天边划过一抹明亮的光线，然后发现一个巨大的橘红色不明飞行物在降落，而她家就在我去蒙淘克的方向。我只能看到这个很快消失的飞行物的一部分。它看起来像在大气中发生了某种变形。它好像在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向我表明，他们知道我正在去蒙淘克的路上。到了玛丽亚家后，我们继续前往蒙淘克。

玛丽亚驾驶，我们为了看灯塔就先去了蒙淘克州属停车场。她先把车停到了离停车场服务员的亭子（在停车场泊车要花费3美元）几码远的地方，然后说她将制造一个幻觉。接着她慢慢地把车开到亭子停下。亭子里有个年长的女士，这位女士像机器人般将头转向了相反的方向，我们就溜了进去。这到底是一种心理学把戏还是我们走运有待争议，但玛

丽亚确实说到做到了。这种事情她非常在行，坦白说她也必须在行。她得用这份工作来养活3个孩子。

我带了自己的便携式摄录机，从远处拍摄了灯塔和基地。我们获得许可进入基地并可以自己到处转转，并且想拍多少录像都可以。我直接奔向发射塔。我如此着急地想去那儿，是因为普雷斯顿要我去核实一下他听说的那里新装的电缆。如果有的话，就表明地下室仍旧有工程在进行。我第一次参观蒙淘克时只是大略地看了一下这个发射塔，当时看到了巨大的火炬标志和一些由于某种爆炸留下的痕迹。那时我没带手电筒，这次我带上了，希望能好好看一下。不幸的是，发射塔被锁住了，但确实有新的电缆牵到了里面。塔的前后都装上了巨大的铁门，看起来像是他们正在试图抵御一场军事进攻或类似于军事进攻的事情。

玛丽亚指着离发射塔不到100码远的一片区域，说她上次来时在那儿看到了一架隐形飞机。当时它正在降落，然后就突然不见了。我们在周围搜寻了一会儿，我继续拍摄那片区域。总的来说，我很失望发射塔被锁住了，而我也没发现任何看起来比较重要的东西。

唯一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回程中。我感觉自己听到了一个声音，尽管那不算什么声音。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它都传递给了我一个终生都不会忘记的信息。它说：“永远别再回到这里来了。”我通常不会出现幻听。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潜意识在作祟。但如果通过精神学来交流信息是可行的，那么，我觉得是有人在试图告诉我一些事。我大概半年内不会再来蒙淘克了。

回到家后，我看了我拍摄的20分钟的录像，没注意到任何不寻常或是超常的东西。我妻子发现在摄像机的取景器上有个斑痕，她很生气，说我把它弄坏了。我不知道那个痕迹是什么，但我确信自己没有摔落摄影机或者使用不当。

在我的蒙淘克之行6周之后，我妻子发现摄影机不见了。它就放在架子上的便携式电视机旁边。我找遍了所有放东西的地方之后，意识到它是不见了。然后我说我要看看蒙淘克的录像数据还在不在，就能判断是不是秘密作案了。结果很明显，蒙淘克的录像也不见了，它之前放在电视机的对面。

很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入室盗窃，如果是的话，他们大可以偷走更多的设备而不仅仅是一部摄录机，我家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让他们偷。而且，为什么他们还不怕麻烦地拿走

没用的录像数据？没有任何闯入的迹象，但要进入我家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家非常干净，所以不可能不带入一点儿泥就穿过后院进到屋里了。

后来我们发现充电器也被偷走了。充电器放在另一个房间，藏在一个桌子下面，还用报纸盖着。这件事让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东西可能是被某种先进技术远程移物给弄走的。被弄走的摄录机很有可能被监视了一路，一直到蒙淘克，因为我就拿它去拍过那儿（这里“监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监视，它是指一种交感反映。例如，因盗图特王陵墓而被诅咒的人就被那个诅咒监视着）。我打电话给普雷斯顿说明了整件事情。他说摄录机上的那个斑点可能是因为某个摄像器件被弄坏了，而这很可能是蒙淘克的电磁场扭曲所引起的。他提醒我，他曾经给我看过的一段录像，里面的人们在拍摄蒙淘克地下室的照片时，摄录机间歇性地受到某种相同的干扰。

很显然，我不可能证明我的摄录机是被意念转移了，但它绝对是被一种我觉得非常可疑的方式弄走的。普雷斯顿认为，他们拿走摄录机，是因为它是那片地方发生磁场扭曲的确凿证据。但这仍旧是一个不解之谜。

1992年8月12日，普雷斯顿在时空实验室（space-time labs）举办了开放参观日活动。他邀请了长岛精神病学会每一个想来的人。他把所有的FRR - 224接收器都放在了一起，这些接收器是他从莱因哈特博士（此人被认为是蒙淘克工程背后的技术天才约翰·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那里买来的。这些都是灵敏度极高的接收器，他想借此看一下能接收到什么信号。8月12日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这天是费城实验的周年纪念日，也是蒙淘克工程的顶峰之日。

我不期望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想我最好还是去参加，顺便记录可能发生的任何有趣的事情。那是个宁静的仲夏夜，除了普雷斯顿之外就只有邓肯和另外一位先生出席了活动。我们收听了所有刺耳的频率，但不久之后，我们都不得不离开无线电室。那种声音让人无法保持平静。普雷斯顿在继续摆弄那些仪器，但是并未发现会让他感到不安的异常频率。

夜逐渐加深，我跟邓肯谈得兴致勃勃。后来，来了两个蒙淘克的心理学家。这两个人记得自己曾经在蒙淘克组织里工作过。他们走进无线电室坐下，看上去好像在集中精力收



听各种频率。邓肯解释说，他们是在试图找到那个可以与他们同步的频率，以便可以“溜出”这个时空。换句话说，不同的频率刺激神经可以引起不同的神经反映。然后他们就可以接收到信息，或者感受到与某种非常规信息源交流的经历。他们很显然接受过这种特殊技术的某种训练。这对我而言很有启发性。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及它的原因。当我觉得自己可以尝试运用这种方法并可能取得成功时，我却毫无去实践它的意愿，因为我觉得这有损我的个人品味。

9月份的时候，事情有了另一个有趣的进展。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我叫他约翰。他的一个朋友读过这本书，想跟我一起去蒙淘克。这个人是个专业摄影师，想用自己的红外线设备拍一些照片。

我并不急于回蒙淘克，在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他这个要求时，约翰又打电话给我了。他说他的朋友已经去过蒙淘克，还说我可以第二天早上去他那里，取他朋友装在一个信封里的照片。第二天我打电话过去时却被告知不用去了。约翰说他的朋友对这些照片感到很兴奋，以至于他决定直接去华盛顿，把这些照片给他在海军服役的哥哥看。他的哥哥从事的是电子学领域的工作。

约翰一回到家就收到他朋友的口信，说他第二天就可以拿到那些照片。约翰迫切希望看到那些照片，却永远也没机会了。因为他的朋友再也没出现过，也不接他的电话。这很奇怪，他俩是好朋友，这种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

约翰的其他朋友和我都在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人觉得那个人可能想要钱，但我和约翰觉得不是那样的。我们估计，那些红外线照片上有不同寻常的东西，但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就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普雷斯顿打电话让我去他那儿。他说事情有了新的进展，但他不想在电话里讲。

我到他的店铺后，他给我展示了很长一列录影机。他几天前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得知维纳斯科技公司（Venus Scientific）要举行一场拍卖。这个公司已经破产，他们要拍卖存货。普雷斯顿用7000美元拍下了价值好几万的仪器。而这些仪器恰好又是夜视设备，这些夜视设备既有红外线也有紫外线的拍摄功能。虽然很多都是零配件，但对一个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来讲还是非常有

价值的。我暗示普雷斯顿这可能是一个圈套，那个打电话给他的人很可能跟蒙淘克有关系。他觉得这也有可能，还解释说，这种奇怪的事情经常发生在他身上。可能是有人希望他得到这些设备。

随后普雷斯顿就用这些仪器拍摄了蒙淘克基地的红外线录影。录影显示有某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或是热气，从发射塔区域升起来。不管怎样，这都是很奇怪的，因为散热表明，地下有设施在运行。普雷斯顿后来把这个红外线摄影仪带到纽约去了，并声称他可以用这个仪器清楚地看到不明飞行物。阿尔·别立克是同他一起去的，并为这个说法作证。

当听说这一切时，我想约翰的朋友可能在蒙淘克上空拍到了不明飞行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约翰，他说他朋友曾经去过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之前别人告诉我说，他去的是华盛顿。有两个原因使得诺福克很重要：第一，据报道，1943年美军爱尔德里奇号驱逐舰转移到了那里；第二，据报道，诺福克海军基地因高级机密信息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随着时间的推进，约翰的朋友仍未展示过那些照片。他会打电话或者是出现，但总是有理由不给我们看照片。半年之后我们得到消息，说那个人的房子被彻底烧毁了，只有烟囱残柱还立在那里。人们怀疑是纵火罪，因为有人看到一群年轻男孩在那栋房子邻近的空地上逗留过。消防局的进一步调查显示，纵火犯有用到促进剂。这排除了大火是场意外的可能性。那些男孩也不太可能在实施普通的青少年犯罪活动中用到催化剂。事实上，促进剂威力大到在消防车到达前，整个房子就已经被烧没了。直到写此书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还是一个谜。约翰不可能再打电话给他朋友了，因为他朋友家的电话已经被烧毁。不过，他在火灾之后接到过那个朋友的一个电话。他告诉约翰，不要相信关于那场大火任何传言，他以后会向约翰解释所有的事情。约翰说他朋友的行为，在其对蒙淘克现象非常感兴趣之后就完全改变了。

下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是一个孩子打电话跟我说他有信息向我提供。他在读了《蒙淘克工程》一书之后，去了那个基地并写了一些文章。我不会立即开车去或是走进一个圈套里。我让他把那些东西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几周后我会给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被吓到的感觉。我告诉他别害怕，因为我跟普雷斯顿已经写了一本书却还是毫发无损。几周之后我打电话过去，却被告知没有那样的一个人住在那儿。我被搪塞了好几次。最后他妈妈问我是不是写《蒙淘克工程》的人。我说是的，但她说打电话给我的那个人

是她家的邻居，不是她家的孩子。最后我终于明白，那个孩子告诉我的是假名，因为他不想跟蒙淘克有任何瓜葛。他有个我曾经通过话的朋友，也突然变得不合作了。

一件更奇怪的事情在我接到我朋友玛丽的电话时发生了。她曾跟她在附近一家精神病治疗机构工作的专业医师朋友艾薇讨论过一件事，艾薇记得自己曾经治疗过一位顶级科学家，这位科学家声称，自己曾做过一个用光线枪将人变得隐形的项目。医务人员都觉得他是个疯子，但艾薇觉得并非如此。他的表现并无疯狂之处，只是宣称了自己有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她跟自己的上司争论，但上司只是简单地说那个科学家就是疯子。再怎么说他也是在科研机构工作，怎能如此草率呢。

艾薇有个同事是个兼职医师，在美国军队里任职。这个同事告诉她说，那位科学家曾在蒙淘克做过一个叫NORDOR（拼写可能有误）的工程项目。我送给艾薇一本书并请她以我的名义联系她那个在军队的同事。两周之后我打电话给她结果无法接通，此后再也无法联系到她。我猜她不想卷入这项调查里，想远离这件事。

后来我从我的朋友科恩•亚瑟（Kenn Arthur）那里得知，NORDOR是一个绝对机密的国防工程。尽管他没听说有关隐形方面的东西，但他说，很显然，那个工程跟雷达有关。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伴随着加利福尼亚州的玛德琳•梭卓（Madalyn Suozzo）来访长岛，并出席一个精神病学会议而拉开了帷幕。她在医疗方面有着长达20年的工作经验，并实践再生技术。这是一项参照基因原图（主要是神经细胞）为人体再造细胞组织的技术。玛德琳回到加州的家中读完了《蒙淘克工程》后，想起1973年当自己还是一个少女时，在蒙淘克经历的一些奇怪事情。

玛德琳之前学习了瑜伽并练习了好几年，但在奇怪经历之前，她只有过一两次的精神历程。但是当她1973年夏天和她的朋友一起找服务生的工作时，她开始听到风中的声音，精神状态也开始发生变化。

不过最惊人的的是发生在与玛德琳和她朋友同租一套房的酒鬼渔民身上的事情。这个渔民是个很有趣的人，他有很多心理现象方面的书。他住在楼上，作息时间很奇怪，很少在家。读了他的某一本书后，玛德琳对耶稣基督有了一种强烈的超感视觉，之后，她也对其他一些比较寻常的东西有超常视觉，但这些超感视觉没有像对耶稣的那样强烈或是看得像

那么清楚。玛德琳说，那整个夏天，她的觉察力和感悟力都增强了很多。这些都与蒙淘克工程中用到的精神放大技术相呼应。

有一天，那个酒鬼渔民和玛德琳的4个朋友都在家。玛德琳告诉渔民她对的书很感兴趣时，他突然直视她的眼睛并说道：“我和你跟他们几个不一样。”

玛德琳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紧接着他挥动手臂在面前划了一条线，将我和他跟其他几个人分隔开来。我们这边的室内灯光立刻变亮了些，而另一边则暗了一些。然后他讲了一个观点并演示证明了一遍。”

因为亲耳听到这个故事，再加上我对玛德琳足够了解，所以我相信她没有编造这些故事。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1973年这个时间与蒙淘克（发生于1983年8月12日）的10年周期是相呼应的。根据普雷斯顿的说法，20年周期被认为是更有说服力的，但10年周期一样也很有说服力。

还有其他更多可以证实蒙淘克工程存在的奇闻轶事。事实上，有太多这样的事情，以至于我不能全部记起或者是很容易地让其见诸笔端。虽然这些经历全部都是合法合理的，但我在此所讲的信息没有一点是编造的，也不能构成法庭上所用的法律意义上的证据。也许有人想要沿着这个线索进一步做完全不同的研究。但是，这些各种各样的经历和故事确实展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式，而这个模式让我们有理由进一步调查下去。最终，唯一有效的证据就是经历，因为只能用经历来衡量一些事情，当然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故事。这个话题包含了一个意识发展情节，而且到现在，你读到的也只是个开端而已。此书剩下的部分将会揭露更多信息。

## 4.蒙淘克、神秘事件及Thorn E.M.I

有一个神秘事件与蒙淘克工程有关联，接下来，我们的调查将带我们进入到那个舞台。[1](#)然后我们将转回来讲述与工程本身更具关联性的信息。

任何一个认真研究这个神秘事件的人，迟早都会参阅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的作品。这绝非偶然。事实上，他把自己的名字用你想像得到的所有方式显示出来，以便让人们熟知他。那些还不熟悉他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B中对他生平及思想的简要介绍。

克劳利当时非常有影响力，1918年夏季，在他接近其颇具争议的魔法事业顶峰时，选择了从蒙淘克极点神秘隐退（神秘隐退包括从一切正常的俗世事务中抽身出来，去专心研究这个“神秘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都还是个谜，但是这本书将揭露克劳利和蒙淘克之间的一个非常神秘的关系。

我第一次知道克劳利跟蒙淘克有关还是在普雷斯顿告诉我说，他记得自己的前世是普雷斯顿•B.威尔逊的时候。他说前世他是马库斯•威尔逊（Marcus Wilson）的双胞胎兄弟，而他觉得马库斯此生的化身就是邓肯•卡梅伦。他们以威尔逊兄弟而被世人熟知，在大不列颠，他们制造出了第一台电子设备。那些都是监控电脉冲的初级设备。

威尔逊兄弟受到克劳利氏族的资助。两家既是朋友也是合作伙伴。这两家一起拥有一个公司的股份，这家公司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又兼并了其他好几家公司。这家大公司最后就变成了人们熟知的Thorn E.M.I——英国最大的电子企业之一。他们还有一个发行唱片和电影的著名娱乐子公司。有趣的是，正是Thorn E.M.I公司发行了电影《费城实验》。

上述关于威尔逊氏族和Thorn公司的信息，此时只能以传奇来对待，因为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够用正常物质世界的方法（如文献等）来证实。之所以提它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此书后面的章节中，你会发现威尔逊氏族与蒙淘克有着最令人惊奇的关联。第二，我们希望借发布克劳利-威尔逊与Thorn之间的关联来找到进一步的答案。当然，大多数读者对这个传奇也是很感兴趣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Thorn关联很抽象，但它却是威尔逊兄弟传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故事依旧折磨着我们，让我们无法释怀。故事大约开始于1986年，当时普雷斯顿接到一个自称是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的人的电话，而威廉是研究Thorn E.M.I的历史学家。Thorn在纽约有一个办事处，这位历史学家从英国总公司过来，按要求要亲自拜访普雷斯顿。

见面时，他想知道为什么普雷斯顿·B.尼克斯的名字会出现在他们的档案里。普雷斯顿对此一无所知但非常好奇。然后，历史学家就给他看了一张他的照片，但据说那张照片是在19世纪末拍的。照片中的普雷斯顿仿佛来自未来，因为他的头发已发白，而且看起来很苍老。尽管这张照片只能当传奇来看，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还有几个人声称，他们见过这张照片。

照片中有普雷斯顿·威尔逊、马库斯·威尔逊、普雷斯顿·尼克斯和另外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有人猜测那是克劳利）。历史学家告诉普雷斯顿，其中的两个人就是威尔逊兄弟。他还解释说，Thorn公司最初跟克劳利和威尔逊两个氏族有密切的联系。

普雷斯顿的妈妈读了很多关于阿莱斯特·克劳利的书。她说她记得，在克劳利的某本书中提到过威尔逊兄弟。她回忆说，书中讲到威尔逊和克劳利两家跟一个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惜，她不记得到底是哪本书了，但没人能在克劳利的作品中找到关于威尔逊的信息。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邓肯推测，普雷斯顿的妈妈前世是威尔逊家族的一员。

当我们考虑到某些人认为是Thorn E.M.I参与制作并拍摄了电影《费城实验》时，整个故事又扭转到了另一个方向。这个信息来源于普雷斯顿的童年伙伴，我们姑且叫他马克·奈特（Mark Knight）吧。尽管这个信息具有争议性，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电影光盘的包装上确实出现了Thorn公司的名字。马克还宣称，自己是《星球大战》三部曲中天行者卢克的扮演者马克·哈米尔。普雷斯顿不准备通过官方办法来验证他是不是马克·哈米尔，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可能只是跟哈米尔长得很像而已。非常有趣的是，我还单独接到一个消息，说马克和邓肯·卡梅伦过去是好朋友。基于这个消息和我看到的私人文件，我确信马克·哈米尔和马克·奈特就是同一个人。

关于马克·哈米尔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值得注意。他在红得发紫的时候结婚了，《国民问讯》（NATIONAL

ENQUIRER) 中写了一篇关于他和新娘的文章。文章中刚好提到, 他父亲是一个退休的美国海军情报官员这一信息。

马克•奈特不仅跟扮演天行者卢克的演员看起来一模一样, 而且他还记得在蒙淘克工程全面展开时自己在蒙淘克工作。不管怎么说, 他对普雷斯顿得到《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 的音响师一职帮助不小。更令人惊奇的是, 他还宣称自己是电影《费城实验》的真正制片人。我们觉得他是通过空壳公司跟Thorn E.M.I公司联合制作的。他想为自己的身份保密, 所以制作人表中没出现他的名字。

马克不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故事中提到美国爱尔德里奇号驱逐舰的人。他的哥哥叫彼得•奈特 (Peter Knight), 也是普雷斯顿的童年好友。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组建了两个乐团, 分别叫盖瑞帕克特 (Gary Puckett) 和代沟集合 (the union Gap), 但人们知道得更多的, 可能是他在忧郁蓝调 (moody blues) 组合的唱片《未来的日子已逝》(days of future past) 中的角色。他是这个乐队的指挥, 名字出现在唱片的封面上。有趣的是, 据推测彼得是Thorn E.M.I董事会的一员。他到底是什么职位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据说他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彼得现在跟那个公司已经没关系了。普雷斯顿上一次见他是在美国, 当时他说自己在躲避一个情报机构的追捕。

根据这个传说, 《费城实验》已发放到美国各大影院放映, 但却收到法院在政府官员的命令下发出的禁放令。后来, Thorn E.M.I公司可能去了法院, 禁放令被撤回。据推测, Thorn E.M.I公司的非本国身份帮了很大的忙, 他们因此可以没那么容易地就受到美国当局的胁迫。但当时却为时已晚, 电影的票房收入惨不忍睹, 马克说自己当时几近破产。幸运的是, 电影后来被制成光盘广泛发行, 马克这才得以收回他最初的投资。

阿尔•别立克尝试了无数次去证实这个故事的这个方面, 但到现在都还无果。他曾跟一个宣称是马克•哈米尔经纪人的男人谈过话, 但这个人否认了整件事情。我比阿尔稍微幸运一点儿。我接到了英国的霍华德•巴克维 (Howard Barkway) 的电话。他是贝尔维尤书局 (Bellevue

Books，在英国发行《蒙淘克工程》的书局)的总裁，他表示愿意帮我挖掘一点儿关于Thorn E.M.I关联方面的资料。霍华德在他们的总部会见了一大堆政府官员，有些人比较配合，他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根据他的调查研究，Thorn E.M.I通过不同的控股公司买下了这个电影的版权。其中一个公司的地址跟松林工作室（pine wood studio）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跟拍摄《帝国反击战》的是同一个工作室。这不能证明但支持了这种关联的可能性。

不管整件事情到底怎样，《费城实验》广受好评却没在电影院放映很久，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是真的话，那一个电影在颇受好评却没卖出票房然后又以光盘大卖轰动一时，是不是多少有点儿奇怪呢？

阿尔·别立克试图证实Thorn关联时，跟道格拉斯·柯蒂斯（Douglas Curtis）通过话，他是《费城实验》演员表上列名的制片人。据阿尔回忆，柯蒂斯否认任何Thorn E.M.I公司跟这个影片的联系。按他的说法，在电影票房不好之后才卖给Thorn E.M.I公司做光盘发行的。而且电影是被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被制成光盘发行的。

表面上，柯蒂斯的说法很容易让人接受，但是他拍的影片远远超越了一般的费城实验传说的界限。在这个电影之前，从未有任何作品详细描述过时间旅行这个话题。影片介绍了1943年的实验与未来的某种联系。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新奇的想法，影片中未来的时间是1984年，与1983年仅一年之差。片中人物没去蒙淘克而是去了沙漠。很容易推测，为了不让这个故事揭穿政府的老底儿，影片才将时间和地点改变了一下。

影片中时间旅行者也去了一个基地，在那里，他们受到一个酷似约翰·冯·纽曼的科学家某种程度的友好帮助。此外，片中有一个时间旅行者感受到的寒潮，跟阿尔·别立克经历过的非常相似。

当考虑到邓肯通过独立的精神解读及回忆自己的经历取得了类似的故事线索时，这一切都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因此，当普雷斯顿和邓肯看完这个电影时，他们很迷惑，编剧怎么得到了如此接近他们经历的实际故事发展过程的信息。

两种可能的解释立刻浮出水面。其中一个是有人向普雷斯顿透露，道格拉斯·柯蒂斯实际上通过某种办法得到了政府关于那个工程的档案资料（尽管柯蒂斯正式地否认了这点）。



第二个解释是从另外一个渠道获得的，据该消息说，Thorn E.M.I在20世纪70年代获得了一个家用录像系统形式的录像带，该录像带里透露了整个故事的关键部分。因为家用录像系统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所以那个录像带被搁置了好几年。显然，这录像带是从未来送过来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这个录像带确实存在，那说不定，它还是猜测中道格拉斯•柯蒂斯得到的那份文件的信息来源。

当我和普雷斯頓在丹佛做一个关于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OA）的广播节目时，事情又出现了另一个转机。自称是《费城实验》编剧的迈克•加诺维尔（Mike Janover）打来了电话。他从未听说过任何关于蒙淘克的信息，因而感到非常震惊。他给节目制片人留下了电话号码，之后我打了过去。

迈克说，把时间旅行放入到影片中是他的主意。他说在他被雇编写剧本之前，这个电影已经被改写过8次了。在他之前，整个剧本都在试图描绘一个类似水门丑闻的深奥黑暗的秘密，但他不明白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毕竟，跟“二战”时候千千万万被杀死的人相比，要少很多的人被暗杀，致残抑或精神遭到破坏又算得了什么坏事和秘密呢？他说他个人比较喜欢拿时间旅行作为主题，就拿来为剧本填点儿趣。

普雷斯頓怀疑他是否真是那个写电影剧本的迈克•加诺维尔，或者只是奉命前来让我们不再追究这件事情的特工呢。我觉得他就是真正的迈克•加诺维尔，只是我没办法确认这一点。

迈克还告诉了我其他一些古怪的信息。他说他在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的一家餐饮公司工作时，跟那儿的一个人谈起自己最近编写的《费城实验》剧本时，那人说他认识卡洛斯•艾伦德。<sup>2</sup>迈克觉得这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巧合。艾伦德不仅深深地卷入到费城实验中，还被迫养成了来无影去无踪的习惯。他经常神秘地出现然后又消失。但这并不是迈克经历的唯一一个巧合。一周之后，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父亲是美国爱尔德里奇号的司令官，而这个人又在费城实验结束后任该舰司令官。

他还说，猎户星电影公司最初很有兴趣赞助该影片，但后来却退却了。我提到它是因为稍后的故事中会讲到它。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也掺和了一阵，迈克记得，他们有这个工程的一整套档案文件。这也支持了道格拉斯•柯蒂斯有文件的传言。

最后，新世界电影公司接手了这部电影，而最后拍摄这部电影的是鲍勃•瑞海姆（Bob

Rehme)。他现在是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长。很显然，这个人是好莱坞的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他个人的关系网本身，也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还值得一提的是，迈克透露，他曾与一个很特别的科学顾问一起改写过剧本。不幸的是，他不肯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据说那个人非常聪明，很可能是某种特工。

迈克给我讲述了一个听起来真实而且有趣的故事。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事情还有两种可能性存在。一种是他自己也参与了蒙淘克工程，而他写的剧本都来源于他自己潜伏的记忆。剧本在给他之前已经经过了谜一样的决策者们的审核。或许他是被人有意选来写剧本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他只是运用自己的创作才能把这个故事编进了原来的剧本里。他已然是一个很具创新能力的人，也是一个喜欢写时间旅行主题的成功作家。他告诉我说，事实上他已经写了一个叫《时间警察》的连续剧（只是这个节目还没问世）。

这一切信息开启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思考之门。时间警察这个概念本身就暗示了操纵监控时间。这个概念从何而来？迈克说是他自己编造的，就像编造《费城实验》的剧本一样。实际上，任何艺术家都明白创新过程比人们想像的要复杂很多，没有任何想法是完全原创的。如果把一个人关进一个三维空间里，他会觉得自己是在胡思乱想，而不是在疏通一条意识流。

就像在这本书的其他章节将会讨论到的一样，我们大多数人从某种程度上讲，都被某种程序化的思维锁定在三维的空间里（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不会坐在那里读这本书了）。然后，如果深究这一切的根源，是谁设计了这些思维程序呢？这个问题最快最简洁的答案就是光明会(Illuminati)。他们是全世界闻名的阴谋集团，被认为像操纵牵线木偶那样，牵着地球和宇宙的意识之线。他们的标志——金字塔上的眼睛，出现在美元上。事实上，人们大多知道的只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阴谋，而对他们在程序设计或是操控时间方面的能力，则知道得相对较少。

谁会跟光明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有时还被认为控制着光明会？恐怕除了阿莱斯特•克劳利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这种关系在罗伯特•安东•威尔逊（Robert Anton Wilson）的《光明会的面具》（Masks of the Illuminati）一书中已深入讨论到了（请注意他的姓与这个事件的同步性）。

不管道格拉斯·柯蒂斯和迈克·加诺维尔的事情到底是怎样的，这里都还有一个谜似乎正在酝酿着。不管将来出现多少对这部电影以及其来源的否认，它都只会引发越来越多的问题。

### 蒙淘克灯塔

从乔治·华盛顿总统时代就启用的蒙淘克灯塔，现在是一个著名的观光胜地。它距前



蒙淘克空军基地有一段较长的步行路程。

## 5.卡梅伦氏族

早在认识普雷斯顿之前，我就已经熟知阿莱斯特·克劳利了，并阅读了他的一些学术著作。我觉得他可能是蒙淘克工程的一员，而且可能与主要负责人有关。这是一件多么有吸引力的事情啊。

在试图从克劳利的作品中搜寻关于威尔逊兄弟的信息无果时，我在他的自传《阿莱斯特·克劳利的自白书》(The Confessions of Aleister Crowley)中发现了对一个叫邓肯·卡梅伦的人的描述。实际上那个人的全名是L.C.R.邓肯·朱厄尔，但克劳利叫这个人“邓肯”，还说那个人很自豪拥有卡梅伦这个姓。邓肯·卡梅伦迫切希望复兴凯尔特族，想把5个凯尔特民族统一成一个帝国。

在克劳利的作品中发现“邓肯·卡梅伦”的名字很让人惊奇，但更重要的是，它引出了一条反映卡梅伦氏族(the Cameron clan)和克劳利氏族之间令人讶异的同步性的资料线索。

我继续更努力地搜寻克劳利的书，以找到提到威尔逊这个名字的地方。让我惊讶的是，卡梅伦这个名字又出现在他《世界的悲剧》(The World's Trawley)一书的序言中。序言中，克劳利描述了他童年的一幕，里面提到卡梅伦夫妇。他们是他父亲教派的成员。但奇怪的是，书里没再描述更多关于他们的事情。

在我到处寻找克劳利写的或者是写他的作品的时候，我发现他出生时的真实姓名是“爱德华·亚历山大·克劳利”。他自己取了“阿莱斯特”这个名字。在我看来非常有意思的是，邓肯·卡梅伦的名字跟他父亲的一样，也是“亚历山大”。而“爱德华”则当然是邓肯的弟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阿尔·别立克。他们家族中有位叔叔的名字也叫爱德华。他有点奇怪，原本因家族生意而非常富有的他却四处玩弄女人、酗酒，最后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由克劳利家族和卡梅伦家族之间的巧合本身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但全部放在一起绝对是一个谜。后来，我偶然跟我的一个叫切尔西·弗洛尔 (Chelsea Flor) 的朋友，谈起了我发现的这些名字之间的关联。我知道她比较熟悉克劳利。她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资料显示克劳利的族谱里面有卡梅伦或威尔逊家族的人，但她确实提到一件奇怪的事情。她说她妹妹过去跟一个叫卡梅伦·邓肯的人约过会，这个叫做卡梅伦·邓肯的人有个双胞胎弟弟，而他们的父亲是普林斯顿大学（跟费城实验的理论发源地是同一个地方

）的副教授。卡梅伦·邓肯对克劳利很感兴趣，并被认为曾经大量服用过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一种精神控制药物)来做实验。他是双胞胎之一的事实也非常令人感兴趣，根据我在一个精神病学会议上了解到的信息，双胞胎是某些秘密项目中精神实验（包括心理-性反映）的最佳实验对象。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也用双胞胎进行了广泛的实验。

我请切尔西去问她妹妹要卡梅伦·邓肯的地址,并找出他的双胞胎弟弟的名字。因为过去很多年了，她妹妹想不起地址了，但她记起了那个弟弟的名字叫金伯利（Kimberly）。

接下来见到邓肯时，我跟他讲了卡梅伦·邓肯的整个故事。他打趣地冲我笑着。他告诉我说，这种现象在他的生活中很平常。人们曾经发现他同时出现在洛杉矶、长岛当地的一个餐厅和纽约的普拉茨堡。但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他的同父异母兄弟（阿尔·别立克）时，他仅仅说道：“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家伙在到处乱窜？”这对他来说也一点儿都不新鲜。

我把更令人惊奇的一个方面留到最后才问，我问他们家有没有一个叫金伯利的人。回答是有，他姐姐。

接下来，我发现了邓肯家族名字更值得注意的同步性。我曾遇到一位在长岛一家叫星光书店（Starbrite book store）工作，名叫克劳迪娅·赖利（Claudia Reilly）的女士。创作这本书时，我跟她讲了一点儿其中的内容。她对此非常感兴趣，因为她在这个工程还在进行的时候，在蒙淘克有过一次不寻常的经历。她当时是女童子军的领导，在转移童子军女孩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尽管未经临床诊断，她觉得自己错过了一段时间，她以为是次绑架呢。

读了《蒙淘克工程》之后，她说在她的生活中一直都有人认识一个叫邓肯·卡梅伦的人。这个名字在很多不同时候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她在店铺的橱窗上、街上的标志牌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都看到过这个名字。

克劳迪娅后来把我介绍给她的一个灵媒朋友乔伊（Joy）。乔伊曾很准确地给我讲述了我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她在这方面很在行，多半是个还未被发掘的很好的心理学人才。在另一件奇怪的事情中，乔伊透露说有个叫“邓肯·卡梅伦”的人跟她联系了一年半，她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联络中还提到了“威尔逊”这个名字。令她惊讶的是，我现在竟然可以给她解释她被联络背后的某些重要意义。

乔伊还做了一个解读，意在暗示威尔逊兄弟是双胞胎，只是很早就分开生活了（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了）。他俩最后终于在瑞士的日内瓦重逢。她还说，跟他们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谢尔”（Shell），但她看到的画面不是很清晰。我说是“雪莱”，因为我想起来日内瓦与珀西·雪莱和玛丽·雪莱夫妇（Percy and Mary Shelley）有某种关联，夫妇俩都是著名作家。乔伊说：“对，就是雪莱。”

接着我就去图书馆参阅与雪莱有关的文献。我没有借助卡片目录，而是直接翻阅书中的参考文献。结果发现了一个关于珀西·雪莱的大部头书，我就翻开来看，这本书的作者竟然姓卡梅伦。我顿时呆若木鸡，但是很快，我发现作者全名叫肯尼思·卡梅伦（Kenneth），且是雪莱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不幸的是，这本书并未为我的调查提供什么信息，但表明了雪莱猜测的威尔逊兄弟生活的年代是同一时期。雪莱的调查将把故事引向另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附录C里读到相关的信息。我没把它放在主要篇章里面来讲，是因为这个调查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结论。不管这件事怎么样，卡梅伦这个名字依然潜伏在地平线下。不久之后，我发现了一件更令人惊奇的事情。

这些不是我遇到唯一一件与卡梅伦这个名字相关的同步性案例，但却是最相关的。最有趣的一件事开始于1991年8月，当时我在广告书目中看到了一本《约翰·怀特赛德·帕森斯散文选集》（The Collected Essays Of John Whiteside Parsons），由其妻卡梅伦编辑。我明白谁是杰克·帕森斯了。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有提到过他，他不仅是加州理工大学科技中心火箭实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是阿莱斯特·克劳利的一个学生。1941年，他加入了东方神殿教指引社3（ordo templi orientis），简称O.T.O.。他之后与L.罗恩·贺伯特成为至交并共同致力于魔术实验，而贺伯特是智力学及科学论派的创始人。

当我发现帕森斯的妻子名叫卡梅伦时感到非常惊奇。目录中既无她的名字也没提到其他任何信息。1992年5月，我在书店看到这本书并买下了它。我读了这本书的前言和后记想找到更多关于卡梅伦的信息，结果发现她的名字叫玛乔丽。这本书中提到，她曾在华盛顿海军退役后加入了帕森斯的队伍。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思，就致信许米乃·贝塔（Hymenaeus Beta）。这在O.T.O.是名誉领袖的头衔。我问他是否可以为提供卡梅伦的地址，我将给她写信，希望能够立刻飞去见她。在我把这封信投递到邮箱的同一天，我为了另一个完全不

同的目的飞去洛杉矶。我将去阿纳海姆，并向那里的美国书商协会宣布《蒙淘克工程》的发行。阿纳海姆将是1992年的书展承办地。

不久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卖克劳利书的展位。我问里面的绅士是否听说过卡梅伦，是否知道她住哪儿，他直接就向我推荐了那周刚好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位先生。我联系到了这个人并约定见面，之后进行了一次长谈。我给了他一本《蒙淘克工程》以便他阅读并了解我的目的所在。他告诉我说，卡梅伦确实住在加利福尼亚南部，但她平常不怎么会见别人。谈话中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他实际上就是我前几天致信的O.T.O.的名誉领袖。我的信寄到了O.T.O.在纽约的邮箱里，但我先于这封信到达了洛杉矶。他要求我对他的身份保密，我当然乐意之至并保密至今。

几天之后，卡梅伦同意见我。我要了她的电话号码以便跟她预约会面事宜，结果，我很惊讶地发现了她的号码里包含了“666”的数字。当然，这是阿莱斯特·克劳利的代码。我知道我找对人了，很是兴奋。

我不会泄露她的住址，但它给我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象。她家有一个合宜而引人注目的入口，入口处有一片很高的竹子篱笆和一尊坐佛。一进入口，立刻就听到一棵树上的鸟叫声，那声音直击人的心灵。

在门廊上，有只狗在看家。卡梅伦跟那狗说了句话，狗就允许我进屋了。她家陈旧且布满了可能跟神秘学相关的陷阱。她已经70多岁，形貌惊人，在她身上似乎散发着一无所不知的气势。卡梅伦说话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决断力，她的话语显示出她对神秘学原则的娴熟运用。

我们谈了4个小时，她的故事非常引人入胜。她讲述了她与她的三任丈夫杰克、罗恩·贺伯特以及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一起度过的日子。她解释说，海因莱因最著名的作品《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是基于克劳利的《律法》（the Law）一书创作而来的。尽管贺伯特与她的丈夫相识，而且他的冒险主义最后导致杰克破产，她说她喜欢罗恩。他和杰克之间有种类类似两兄弟的复杂情结。在其后半生中，贺伯特声称他受命于政府而潜入帕森斯的组织里来瓦解它。科学教派教会一再宣扬这一点，但一般的媒体很快就进行了驳斥。卡梅伦说，就算贺伯特是个间谍，她也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来自海军情报部门。她也曾在海军部门工作过，而且还说她有可能是基于同样的

原因而被派到帕森斯身边的。不管事实到底如何，看起来都像是军方有人对杰克·帕森斯很感兴趣。

卡梅伦说她用“卡梅伦”这个名字，仅仅是因为这就是她的姓，在海军部门的时候别人也是这样叫她，她不想改变什么。她说她很奇怪，我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希望找到关于她姓氏的一切。卡梅伦氏族是一个很重要的家族遗产。她的父亲曾告诉她，说她在死前应该去一次苏格兰，感受一下周围都是卡梅伦的氛围，这将是她必不可少的一次经历。

卡梅伦还提到她曾为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工作，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职位。她会见过丘吉尔以及所有拜访美国的领导人。苏格兰军方领袖听说她叫卡梅伦时，要求跟她特别会面。

让我惊讶的是，她从未听说过费城实验。蒙淘克相关信息对她来说也是全新的。我接着给她大致讲了一下整个故事的梗概，以及克劳利家族与卡梅伦家族之间的同步性状况。

当我终于讲完了这个故事时，我开始感到有点儿不安。如果她什么都不再说的话，那么我该怎么办。我已经在书展上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在整个询问过程中冒着让我自己变得讨厌的危险。这会是条死路吗？

奇怪的是，我觉得宇宙间再也没有比坐在她的厨房里跟她谈话更惬意的事情了。我强烈地感觉到她有着揭开我所探索的秘密之门的关键钥匙。我也意识到不管她将说什么，都会出乎我的意料。我详细地向她描述了我现在的感受，然后等着她的回答。希望她不会让我失望。

小亚历山大·邓肯·卡梅伦

这个男人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他就是邓肯·卡梅伦，生于1951年6月29日，曾受过秘密组织全面的心理训练。他在蒙淘克实验期间加入了蒙淘克组织，而且还记得自己在费城实验期间，于1943年和1983年之间进行了时间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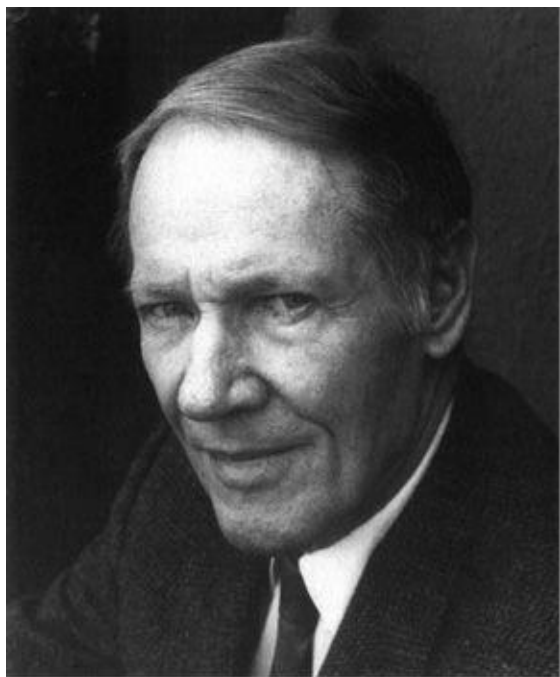




卡梅伦沉默了一会儿。我全身心地等待着听她说出的话语。最后，她说很有意思的是，我提到了“威尔逊”这个名字（在提威尔逊兄弟时），因为她的真名不是玛乔丽·卡梅伦而是玛乔丽·威尔逊。她是威尔逊氏族的人！L.罗恩·贺伯特也是。他的姓也是威尔逊。

阿尔弗雷德·别立克

阿尔是邓肯的同父异母兄弟，之前叫爱德华·卡梅伦。他记得，在费城实验时，自己和邓肯都在美国爱尔德里奇号军舰上，他们跳下船并在蒙淘克极点登陆。



老亚历山大•邓肯•卡梅伦

还有一个名字叫邓肯•阿诺德（Duncan Arnold），他是邓肯•卡梅伦和爱德华•卡梅伦的父亲。老邓肯因其与情报机构的神秘联系而成为一个令人好奇的谜。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在建造帆船和去欧洲旅游上。有人认为，他曾偷渡德国科学家到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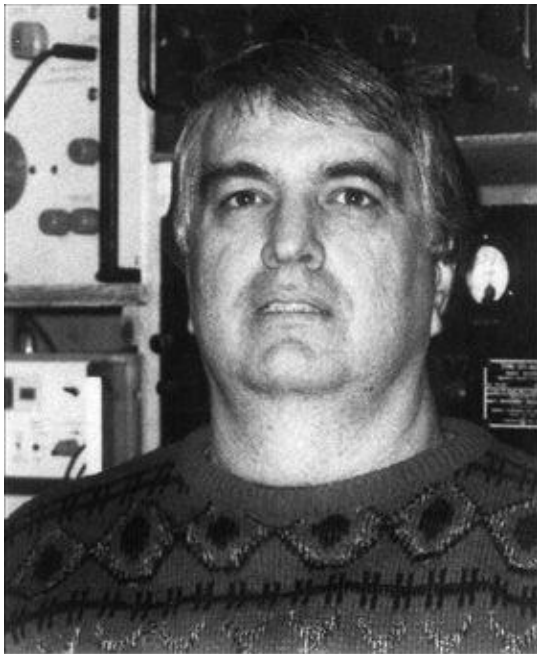
我惊讶得一时不知该如何反映。

## 6.威尔逊氏族

卡梅伦说她父亲的原名叫希尔•莱斯利•威尔逊（Hill Lesley Wilson）。他在被一个叫亚历山大•卡梅伦（Alexander Cameron）的叔叔收养之后就改名为希尔•莱斯利•卡梅伦了。不幸的是，她不记得这位叔叔的中间名了。

普雷斯顿•B.尼克斯

科学家、作家。普雷斯顿在调查蒙淘克工程并公开这件事情之前，就被很多蒙淘克工



程的雇员认出来了。他继续调查蒙淘克现象，同时还保有自己的电子生意。

她解释说，威尔逊氏族实际上是卡梅伦氏族的一个分支，而卡梅伦氏族则是从苏格兰最古老的氏族——葛恩（Gunn）氏族流传下来的。葛恩氏族是在维京时期从奥丁山（the Ordins）迁移到苏格兰的。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威尔逊氏族会被认为是“最勇猛的斗士部落”，同时也说明了他们有着绝对的雅利安人血统。

当知道贺伯特竟然也是威尔逊氏人时,我感到很吃惊。很奇怪的是,卡梅伦跟贺伯特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仅仅表现在他俩都有着火焰般的红发,而且他们的脸也长得很像。我问卡梅伦是怎么知道贺伯特也是威尔逊氏人的,她不是很确定,她记得自己好像在哪儿看到过。我查了一下,在一本名为《卸下面具的弥赛亚》(Bare Faced Messiah)的书中发现了一条注释,说贺伯特的父亲哈里•罗斯•贺伯特其实是个威尔逊人,曾被一个叫贺伯特的家庭收养。我还发现,他出生在离卡梅伦出生地100公里之内的爱荷华州。很讽刺的是,邓肯(在我这次经历之前)曾做过一个解读,说他跟爱荷华州有某种联系。

之后我又回去找O.T.O.的名义领袖,告诉他卡梅伦和贺伯特之间的相似。他笑了起来,说他俩是一母所出。

这一切是如此不可思议,让我迷惑的是,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我的问题有了圆满的解答。这整个经历证实了普雷斯顿关于威尔逊兄弟的记忆。这也许还无法从法律意义上得到证明,但即使最愚笨的人也发现了超越常规信仰的某种同步性。威尔逊、卡梅伦和克劳利这3个氏族被某种力量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了一起,而只有“魔力”才能最好地描述出这种力量。

我相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最好地解释了这整个经历(这也是我写这章的过程中才意识到的)。

卡梅伦给我看了一份何西(Jose Argüelles)的《玛雅效应》(the Mayan Factor)的节选。这段选文暗示了1992年7月27日,同步性将建立并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这种力量还会持续增加,并成为我们现在生活着的这个时代的一种标志。

我告别卡梅伦后直奔电话亭去给阿库里(Arcuri)家打电话。他们是我家的老朋友,是我小时候那个家的邻居,我们有16年没见面了。我上了高速后就直接开车前往那个我离开了差不多30年的社区。当我不借助任何路标指示、也没有迷路就准确地开进了我家以前的那条街道时,我完全呆住了。从我10岁时离开这里后,在此行之前就没踏进过南加利福尼亚半步。

我原以为会看到很多参天大树，因为我离开这个社区已经有30年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所有原来长在停车道两旁的树都被砍掉，重新栽上了小树，看起来就跟我住在这里的时候一模一样。这儿还是我童年时代的魔幻之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愉悦的时刻，时空仿佛扭转到了过去。

我不仅回到了幼时的街区，跟卡梅伦的整个接触过程也和回家一样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跟我的科学论派经历完全联系在了一起，我也探索到了很深程度的蒙淘克联系。

整个蒙淘克故事背后的重要意义，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它就是一次伟大回归的先兆。我们将有机会回到家乡，重新继承我们的遗产。我们的意识在亿万年之前就被撕成了碎片。类似的情形在圣经及其他很多宗教文本中也能读到。水瓶座时代已经到来，而我们将找回遗失了千年的知识。埋没了的过去即将呈现，我们将以一个完全有意识的精神个体而获得重生。但，该做的工作还未完成。我们还必须揭开巫师的面纱，就像《绿野仙踪》里的托托（Toto）所做的那样。而在这个舞台上，至少威尔逊兄弟看起来像是躲在幕布之后的巫师中的其中两个。

根据心理学解读以及其记忆，普雷斯顿和邓肯可能是威尔逊兄弟的异次元时空生命体。但尽管他们自己已然是巫师，却还无法解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因此，看起来威尔逊兄弟似乎是他们整个灵魂体散失的部件，存在于其他维度的空间里，偶尔（也可能是故意）泄漏一些到第三维空间来。从广义上来讲，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威尔逊兄弟”部分存在于其他维度的空间里。只有当我们与整个宇宙完全融合以后，才能联系到我们存在于其他空间的灵魂部件。

尽管以上所述是比较哲学且可能是比较准确的，我们依旧需要在物理领域揭开巫师的面纱。后来，我在纽约偶然看到一本罕见的书，名为《阿莱斯特·克劳利的秘密》（the Secrets of Aleister Crowley），作者是阿玛多·克劳利（Amado Crowley）。我对这本书的第一反映是：这是个疯子写的书。我从未听说过克劳利有什么儿子。但，当我浏览一遍之后惊奇地发现，文中提到了一个叫威尔逊的男人。我买下了这本书，读了一遍。不幸的是没发现关于威尔逊兄弟的信息。但我发现这本书很有趣，因为他描绘了克劳利的另一面，而这一面是我一直怀疑克劳利有但从未见过相关书籍描述过的。

从深沉的主观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本书写得比较真实，但我无权判定克劳利的家谱。同步性肯定在发挥着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通过出版商致信阿玛多·克劳利，问他关于威尔逊兄弟的事情，问他是否听说过他们或者是否跟他书中提到的威尔逊有什么关联。几个月后他才收到这封信。最后，就在我对收到他回函的所有希望都破灭时（邮局在将信传递给我的过程中延误了很久），我收到了克劳利先生的回信。

他说书中提到的威尔逊并非我所指的威尔逊氏族成员，但他说，他确实认识威尔逊兄弟。他们居然真实地存在。

据阿玛多·克劳利所讲，威尔逊兄弟与阿莱斯特及克劳利爷爷（爱德华·亚历山大）的关系比较亲密。他们还与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关系甚密，威尔斯在写关于时间的小说时，或许还受到了这两兄弟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他还说他知道这对双胞胎兄弟患有不育症。乍看之下，这似乎意味着一个结论：我们将不可能从他们的子孙后代那里获得关于他俩的信息。然而，这也为那些熟悉魔法原则的人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首先，我们有必要在解开威尔逊兄弟之谜前，解释一下其中的一些魔法原则，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蒙淘克故事。

## 7. 魔法学与精神病学

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了探索神秘事件的旅程，那么对魔法学与精神病学之间的关联，以及对蒙淘克所作的工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就变得比较重要了。对神秘事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克劳利给魔法学下的定义是：这是一种使变化随着人们的意愿而发生改变的科学和艺术。魔法学与科学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认识到，自然事件总会一个接一个地发生而不受任何神秘力量的干扰。而自然的整个秩序与统一，是这两个体系的根基。

例如，一个人想要运用魔法获得财富，那么他就必须学习魔法的本质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然规律。然后这个人才能接近这些力量，从而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说他需要详细地研究自己，而只是说，这是一个人获得财富的自然之道。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个人就会遭受自然规律的毁灭或折磨。所以，盗窃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

魔术与传统科学在一个非常关键之处出现了分歧。科学用量来衡量这个宇宙，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一个科学家无法用量来判断某种东西时，他便不会再考虑这个东西了，因为在他的体系中，这个东西没有存在的基础。他也就不会再进一步研究这个东西了。而魔法学却会从那个点继续研究下去。从其高层面来看，魔法学绝对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而在这种层面上，魔法学也是具备科学性的，但很难用普通的语言及地球上寻常的经验来解释交流。因而，它也就成了一门深奥的学科，通常只有发起人才能精通。

当意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维空间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在魔法学和传统科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果无法通过别人的经验或者自己的亲身经验来理解这个概念的话，还可以通过逻辑推理来理解。例如，如果现在已经有三个维度的空间了，那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还有个第四维空间。在一张纸上旅游，和两维生物谈话很可能会让人抓狂，他们很可能会觉得正在谈论第三维空间的你疯了。如果不进入到第三维空间，那他们是无法感受到它的。而我们的世界与第四维空间之间就是个相似的类推。不可能仅仅用低纬度空间的工具，就把更高维度的空间隔离起来。

尽管科学家们惯用数学方法来衡量这个宇宙，但他们似乎对所有数学原理都是绝对的，而且不存在于这个三维宇宙空间里的这一事实并不相信。而“绝对宇宙”这个数字已经成



为我们当今生存世界的有机部分。因此，我们相信，除了我们的物理世界外，还有其他宇宙的存在。鉴于科学通常只用三维空间来衡量事物，我们有必要突破这个局限。这实际就是对神秘事件进行研究的全部意义所在：突破常规体验的局限。

就个人经历而言，想像从第四维空间（或者一个更高的维度）中走出来的人，让他们相信他们只能理解三维空间里的概念是很有趣的。这是一个简单的被设定的想法，恰恰就是创新的对立（相反）面。

所有这些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是上帝及天使一样的力量将我们带入进了一个更高维度的空间里，而邪恶魔鬼般的力量才会将人带进更低维度的世界里，只有神学在穷凶极恶地代表三维空间辩论。

魔法学本身就像常规科学那样也会关注数量，但它同时也关注质量，而这质量可以理解成是生命本身在无数个方面所表现出的质量或特征。

费城实验中，是人类在遭受苦难。人类被扔出了我们这个维度的空间，因此他们对寻常现实的理解能力也受到了破坏。人这个要素就等同于生命的质量与特征。所有这些怪异的秘密实验都是残暴的，因为它们没有为人这个要素考虑。所有这一切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就是生命本身的特征与质量是什么。

问题的答案似乎就藏在问题本身里面。生命就是特征与质量的组合体。人有着无法量化的特别本质及特征。正是这个难题导致了技术的噩梦，而在这个噩梦中人和科学是对立的。

科学与精神体之间最近的桥梁能够在精神病学领域找到。在那里，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量化的。人的个性特征可以被特定的频率和波长识别。这些频率对个体来讲不一定能够达到所有目的，但能够出于实际或技术目的而展现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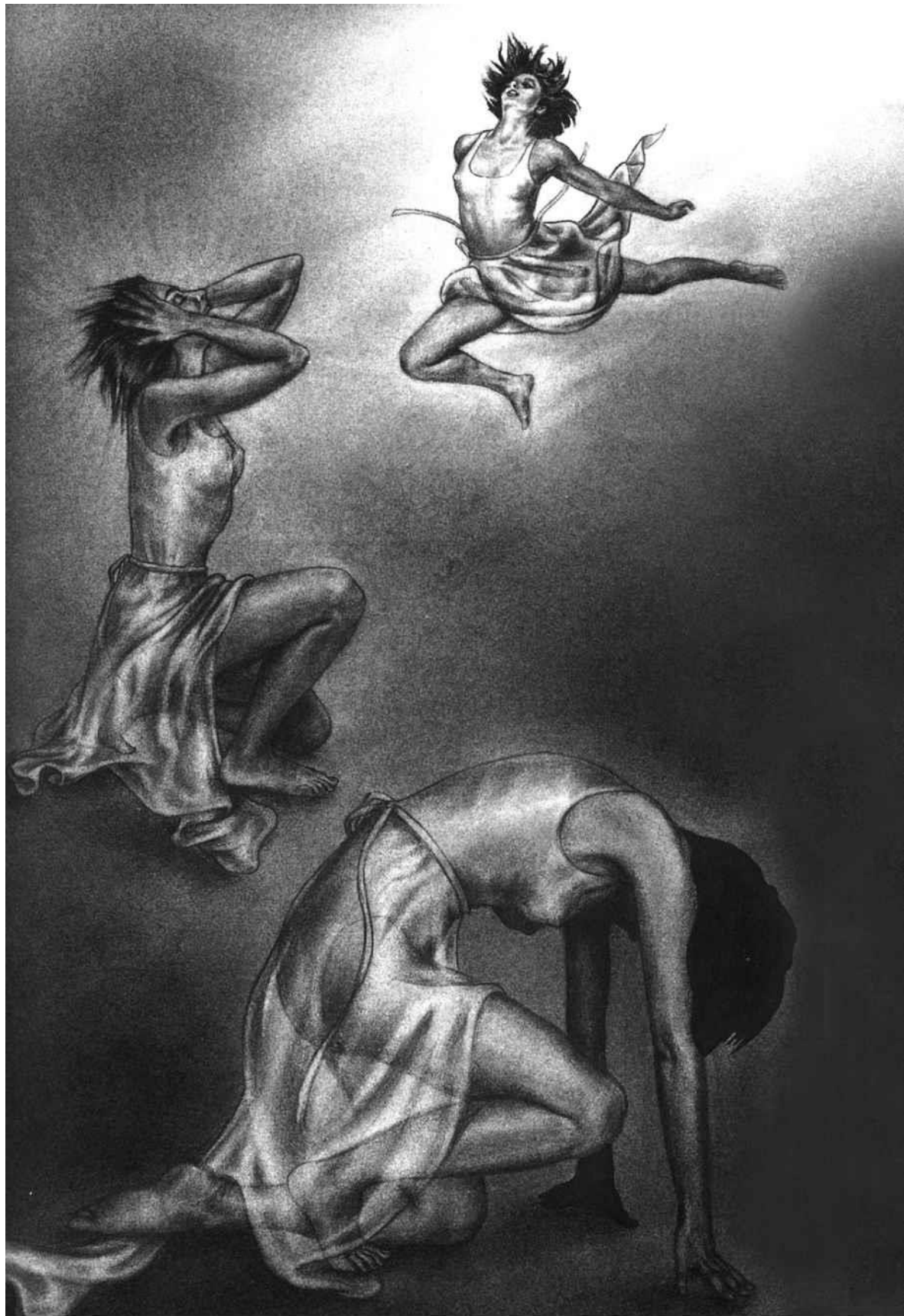
通过精神病学原理，一个人可以收听到某个特定频率并操控它，从而操控这个频率的主人。它是通过隔离这个特定频率和波长，阻塞或者是干扰其自由传播从而达到操纵人的目的。这将改变（通过实际观察频率等变化）此人的性格或者基本特征。如果 he 不想被这种持续的频率攻击的话，就不得不改变那些特征。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将改变自己，因此 he 也就不再是他自己了。如果他继续受到引诱而采用那些可控或可暗示的频率的话，他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受控的人。

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想像一个娇小玲珑的芭蕾舞女在房间里旋转起舞的情形，而轻易地展现在你面前。她在展现着本真的自我。如果她受到攻击性的粗糙波长（在某些嘈杂的噪音中就能够发现）的攻击，她将停下舞蹈，捂住自己的耳朵。她将不可能再继续跳舞。她为了不再听到噪音，不得不一直捂住耳朵。最后她变成了聋子，退化到她都不愿去想跳舞这件事情的一个点上。甚至跳舞可能跟痛苦联系在了一起。一个受到这种方式灌输的女人，可能就欣然接受成为一个平凡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机会，这跟被一个一直发出聒噪声音的“电动小圆锯”的折磨相较，是一种很大的解脱。但如果成为一个家庭主妇，那她与展现真实自我就相距甚远了。

这个例子展示了人类是如何回应背后受魔法学原则诱惑的电磁波的影响的。当生命的秩序因此而加强时，就可以认为这种魔法是纯洁的，但当生命的和谐与秩序因此而颠倒时，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认为是在施展恶意的魔法。

魔法学是个深奥的学科，这本书将不会深入讨论它。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其他相关书籍。

现在我们将回归到现实生活中的人类，拉开与蒙淘克工程相关的戏剧的幕布。





## 8.X先生

在前面的某一章节中，我提到了一个声称自己曾参与蒙淘克工程的X先生。据推测，他运作了一项巨额投资来为这项工程的运营提供资金，同时也负责采购事宜。根据传言，他在从外星人那里为蒙淘克组织获得技术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在我们会面时，X先生说不能再泄露更多自己角色的信息。他有点儿紧张，所以我们就谈论了一些其他事情。我问他据猜测他也见过的普雷斯顿与威尔逊兄弟的照片。关于这件事情没有新信息出现，但他说了一些关于阿莱斯特·克劳利和蒙淘克的趣事。

X先生说，实际上克劳利操控时间回到了本世纪头十年及20年代，他能够通过纯粹的魔术手段在时空里来回穿梭。他还说克劳利对反重力原则非常熟悉，还将精神以声音和肉体的形式具体化了。

X先生解释说，克劳利之所以能够在时空中穿梭，是因为他不受制于任何一个维度的空间或幻象。这在玄学领域并不算新鲜事，其他一些心理学家及灵媒也表演过这些，他们实际上是达到了一种象征性的状态。这是一种变异的意识状态，这个时候他们能够解读信息，如《阿卡沙秘录》（Akashic record）。比阿卡沙秘录更高的还有一个层面，这个层面是处理进入其他人体内或维度空间（或存在）的实体或能量。克劳利能够超越设定的标准，操纵自己进入到不同的存在状态。因此，他不仅超越了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还游离于时间本身之外。

在我们的谈话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克劳利有可能通过物理方法创造了虫洞，从而进入到其他现实空间，然后又回来。或许在蒙淘克和费城中的更怪异的操控，也仅仅是在一个强有力的魔法命令之下发生的一个复杂的物理学现象。极具讽刺性的是，克劳利自己选了野兽作为标识，而在蒙淘克发生的就是这野兽的物质化体现。克劳利因千方百计地想引起公众的注意而臭名昭著，从某些方面来讲，这本书可以说是为其作品精心制作的广告宣传。这绝不是我们的初衷，但他与整个蒙淘克工程之间的联系及同步性是无可否认的。

现在我和X先生达成了一种共识。他似乎想让我准确地明白克劳利的角色。有趣的是，他谈论这个话题时有着某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这跟他平常的作风不太一样。

他还说，天主教会想编造一个比实际情况更宏伟的故事来操控人们。而克劳利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实施这项工程。他引入了异教神灵及力量（有时是黑色的或是负面的），而这些力量都是集体无意识（也可以称为前意识或纯粹幻想）的组成成分。这与产生天使及宗教幻象的无意识是相同的。克劳利冲破了教会人为设置的界限及状态，与让大众无知的阴谋对立起来。他研究纯魔法并在一个非常深刻、凭借经验的直觉层面上熟知它。

X先生以承认自己被吓到了，为我们的讨论画上了句号。克劳利拥有着极少数人拥有的非凡力量和能力。X先生觉得克劳利是个荒唐的小丑，自己四处嬉戏喧闹，玩儿得很开心，完全没有顾及到自己的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克劳利可笑荒唐的一面就像塔罗牌中的小丑牌。这是一种开创了整个宇宙的原始创作冲动，是一种不顾后果、心血来潮、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就开始创造的创造力。

这次谈话之后，我查阅了很多书，想找找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献。X先生似乎分享的是他私人信息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并未真的期望能够在寻常书籍中找到些什么。我总结出，或许沿着1923年这个线索能够找出点儿什么。那是1943年的20年前，暗合了我们在第一本书中解释的地球的20年生命周期。我在搜寻与1923年有关的书籍，及克劳利当时在什么地方时感觉颇为艰难，最后不得不放弃调查。

最终，我来到了我的心理学朋友玛丽亚·菲克斯（Maria Fix）家。尽管我在去之前跟她有约，但我到达时她还是很惊讶并问我来干什么。她好像把自己的日程弄混了。在我们应该回顾各种蒙淘克信息时，她突然说道：“啊，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了。”她把我带着飞奔向她的车，并驱车前往她的一个朋友家。这个朋友有一箱子的书，大部分都是阿莱斯特·克劳利写的，有些是我从未见过的珍藏本。我把这些书带回家，全部翻阅一遍之后，发现其中一本名为《阿莱斯特·克劳利的魔法日记》（the Magical Diaries of Aleister Crowley）。这本书只有一年的日记：1923年。

我立刻查找8月12日那一页，是这一天发生的费城实验。然而这天和13号的记录不见了，而几乎其他每天都有记录。我读日记时发现，他在这两天可能是病了。其他人则认为，这些记录是被有意删去的。不管怎样，克劳利极少在某一特殊的日子不写他的魔法日记。

附注一点，克劳利还在日记中提到，他在蒙淘克时身上起了一些很奇怪的水泡，至少5年都没好。除了这些，这本书中就没有其他关于蒙淘克的信息了。

我研究这本日记后发现，并没有资料在严格意义上表明，克劳利曾直接参与蒙淘克工程。这只留给我们有一个同步性的怪例。然而，我在另一本书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 蒙淘克镇

从英雄营（camp hero，旧蒙淘克空军基地）东望向7英里之外的蒙淘克大道远景。

蒙淘克的主干道仅有0.25英里长。这个小镇呈散开状，通向四面八方的众多山脉和溪



谷。

在《瑜伽八堂课》（Eight Lectures on Yoga）这本书中，克劳利清楚地表示，自己懂得电磁场的微妙之处及它跟重力的关联。他远远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也超越了我们的时代）的平凡科学家们。还有记录表明，他声称空间是“有限但无边界”的，他觉得可笑的是，爱因斯坦在他公开发表这一观点后的4年，用数学公式将这一观点具体化，居然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克劳利的才识不仅仅是源于他的聪慧。他曾受过神圣几何及很多其他古代炼金术原理方面的训练。对爱因斯坦进行大肆追捧的科学界人士不过是受命于政府，他们跟克劳利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

克劳利超前于每个人。

所有这些信息都不应该被认为是在赞颂阿莱斯特•克劳利。他跟其他人一样生存，一样死亡。如果我们相信他留在身后的这些信息线索，那他是一个有着严重缺点的人。他的学识辉煌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本书中，我试图把此人最好的那些方面传递给大家，是因为这些方面似乎才是最重要的，且与故事相关。

在我们进入下一章阅读普雷斯顿的文字之前，需要注意的是，克劳利在《瑜伽八堂课》中指出的另一件事。他曾给一个听众说，科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因为它在描述整个宇宙时并未考虑到人类的价值。如果人类的价值是现实有机整体的一部分，那么科学总是在描述一个忽略了人类价值的现象这件事，就显得很奇怪了。

这再一次引起我们对在费城实验和蒙淘克工程中遭受到蹂躏的人类因素的思考。人类才是这个宇宙最重要的元素。

### 1

据普雷斯顿讲，超常现象在蒙淘克研究得很多并大量应用，跟纳粹运用他们的神秘机构的方法相似。蒙淘克工程中所用到的人都对神秘事件感兴趣或是对此很有天赋。这其中包括秘书、打字员和通常的俗世工作，来满足运行一个基地的要求。据推测，这些人还有一些额外的机密职责。

### 2

万一有人不知道卡洛斯•艾伦德的话，他是第一个写信告诉莫里斯•K.杰赛普费城实验故事的人。据报道，艾伦德当时在当地的一个牧场工作。他目前在一个养老院里。他自己提出要见阿尔•别立克但还没见面。这是个有趣的进展，因为他躲阿尔躲了几十年了。在《脉冲》一书中，我们将讲述他俩的会面。

### 3

译名，是指东方圣堂武士的命令或东方神庙的指示。它是一种旨在专注保护个人的自由以及他或她在光明、智慧、理解、知识及权利方面取得进步的伟大目标的兄弟会。



## 第二篇

普雷斯顿·B.尼克斯

# 绪论

我调查并探讨蒙淘克故事已逾十载，我并无意说服任何人任何事情，但确实发生了一些我认为公众有权知道的重要事情。你需要自己判断我们所提供信息的相对真实性，及对我们呈现的信息应该作何反映。

在此书的这一章节中，我将讲述在写了《蒙淘克工程》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这将展开一个不仅仅只包括我和邓肯在内的更宏大的蒙淘克剧情。

我对我称之为蒙淘克男孩的这个群体特别在意。如果您想不起来的话，蒙淘克男孩是指那些遭受过精神-性思想控制技术思想灌输的人。以下与他们相关的信息，都是在与那些曾卷入这个工程的各种各样的人进行访谈后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邓肯的解读起了很大作用。在我跟一个据猜测曾对这些男孩进行过思想灌输的人联系时，这个工程的精神学研究才有了重大突破。他在跟我合作后就被捕入狱，为了保护他及他的家人，我将不会透露他的真实姓名。此书中，我将称他为斯坦·坎贝尔（Stan Campbell）。如果没有他的合作，我将很难得到所有以下有关蒙淘克男孩的信息。

首先我将对蒙淘克男孩工程进行一个全面的概述，然后我将讲述我和斯坦的奇怪经历。最后，我将阐述另一个奇怪经历，这个遭遇引导我对电子晶体管的历史及外星人在这里面的作用进行了调查。随着故事的发展，所有信息都强烈表明，蒙淘克工程至今都还在活跃着。

## 9.蒙淘克男孩

回溯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蒙淘克组织开始对改造幼童产生兴趣。据传言，灰色的外星人抓了50个小孩儿并将其运到了蒙淘克。他们将被分成3组进行改造：6~12岁组，13~16岁组，17~22岁组。

第一组的小孩儿，在被处理之后如果存活下来，将会被分成两个亚组。一组会被送到外星人处进行基因实验，而另一组将被改造后投回到社会中。有些会被送回到他们原来的家，而有些则被安插到一个新家中。

对这些较小孩子的计划是将他们同化入社会中。他们将会被培养成正常的社会支柱，去上大学，然后成为律师、医生、政治家及其他。他们是“沉睡者”，一旦秘密政府组织需要他们有所动作时，他们将随时待命。无论对精神心理／催眠术还是文字命令，他们都会有所回应。计划是在混乱的时候唤醒他们，并将他们组成敢死队来对付政府的敌人。对他们的指示，不外乎是去对付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反政府的人，去对反政府组织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破坏。

另外两组，13~16年龄组及17~22年龄组也被用做基因实验及侵入社会对象，但对他们的改造则是为了更直接的效果。同样，在改造中存活下来，就会被分成两个亚组。第一组是一群没有思想的刺客，这些特工可以被设定然后被触发去追杀某一特定的人。第二亚组则被称为“破坏者”，他们是一些魔鬼活动及类似邪教活动的领头人。他们的工作是组织并立刻转变成那些长期沉睡的年轻孩子的对立者。在有些案例中，17~22岁组的少年们被培养成奴隶工。

对这些孩子的改造始于1973年，但也有信息表明，这项工程更早就在布鲁克海文（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实验室里开始进行了。他们寻找蓝眼睛的金发小孩，是因为他们有残留在雅利安民族中的精神基因。这是一个关于地球上不同民族根基的奇怪古老学说，与希特勒及其研究者的兴趣倒是如出一辙。还有一些孩子有着更深色的头发和皮肤，但大部分符合雅利安人的外貌特征。

改造人关注3个特殊年龄：9、13、19岁。这3个年龄都被认为是巅峰年龄。这3个年龄的孩子将被全裸后关进一个房间。他们的生殖器上将被接入一个无线电感应电子设备。然

后一个残忍的改造就开始了，他们将受到如巴甫洛夫狗般的血腥摧残。这些孩子被鞭打到奄奄一息，直到他们精神崩溃，变成没有意识的笨蛋。很多孩子受不了如此的折磨而死掉了。那些活下来的则变得极端且变得易受暗示。

当孩子们濒临崩溃时，改造者们就在房间里放入类似天线装置的杆。我觉得这是一种用于接收辨别恐惧无望心理电波频率的外星人设备。明显有人在记录这些电波频率。他们分析了那些死掉的孩子并移除他们身上的某些器官。这些身体器官很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这些孩子在恐惧到极点而死去时的状态。不明飞行物研究者们说，那些灰色的族群对我们的恐惧情感非常感兴趣。据说他们成功地让我们感到惊骇。在蒙淘克，那些孩子所遭受的一切，很可能就是这些灰人出于他们的目的而设定的，也有可能是他们在暗示蒙淘克那堆无耻之徒，而这些无耻之徒又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做出这些罪恶行为。

### 蒙淘克的神秘小屋

在蒙淘克基地附近有很多如上图所示那种有门的不同的小型建筑。有时候它们里面会发出红光，可能是一个警备系统的一部分。有些人觉得，这些建筑可能是通往地下的入口，但我们并不十分确定。这些建筑是个谜。



这些孩子一旦崩溃就会被送到一个改造者那里，而改造者将按照那些负责人希望的改造方式，来重建这些孩子的思想。他们的整个潜意识将被彻底重建。他们的思想都是出于特定目的而被改造的。之后他们就被放入到社会中。

## 10.斯坦·坎贝尔，中情局申请人

1991年我应邀出席一个在纽约市区举行的座谈会。我是受伊莱恩·唐纳德（Elaine Donald）之邀前来的，她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是她主持那晚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她问我是否可以送她的一个叫斯坦·坎贝尔（Stan Campbell）（化名）的学生回家。基于我现在所知道的一切，当初的会面可能就是事先计划好的。

斯坦在会议期间很安静，会后却想讨论那些事情。我告诉他说，咱们可以在回家的路上讨论。在路上，他放松地向我描述自己怎样被绑架，自己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及因此而遭遇的法律刁难。他被指控挪用公款却不记得自己这样做过。尽管他注销了开户行账户并从某处得到了很多钱，但他并不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他谈了自己所有的生活问题。在我们到达他家前，他说他愿意与我合作。他下车时，我答应他将来某一天会跟他见面。

我开始与斯坦一起工作时，发现他非常合作。实际上，他的合作很可疑。我发现他的脑袋基本上就是一锅粥。他想都不想就会去做别人让他做的事情。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有人曾严重地虐待过他。我听说过各种关于他进入到不同不明飞行物组织的故事。他还告诉我说，他曾见到过一个精神病医师在一个实施起来很像审讯的交心心理治疗小组，有着残酷的经历。

我不相信他讲述的绝大部分故事。他是个患了妄想症的人，意志力薄弱，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志。我很难跟他沟通，所以我建议采用一些威廉·瑞克（Wilhelm Reich）法（这些方法能够让一个人进入到比一般的催眠术所能达到的更深的潜意识状态，曾被用于蒙淘克工程以及其他一些秘密的思想控制操作中）。他说可以。很快我就发现，他应对这些方法的时候就像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似的。为了让他能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我基本上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让他达到了那种状态。这很显然地告诉我，别人曾在自己身上运用过这些技术。尽管他说他记不得什么了，但我确信，他受过威廉·瑞克法的训练。

随着工作的进展，斯坦开始提到一些被绑架到不明飞行物里的经历。简单地说，很明显，他曾被各种各样的外星人组织绑架。他还回忆起曾被人类（据推测是政府人员）绑架到不明飞行物里去。

最后，斯坦开始记起与中央情报局有关的活动。20世纪80年代早期，某天的凌晨3点，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要求他申请去中央情报局工作。他被告知去某个地方并填写申请表，后来被告知去纽约理工学院做一个测试。之后，有人跟他联系并告诉他，说他考得极好，然后他就被要求用假名登记入住一个特别的酒店（我想起它是纽约人酒店），那儿专门有个房间是为他准备的。他报了假名，拿到钥匙进入房间等待。斯坦说那个房间很可疑，因为它通向一个配电房，配电房旁边的那面墙上有一个镜子。他很确信镜子后面有摄像机和监视设备。过了一会儿，电话响起来，一位女士在电话那端对他进行了一场心理测试。

他回到家，后来又有人跟他联系，说他在上次的测试中表现很好，现在需要进行最后一项测试。这一次他去了弗吉尼亚州一个我记得叫做克拉伯维尔角（Crabwell Corners）的小镇。在那儿，他入住了假日酒店。他确信那酒店不对外开放，因为它总是挂出“房间已满”的标识，但里面却从没有人出入。每个房间都配备了车钥匙及其他一些东西。他们要求斯坦用另一假名去2楼的某个房间等待。一群人进来对他进行了更多的测试。测试期间，他一会儿被要求到这个房间，一会儿又被要求到另一个房间。整个经历都很奇怪，但他却连一半都回忆不起来了。

至少这些测试是很奇怪的。他记得醒来时会发现自己全裸，背部向上，身体的很多部分疼痛不已。他有3天肛门都很痛。他就只记得这些。最后，终于有人告诉他说测试完成了，他可以回家等候进一步指示。

两三周之后，斯坦等得不耐烦了，就拨打了他们给他的一个号码。他被告知，那时还不需要他，但组织会将所有事情记录在案。

以上所有信息都是他在清醒状态下的回忆。他的妻子也曾暗示说，他曾参与到一个申请入职CIA的活动中，但我不确信这一切是不是个闹剧，而她同他一起参与了演出。

在我看来，这一切唯一的证明，是他在瑞克法状态下回忆起的東西。在某种恍惚状态中，除非你接受过很久的严格训练，否则你是不可能撒谎的。我所指的这些状态比一般的催眠状态更深入，处于这种状态下就像吃了“吐真剂”（硫喷妥钠或者类似的麻醉药）一样。

处于这种恍惚状态时，斯坦回到他在纽约理工学院申请CIA时的情形中去了。他回忆说，那里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那次行程中在所住的酒店里也没什么怪事发生。但当他在弗吉尼亚州的酒店时，他回忆起了当时的一个意外。有两个人在早上10点钟来到他的房间，要求他脱掉衣服，让他躺下并用地毯将他裹了起来。接着他们把他放进一个加长豪华小汽车的后备箱中驶向一片树林，在那儿，他们揭去了他身上的地毯，让他坐在车子的后座上。那两个人再开车把他带到了一个旧城堡中。入口处有个男人站在很大的门厅中央为他们进行了登记。他们走过去按下了墙上的一个按钮。电梯门打开了，斯坦被推了进去。在往下估计两三层之后，电梯门在一个20英尺见方的房间门口打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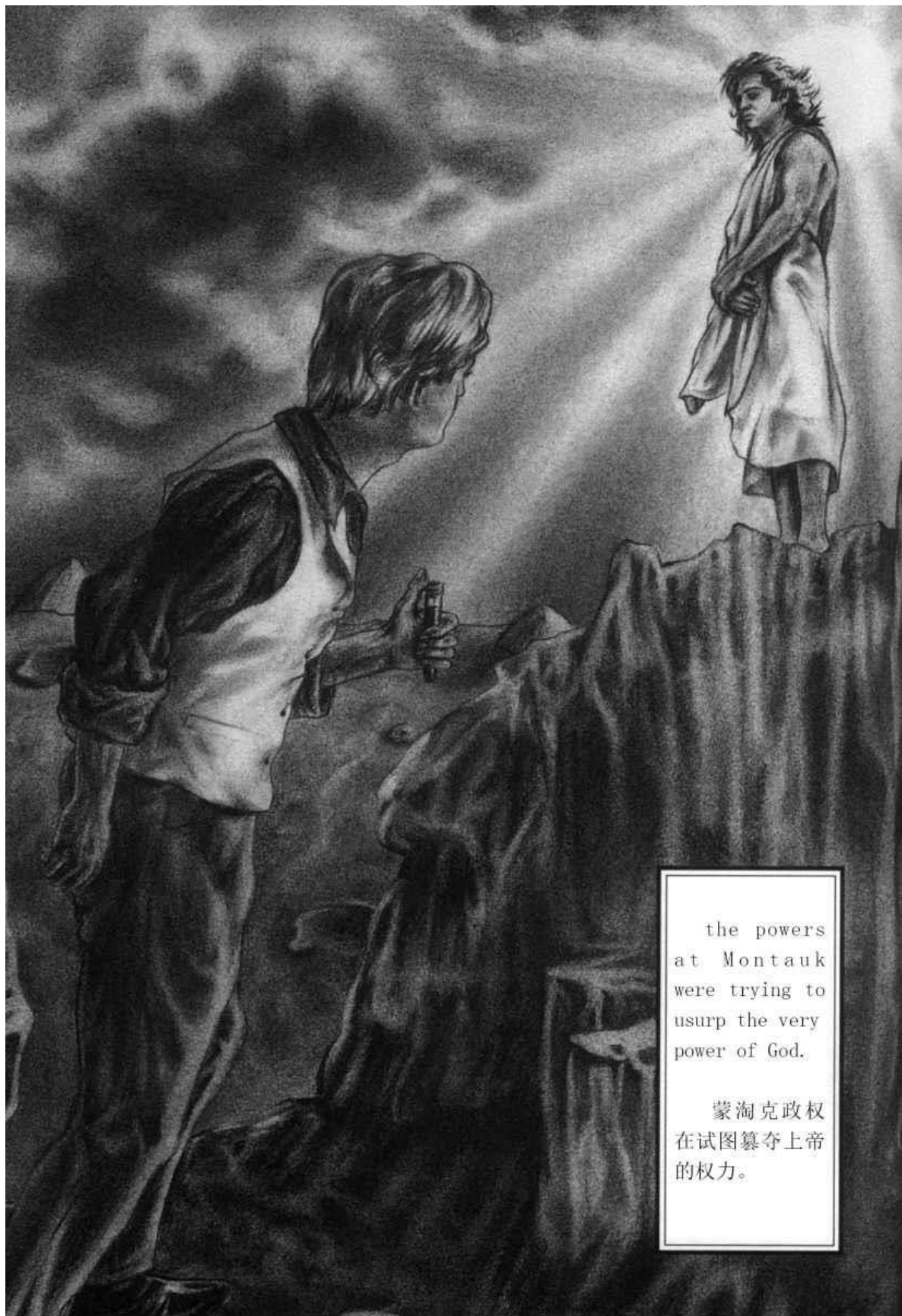
房子的中央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泡沫垫。垫子表面被掏空成一个人型。那儿其实是两张垫子，这样的话人就可以仰面躺着或者趴在上面。他们要求斯坦仰面躺下。然后一个设备就压下来将某种东西插入了他的肚脐中。因为没有使用麻药，他疼得都要死过去了。

从这儿开始，他回忆起了令人惊骇的“治疗”。他记起了各种不同的项目。其中一个就是去一个大型公司，在那儿，他会立刻被聘为财务专员。那家公司在等待他的到来。在那儿，他误把公司投资在外的基金引入了MALTA工程，而MALTA代表“蒙淘克阿尔萨斯-洛林时间档案”（Montauk Alsace-Lorraine Time Archives）。他为在阿尔萨斯-洛林山脉中进行的欧洲蒙淘克工程转移资金。

在斯坦离开之前，另一个控制台打开了，里面是一个灰色的外星人，他闪躲着仿佛不想被人看见，也可能他想被人看到。没人能确认这一点。不管到底是什么，有人决定，他们得在下午4点之前把他弄回他在假日酒店的房间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很显然，当时发生了其他事情。

就在这里，斯坦的回忆中断了。由于太令人伤心，他已无法继续回忆。





the powers  
at Montauk  
were trying to  
usurp the very  
power of God.

蒙淘克政权  
在试图篡夺上帝  
的权力。



## 11. 魔鬼之篇章

斯坦告诉我说他参与了蒙淘克工程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事实上，我已经猜测到他在基地待过一段时间。在不同场合，他都报告说自己醒来看到一个男人的脸印在窗户上，那张脸盯着他并嘲笑他，这让他很难过。当他见到邓肯时，他认出那张脸是邓肯的样子，邓肯的出现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噩梦直接走进了现实生活中。我们总结出斯坦在蒙淘克的时候肯定是个实验对象，他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从心理上把折磨他的那张脸想像成了一个人（邓肯）。很快我就发现，斯坦和邓肯之间的心理关联比我想像的还要深很多。

最后，我们向邓肯求助，让他解读他所掌握的信息源（这是指玄学意义上的信息源），看斯坦能否过来见他。邓肯解读说，斯坦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安全威胁。但首先，我们要求斯坦先控制住他自己，因为很明显，他还受着外星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实际上，他被很多不同的外星人控制着。我们很快就控制住了斯坦，他能够直接联系到外星人了。他能够通过真正的信号传输与外星人星体取得联系并直接对话。邓肯和一个叫彼得（不是彼得·穆恩）的朋友证实了有东西在通过斯坦传话，而不是他自己在说话。我们最终让他能够控制自己了，他能够决定让谁和什么东西进入到他的体内。在这种状态下，邓肯的信息源表明，斯坦能够进入到时空实验室里去了。

在斯坦第一次接近时空实验室的时候，出现了情绪上的问题。他崩溃地哭喊着，想起了他跟蒙淘克男孩们一起遭遇的一切。他说他最初在1973年被外星人挑中带到蒙淘克，并经历了早期的蒙淘克男孩项目。

蒙淘克的项目主管发现，实验和邓肯之间有着某种精神共鸣，但他被调离项目成为了一个联络员。他成为负责驯化并分解那些孩子的主管之一。这段记忆的恢复，解释了为什么有时他会有对自己的孩子粗暴管理的冲动。他是在演绎自己在蒙淘克的生活。平常状态下，邓肯是我们都很想结识的那种温和礼貌的人。但他说他的孩子有时会把他逼到一个点上，那时他就像成了一位司令官。他被自己的这种意识吓得发抖，他想做一个心理测试看自己的猜测是否真实。我们通过各种方法从很多不同方面帮他完成了这个测试。他一直都做出相同的反映，这表明他恰好就会这样反映或者是他通过训练学会了这种反映方式。

斯坦在恍惚状态下描述的事情跟其他蒙淘克男孩描述的是一致的。他提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潮湿地下室的五边形房间。他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用细铁丝网重重围起的笼子（至今

都还可以在蒙淘克看到这种笼子，在我拍摄的录像《蒙淘克之旅》中有记录）。他还提到了那些放在桌子上等待被改造，或在改造后等待被送回的已不省人事的孩子们，还说那些被送回来的人体的胸和肚子中央都布满了大洞。邓肯之前也说过此类事情，不过当时斯坦并不在场。现在斯坦提供的信息跟邓肯的一致，毫无疑问，他们认识对方。因而，我们挖掘得也越来越深入了。

或许我见证过的最具戏剧性、最耸人听闻的回忆，还是斯坦说自己曾到火星上去把某样东西交给了一个穿长袍的人。在他发现自己被绑在蒙淘克的桌子上接受改造之前，有人让他轻悄悄地回去。他发现自己正坐在一个带头盔的电击设备的椅子上。斯坦回忆说，自己戴上头盔后，就产生了他此刻正在高温的电击反映状态下。接下来，他看到桌子上方出现了一个矩形开口，而那些人就是在那里面对蒙淘克男孩进行改造的。他被吸到那个矩形开口里去，发现自己正穿着耶稣时代早期犹太人的长袍。

后来斯坦就明白自己到了耶稣时代。而据他回忆，他的使命就是向耶稣要一份血液样本。他找到了耶稣，结果耶稣说他知道斯坦是在执行蒙淘克组织下达给他的任务，并自愿给他一份自己的血液样本。

用蒙淘克时间来看，这整个经历差不多持续了10个小时，但斯坦却觉得自己在耶稣时代待了差不多两个月。

这一切都不太明确。我只是记录了斯坦的回忆，呈现给大家的也是原始信息。我将会给出自己的结论，同样也邀请读者们做出自己的判断。

接着斯坦就返回到火星地下，跳进一个涡流回到蒙淘克。在那儿，那些人告诉他说，他们想要这血液是因为它可以跟邓肯的血液混合，这样邓肯就能获得和都灵圣体裹尸布上面相同的DNA血液码。而这就完全可以佐证（荒谬之极）邓肯是耶稣二世了。不管这件事的具体细节到底是不是如他所述，但这个故事的这一方面看起来都是真的，因为邓肯（指他现在的人，生于1951年）所受的教育，就是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个反基督者。

斯坦和邓肯都有很多完全独立的相似回忆，这表明了我上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某种层面上讲是真实的。然而这一切最讽刺的部分，还是他为蒙淘克工程的失败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在第一本书中，我只讲述了当时所知的一切。有人在邓肯身上做了手脚，释放了Junior（野兽），吓得人们终止了整个工程。

根据我们能够整合的信息，邓肯被训练成了一个反基督者。他还记得那些训练，一旦提及这个话题，他就浑身不舒服，甚至还会引发更强烈的反映。这些信息都不是第一次被提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地球上有12个主要的神秘流派。这些神秘团体各自都有自己的行事日程，每一个都与培育反基督者相关。这是个阴谋密布、极其复杂的话题。在这儿，我将不会讨论它，但后面的章节会有所涉及。

或许前面的故事对你来说，是跟在我看来一样的怪异与不同寻常。如果你因此而苦恼不已，那么请重读一次第一章，试着在神话背景下理解它。我记录下来是因为它是在我正常的研究过程中浮现出来的。我没有捏造它，我也相信它不是斯坦捏造的。它跟邓肯的信息源也是相符的。重要的一点是它表明了基督意识占据上风，并将我们从可能遭受的蒙淘克工程中解救了出来。人类能够从毁灭中被拯救出来，宇宙间存在着一种我们可以与之并肩作战的更高力量在发挥着作用。

同时，斯坦面临着严重的现实麻烦需要去处理。

## 12.斯坦入狱

在发现围绕邓肯和火星发生的一系列奇异事件后，我继续与斯坦合作调查。突然间，他的法律问题就升级了。他被控挪用长岛一家大型的名叫查尔斯食品公司（Charles Food Company）（化名）的公用资金。作为这家公司的审计员，他是一名重要的财务官员，有能力转移大笔资金。奇怪的氛围环绕着他的整个法律案件。在讲述他的法律问题之前，我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些奇怪的事情。其中一些信息是阿尔•别立克提供的。

查尔斯食品公司与蒙淘克的关系甚密。他们还与一群暴徒紧密关联。有人认为，查尔斯食品公司是秘密政府机构用来解决所有问题的幕前代理。据说，查尔斯食品公司的卡车曾在长岛到处闲转，为蒙淘克工程的改造计划挑选劫掠小孩。

1983年蒙淘克组织解体时，有很多受到改造的小孩需要人照顾。尽管我们确信，有些孩子被遗弃了，但他们并未全部都被遗弃。一个金融信托基金被建立起来抚养这些孩子，但最后钱用光了。很显然，中央情报局选定了斯坦来处理这个问题。如之前讨论的，他被训导，然后在大约1985年被派到查尔斯食品公司。在那儿，他受命接管了审计员的工作，继续执行已经安排好的暗中财务转移。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抽取查尔斯食品公司的注册资金到德国，以保证MALTA（凤凰或蒙淘克工程的延续项目）项目的进行。

斯坦被要求为那些孩子设立一个新的信托基金。资金由查尔斯公司转入他的账户，并由他来设立那个基金。这是他的一个致命错误，因为他这样做之后，一旦出现任何问题，他就是最易被攻击和责罚的人。他的上级们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出乎意料的是，斯坦拒绝执行他接到的命令，这变得很难对付。

阿尔•别立克记得，他听说过斯坦因不设立那个基金而在一次集会中被人按在煤堆上暴打一顿。钱就在他的私人账户里。他们还特别告诉他说，最初派他到查尔斯食品公司就是为了让设立那个基金，那是他的任务。尽管他们承诺给他所有转移资金百分之一的手续费，他仍固执地不肯执行命令。最后，他的上司受够了，在1988年指控他侵占基金。斯坦接受了他律师的建议——

承认犯了银行欺诈罪。这个辩护使他免遭挪用40万美元基金的刑罚。

事情来了个急转弯，政府推迟了宣判，因为斯坦同意在一件指控查尔斯家族在所得税欺诈的案件中合作。是政府出于自己的原因要惩治查尔斯家族。斯坦的抗辩期望表明，他没有犯挪用公款罪而只是受了查尔斯家族之命。据说转移出公司的钱有几百万美金。斯坦账户里的40万其实是他应得的那部分。这就意味着侵吞的资金总额可能达到了4000万美元。

在此期间，斯坦说他收到很多恐吓电话，还有人朝他的车道上扔燃烧弹。我记得我母亲在报纸上看到，斯坦住的镇上有家房子被人扔了一个或是两个燃烧弹。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情。查尔斯家族威胁他，让他不要出庭作证。

同时，政府也抓狂了，一再拖延这个案子。他在几个月前就接到通知，说他的审判将在这天或那天进行。在宣判就要进行的一天或两天前，斯坦的律师又会打来电话，说宣判推迟到几个月后。就在他开始记起自己参与蒙淘克工程的事情时，他接到一个电话，说他将在周五接受宣判。这是极不正常的，因为之前他总会在提前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接到通知。现在他被吓坏了。

斯坦会见了他的律师，声称有黑色直升机在那栋楼上盘旋。他的律师真够险恶，又告诉他说宣判要推后几天。这时我开始打威胁电话（我知道将被录音）说，如果斯坦被捕的话，我将尽我所能去证明蒙淘克工程的存在，并公开我参与的摩里奇湾(Moriches Bay)不明飞行物坠毁事件（我在布隆迪机场〔BJM〕工作时用恰当频率阻塞不明飞行物动力系统,从而协助“射落”它——这又完全是另一个故事）。在这之后，斯坦到他律师的办公室，被告知宣判将在两周后进行。这个律师突然变得很温和，表现得很友好。

接下来斯坦就被拉到法庭上，他的律师很好地解释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检察官没能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即让斯坦上钩协助指证查尔斯家族偷漏税的案件）。此外，政府还说没有什么好进一步追究的了。斯坦的律师请求减轻判刑，因为自法律程序开始已经过去两年了。

法官很有同情心，他个人同意这件案子完全处理不当，不幸的是，他对此也无能为力。他说他还是必须遵循法律规则及指示来判案。然后他问检察官是否同意减轻惩罚，判斯坦缓刑，那个检察官说没有任何理由判他缓刑。然后法官就暗示说自己也别无选择，如果他判了缓刑，他上级的法院将会剥夺他的审判权，那他自己的麻烦就大了。结果他按照条

例，考虑了这个案件的方方面面之后，判了斯坦30个月的监禁，11个月之后可以假释出狱。斯坦有30天的时间处理自己的事务。

我曾试图通过电话威胁来让斯坦免受牢狱之灾。从他律师的反映来看，威胁似乎有一定分量，但显然并未产生我所期望的效果。现在的策略是淡化事情，也许起诉方会推迟判决。我们觉得这个计划或许有效，因为他的审判推迟了那么多次。斯坦的宣判和入狱其实相隔了差不多3个月。联邦执行官不断地告诉他说找不到地方关押他。后来，我听说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康涅狄格州丹伯里联邦监狱的一个家伙告诉我说，有人提议把斯坦关在他们那儿，但因为他身上有太多争议，他们不想让他去。关押就随着后推了。

我们的另一策略就是防止有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洗脑。就在此时，约翰·福特（John Ford）被卷了进来。约翰是长岛不明飞行物爱好者网站（THE LONG ISLAND UFO NETWORK）的站长，为申特摩里奇（center MORICHES）不明飞行物坠毁事件调查提供过帮助。约翰帮斯坦安排了杰拉尔多·里维拉（Geraldo Rivera）的《现在你可以讲了》节目的采访，还安排将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这样，政府就不敢在斯坦身上耍花招了。

与此同时，约翰非常天真地将斯坦介绍给了一个名为玛丽·斯诺德格拉斯（Mary Snodgrass）（化名）的女人。她曾被绑架，后来转向心理学方向，与被绑架者一起工作，她享有很高的声誉。约翰还知道她有很好的关系网，但并不确切地清楚这些关系到底是什么。

玛丽很清楚斯坦的全部弱点，就如同她面前放着斯坦的全部档案一样。她逐渐控制了斯坦并完全改变了他，让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首先，她说服他拒绝公开这件事。然后，她又让他相信，他记得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但全都是自己的想像。按照她的这个说法，斯坦实际上哪儿都没去过。玛丽还坚持一个理论，就是不存在肉体上的诱拐，只有精神上的绑架。她为他的牢狱之日做好了准备，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给她打电话。玛丽渐渐成了他的“经理人”，跟斯坦之间的谈话比他妻子还多。

最后，斯坦·坎贝尔被判到肯塔基州的阿什兰联邦监狱服刑。



## 13.斯坦被禁声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除了发生在彼得·穆恩身上的怪事外，这件事情的有些信息在这本书中都还未弄清楚。彼得从未见过斯坦，他质疑斯坦是否真的跟蒙淘克有关。他觉得那个耶稣的故事很有趣，不管在现实意义上是否真实，它都有很高的戏剧和神话价值。结果斯坦的故事比他预期的还要深入。

1992年的秋天，阿尔·别立克打电话告诉彼得·穆恩说，自己很快就要来长岛了。他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可以发表讲话的机会，即使时间很短也没关系。彼得说没有足够的时间，但他可以打几个电话问问看。他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把斯坦·坎贝尔介绍给我的那个精神病医师伊莱恩·唐纳德。他不认识她，但有她的商务名片且知道她是组织座谈会的。她告诉彼得，说她最近有很多关于不明飞行物主题的活动，阿尔正在做的项目她不想干。她问了一些关于《蒙淘克工程》的问题，想知道他是否认识斯坦·坎贝尔。彼得说他不认识。她说斯坦是她的好朋友，希望彼得能到纽约来见他，因为她有一些想告诉他的事情不便在电话里讲。

彼得拜访了她，他们大致了解了对方。接着，她想知道他对斯坦有什么了解。彼得主要跟她讲了耶稣的故事，因为他不了解斯坦挪用公款的具体细节。伊莱恩说斯坦讲的所有事情都是受了百忧解的影响，而且斯坦不想跟蒙淘克有任何关系。首先她坚持不让我们在这本书里写斯坦的真名。彼得很乐意地答应了，但她又得寸进尺地提出要求，说斯坦讲的所有信息都不能用在这本书里，那都是纯粹的幻觉或错觉。她在试图说服彼得什么。

接着，伊莱恩就说彼得应该给狱中的斯坦打电话。斯坦会告诉他，关于蒙淘克的信息都是他自己编造的或是错觉，至少跟斯坦有关的部分是这样的。彼得解释说他不认识斯坦，所以无法知道电话那头的人到底是不是斯坦，而且他也没兴趣跟斯坦交谈，因为那样什么也证明不了。

然后伊莱恩就坚持让彼得打电话给那个曾与斯坦一起工作的理疗师玛丽·斯诺德格拉斯。可以想像，彼得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这些人费尽周折让他相信斯坦是个受到百忧解影响的不幸灵魂，并被普雷斯頓一手掌控。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彼得向玛丽指出斯坦可能在监狱里被洗脑了之时沉没了。玛丽说监狱的看守向她保证过，斯坦没有被洗脑。那就是她的证据，彼得觉得很可笑。他评论说，那是个很好的证据，因为“监狱看

守有着无可指责的声誉，从不轻易撒谎”。她对此表示同意并继续她的谈话，但她没领会到这完全是个讽刺，她在彼得眼里已经毫无可信度了。

结束跟玛丽的通话后，彼得向伊莱恩解释说，他们谈得越多，挖掘得就越深。他甚至还告诫他们，鉴于他们一直在说服他，我有可能站出来证明这一切的确发生过。接着伊莱恩就说了一些很不合逻辑的推论。她说斯坦会说8国语言，在他去以色列的途中，中央情报局认错了人才没收了他的公文包。彼得从未听说过中情局或者是去以色列的行程，在听说斯坦会说8国语言时更感到惊奇。彼得想到，有可能她被改造过或者是受命捏造斯坦奉中情局之命去以色列的故事。我们没人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过那暗示了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进行。

彼得回家当晚就打电话给我。他坚持拜访我，并在第二天拜访阿尔·别立克。他想知道发生在斯坦身上的所有事情。他现在相信发生过某种非同一般的事情。他将我们的对话录了音，你现在读的就是通过那次谈话内容整理的。

他因为担心斯坦和他的家人，就给狱中的斯坦写信问他是否坚持他之前提供的信息，是否愿意在本书中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不到一个月，他就收到了一封很奇怪的回信。信中，斯坦措辞谨慎地否认了他之前提供给我的信息。而且他还认为我可笑并且不愿再以任何方式协助这本书的写作。令人好奇的是，他暗示说，他已经了解了所谓的蒙淘克工程背后的真相，还说总有一天他会披露这个真相。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很想知道他到底了解到了什么，又是谁告诉他的。

其他一些精神病医师也读了斯坦的信。没有人否认斯坦确实被洗脑了，也没人关注这一点。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斯坦是个心理很不正常的人，有着与工程相关的罪恶感。

彼得之后又与玛丽·斯诺德格拉斯通话并发现斯坦在狱中表现很好。他教导其他狱友并担当着领导的角色。很讽刺的是，斯坦说自己在蒙淘克时担任的督导工作与他现在描述的是相同的。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斯坦并未在允许的最早假释期被放出来。不管怎么说，他从未被视为一个暴力犯罪分子。我相信他现在听从了教导，或者被改造得很厉害。他不想再像过去那样置自己或家人于危险的境地了。看他出狱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就在我们要放弃他的时候，没有任何提示，他就发誓说他会坚持他所说的经历。

几乎斯坦一出狱，另一件怪事就浮出了水面。

## 14. 外星人条约

1992年，我有了一项很有意思的发现，这帮助我理解了电子晶体管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在“科学史”教材上找不到的故事。

首先，我将解释关于政府和各个不同外星人族群间的条约传说。之所以说是传说，是因为没有可以展示给大家的副本。我都不是很确信，这些条约是不是真的存在。我只是告诉你，我从无数个谈话中听到的事情。我提及这个的唯一原因，是这些传奇能够帮助大家理解在电子晶体管的发展历程中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据猜测，外星人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第一个条约签订于1913年。除了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外，我没任何其他信息。

第二个条约签订于1945年到1947年之间。据推测，这是一个类似于外星人技术交换的条约。有传言说，签订这个条约的外星人自称是“K族”。

K族对投放原子弹一事感到非常震惊，希望这个世界解除核武器。他们显然对人类可能做的事情感到害怕。条约规定，美国政府以放弃使用核武器来换取其他技术。当然，人类并未一直遵守条约规定，K族最终遗弃了我们。

第三个条约是在褐灰色外星人（regelian aliens）来到地球时与政府联系签订的。这些灰人说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同时也希望我们帮助他们。他们需要某种技术。根据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条约是在1951年到1954年之间签订的。我们现在就受这个条约的制约，尽管那些灰人一次又一次违背了条约的规定。

根据第132页名为“表面势垒晶体管”（The Surface Barrier Transistor）的档案判断，我认为与外星人的接触是发生在1946年。请注意它在1946年使用了“晶体管”一词。后来它们被称为半导体三极真空管。最后，在1948年，这些装置就成了人们所称的晶体管。我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现晶体管的。

## 15.晶体管背后的传说

晶体管的历史从E.T.公司开始。这是一家完全合法有效的公司，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

我认识一位1960年到1961年期间在E.T.公司实验室工作的先生。我称他为克拉克（Klark），也就是我在《蒙淘克工程：时间实验》中提到的那位克拉克先生。他认识一个叫莱因哈特博士的人，此人曾向我声称，自己就是蒙淘克工程的技术主管约翰·冯·纽曼先生。我还怀疑，克拉克在以专业情报员的身份监视莱因哈特。

我90%地相信克拉克告诉我的事情，因为有时他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我知道别人也是这样评价我。这只是那些正在研究或曾研究过神秘工程的人都会碰到的专业风险。克拉克曾告诉过我一件有关E.T.公司的趣事。他说他曾在一个叫赫尔曼·阿纳珀利（Herman Anapoly）的人指导下工作，此人还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院（RCA Institute）（现在改名为科技职业学院）的指导老师。阿纳珀利曾对着圣经发誓，说菲尔科实验室在1952年或1953年从海军那里获得了一份政府合同，并在菲尔科实验室的后面设立了一个特别区域。那个区域属高度机密，曾有人看到身着黑色风衣的瘦高男人进入到那个机密区域里。他们还戴着奇怪的帽子，帽檐遮住了整张脸，除了两只眼睛露出来以外，其他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了。阿纳珀利对克拉克发誓说那些人脱掉风衣，摘下帽子的话，实际上就是五足灰人。这些外星人教里面的人制造一个晶体管放大器，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表面势垒晶体管。

为了证实克拉克所说的，我打电话到科技职业学院，发现那里确实有个叫赫尔曼·阿纳珀利的人。他教授晶体管，曾一度在E.T.公司全职工作。他最后退休，开始教书并在E.T.公司兼职。至此，克拉克的故事连起来了，但这并不能证明外星人的参与。我们需要有保留地相信这件事，但我还是将它在我的记忆中备下了案。几年之后，当事情有了新发展时，它有了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16.表面势垒晶体管

1984年，我进行了现在著名的蒙淘克极地远行，拆解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并一片片地运了出来。在我分解设备时，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将近300个固体晶体管连接在发射机上。这非常令人惊奇，因为固态技术（就是晶体管）与我所熟悉的深奥技术并不能很好地兼容（如果你很有技术头脑的话，就会明白我所说的固态技术不能与潜在太空技术中的线性放大器很好地兼容。根据我所知道的，我没想到任何固态设备会出现在发射器的模拟道上）。我了解的是，真空管更常用在与实践和空间相关的设备上。直到今天，我都还无法完全理解他们放在那儿的整套设备。

我拔出了所有小的晶体管感应板带回了家。在实验室里，我小心地移去所有的装置，将它们从底座上拔出来用放大镜观察。我记下了晶体管上的编号，并在我的晶体管手册里查阅那些编号，手册里说这是“SB型”晶体管，而“SB”则表示“表面势垒”。表面势垒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我从事电子行业这么长时间，从未听说过它。我只找到一份关于表面势垒的文件，结果有50页那么长。它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新产品。

我下一步将要试着去找出一个表面势垒晶体管。我试着去找，但没成功。最后，我发现了这个装置背后的真相。1992年时，我接到一位欧教授（化名）的电话。他是一个出色的自然疗法医生，在利用臭氧治疗艾滋病方面是个专家。他很意外地出席了长岛精神病学会议，向我们讲述了关于艾滋病及医疗行业的所有阴谋。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个完整的话题，但不是本书讨论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欧教授邀请我去拜访他的一位名叫乔伊·皮通（Joe Pitone）（化名）的朋友。乔伊是猎户星多样技术公司(Orion Diversified Technologies)的高级主管，对我非常友好。欧教授认为，我跟乔伊认识是有好处的，说不定我们能互相帮助。

接着他们就带我参观了工厂，我看到了一大堆晶体管、二极管及其他电子部件。我见到了数以百万计的表面势垒晶体管！我告诉乔伊说，我对这些表面势垒晶体管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涉及神秘技术，对我的研究非常有用。他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安排。我拿了一个样件回家，放到了我的检测仪上。按照手册上所说，这些就是表面势垒晶体管。

就在我进行检测的时候，邓肯走进了实验室，翻开了我从乔伊那儿得到的产品目录首页，上面写着E.T.公司。他以为我策划了某种笑话，因为E.T.代表外星球。我告诉他说不是

这样的，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公司的名字。我突然间想起我朋友克拉克曾在这家公司工作过。我立刻给他打了电话。

“是的，那就是我工作过的公司的名字。”克拉克说道。

同时，克拉克也告诉了我更多表面势垒晶体管文件上没有的信息。很显然，他还知道更多内幕。这恰好证明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确实在这家公司工作过。显然，他曾在实验室分析并测试过它们。

克拉克还告诉了我一些那个时期的事情。他说那时候关于公司的名字有个笑话，说它代表的是外星球。我提示了他赫尔曼·阿纳珀利讲过的故事，说是外星人曾研究过这些晶体管。克拉克发誓说，阿纳珀利确实说过这事。

我请邓肯对晶体管做了解读，他说这些晶体管是打开时间之门的钥匙，并且里面有自由能量，有时候也被称为超光速粒子。

除了邓肯之外，我还打电话给凤凰城的阿尔·别立克，请他做一个关于晶体管的解读。我没告诉他之前任何的解读信息。我对此保密是因为我不想在能够控制这些设备之前透露任何信息，我怕会有竞争者抢先把它们买光了。

阿尔暗示，这些晶体管跟外星人技术交换直接相关。他说外星人的原始设备装在一个直径半英寸的塑料盒里，8条导线从里面被牵出来，它是由6个表面势垒晶体管组合在一个小包里构成的。他的解读清楚地表明，外星人会来找我们，是因为他们的飞船上面的这些东西出现了问题。在表面势垒晶体管驱动下，粉末晶体才能够飘浮起来。现在，这一切开始说得通了。太空飞船需要自由能量且必须能掌控重力波。如果想要达到这些要求，你必须找到一个进入时空的入口。这就是为什么要用表面势垒晶体管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之前我一直把乔伊·皮通的名字给念错了。在跟克拉克谈话时，他纠正了我的发音。这让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克拉克曾就职于E.T.公司，并且他还认识乔伊·皮通。克拉克请求我不要向乔伊提起他。

我后来又去找乔伊·皮通并告诉他说，我有个朋友曾在E.T.公司工作了挺长一段时间，还跟他讲了“E.T.”是外星球首字母缩写的故事。我问他这是不是真的，他惊讶得瞠目结舌。

。他瞪大眼睛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时我就知道我刺中了他的某根神经。最后他承认说这个流言曾广泛传播，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两个小时之后我又去问他：“哎呀，乔伊，你就告诉我吧，外星人参与到E.T.公司是不是真的？”

他答道：“是的，是真的，普雷斯顿。”

1702 IRE公司项目 12月

表面势垒晶体管

此文件共计5页，由菲尔科研究中心技术人员编制

第一部分——表面势垒晶体管的原理

W.E.布拉德利，IRE 职员

摘要：这份文件由5部分组成，描述了一种新型半导体传感器——表面势垒晶体管的原理，制造、电路应用及理论基础。这种设备由精密的电化学蚀刻及电镀技术制造而成，能够在超过60兆周（mc）的频率下，呈现晶体管至今为止仍然只有低频率下才能够拥有的低压、低能耗及低噪音的特性。

第一部分描述了由新型晶体管产生的新发现：一种利用宽域金属电极与一种负型锗单晶体紧密接触而作用的新型空穴注射法。本部分讨论了孔洞发射、传导及聚集机制，也解释了将锗部件的厚度精确到几微米对晶体管性能的影响。

第二部分介绍了典型的制造方法。通过将两个金属盐溶液喷射口对准其表面而组成的两个电极形成的电路去除锗而蚀刻出一片锗空白区域。除了蚀刻掉材料和处理掉反应产物外，流动的电解质溶液还能起到冷却工件的作用。电解反应持续进行，直到锗的厚度缩减到几微米，允许的公差是正负5%的剩余锗厚度。接着电极突然反转，停止蚀刻反应并即刻引发金属电极在金属盐溶液中对刚刚清洗过的锗表面进行电镀。



第三部分介绍了这种表面势垒晶体管的电路参数及其特有的放大器的表现：这是一种频带宽度为9微米的视频补偿放大器，还有着每一频带为45微米的增益频带宽积及一个中心在30微米的、拥有15db插入频段的中立通频带。它能够在不到0.1微秒的时间内，在特定的转换电路中转换时空。

第四部分定量地描述设备扩展的高频率功能的几何概念，即半导体上的一个平薄部分在发射器和集电极之间的作用。

第五部分介绍了表面势垒晶体管、空穴注射及空穴电流改进的基本内部行为的理论，并记录了这个理论的定量预测的验证试验。

## 前言

在菲尔科公司实验室研究院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新型晶体管——面势垒晶体管。这个设备与以往发现的晶体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只含有一个锗部件，而此前的晶体管至少含有两个锗部件。例如，合金结晶体管分为P-N-P或N-P-N型，而触点式晶体管则在触点附近有一片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改良锗区域。这种新型表面势垒晶体管则是一种N型晶体管。

“表面势垒晶体管”一词缘于发射和收集有用电流的界面，使之位于一套石英质电极的表面。开发出这种在石英石表面的活跃界面，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模式来操控晶体中的电荷载子，这让使用相对较大范围的金属电极成为可能。

事实上，电极在晶体成形后装入到晶体表面，使得对晶体的几何控制达到前所未有，以及在以前的工艺中闻所未闻的精确度。例如，按照天利和威廉描述的电化学法，已经能够将N型锗某些部分的厚度精确控制在几个微米范围内。



电子晶体管公司



猎户星多样技术公司

樱桃街6号 • [REDACTED], L.I., 纽约 117 [REDACTED]  
电话 (516) [REDACTED] • 传真 (516) [REDACTED]

信头

此页最上方的是E.T.公司的信头。美国1950年代众多经销商出售的所有晶体管几乎都是由这家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后来因财务危机而易名为猎户星多样技术公司。该公司多年前就从樱桃街搬走了。

按照这种新原理和配套技术制造出来的，就是一个有着空前工作特性的晶体管。这种晶体管能够在3伏以下的电压供应情况下精确捕捉60兆赫以上的频率，并有望通过进一步改良制造方法而充分提升频率的高度。带通放大率达到了以30兆赫为中心，而低通放大率也达到了从0到9兆赫的效果。简而言之，表面势垒晶体管集低电压、低能耗、低噪音特性于一身，能够在更高的频率下运作，而不仅仅是磁场在起作用，这是现有的合金结型晶体管所无法达到的。

这里阐释的表面势垒晶体管的原理和技术，不仅仅适用于这里所讲的特殊型号的晶体管，还适用于其他型号。熟悉这种工艺的人，可以参阅相关文件中对这种电化学技术的详细描述。

## 17. 电子晶体管的历史

在乔伊承认外星人与公司的瓜葛之后，我就对这个公司做了一些调查。我查到E.T.公司的组织架构，发现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是一群反叛者。他们建立并扩张了很大一项业务，但最终因为集结了太多精于算计的人，不得不进入公司法第11章的破产保护程序。这个公司在最大的股东乔伊的手上倒闭了。他重新组织并命名它为猎户星多样技术公司。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找出“猎户星多样”这个名字是从哪儿来的。这个名字非常可疑，因为在那些传奇故事中，蒙淘克的外星人都是来自猎户星的。这个卑鄙的族群在新时期文学中也经常出现。不管怎么样，有一家叫“猎户星多样”的实体公司是从原来的E.T.公司发展出来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这都是有法律记录的。乔伊说，实际上是他的女儿为公司起了猎户星这个名字。但对我来说，这一切绝不可能仅仅是巧合。尽管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开玩笑起的，但它进一步暗示了与外星人的瓜葛。

现在，如果我们翻到“表面势垒晶体管”项目问价第一页第一栏底部，就会发现这样的脚注：“这个引领表面势垒晶体管发展的研究，一部分是由舰政署、海军部赞助的，赞助合同号为……”有些人或许还不知道，传言普遍说外星人的技术交换渗透到了整个海军中。海军通过海军研究所实施了技术交换。这也解释了另一个谜题。

如果我们翻看表面势垒晶体管的原始文稿，会发现它是在1953年的10月14日收到的。我问了几个我认识的不明飞行物研究专家，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他们全都说一年之前，也就是1952年的夏天，白宫被一大群发出嗡嗡声的不明飞行物围绕。这是有历史记录的，那个时期的报纸上甚至都还有相关报道。尽管报道在很大程度上都倾向于淡化目击照片，但是认真的研究者还是会发现，一些照片作可以成为有力的证据。嗡嗡声持续了一会儿，当它停止时，外星人再一次与地球人联系上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给了我们表面势垒晶体管。

现在让我们转回到晶体管的产生时期。晶体管（或放大器）是1946年在英国开始出现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晶体管产生于1947年，是贝尔实验室的一项发明，宣布这个发明的主要科学家是肖克利（Shockley）、皮尔森（Pearson）及海耶斯(Hayes)。一个叫奥斯本的人带领一群人为电子管的商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翻到表面势垒晶体管信息的最后一页，我们会发现，晶体三极管是在1948年问世的。这个时间顺序很耐人寻味。

现在，假设我们已经发射了第一颗原子弹，而K集团对此很失望。那么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威胁杜鲁门吗？他们更可能会去告诉总统，说他们不希望他再制造更多的原子弹，并希望他废弃整个计划。K集团会提供一项新技术来代替美国在原子弹方面做出的努力，并将美国置于世界领袖的位置上。之后双方就签订了一个外星人技术交换条约。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摆脱笨重的真空管。政府将这个项目交给了ATT贝尔实验室，这样，他们的智囊团就能了解并做一些研究。外星人给肖克利和公司展示了怎样用一个紧凑的二极管作为检测器，并最终将其制成晶体放大器。要知道，晶体管早期的名字是水晶管。

我的收藏品中有一些名为221'S的很早时期的晶体管。它们就是最初的晶体管中的一种。它们被装在一个小纸板箱里，箱子上写着“军用部件221号，晶体放大器。”没有用晶体管一词，制造日期是1946年。

那么晶体管这个名字究竟从何而来呢？

肖克利和他的同伴们发展了水晶管（基本原料是由外星人提供的），以使其易于再生产并能全面推向市场。这似乎就是他们的主要贡献。奥斯本管理商务事务并建立了第一家销售晶体管的公司。这些合伙人选择了E.T.公司这个名字，并相信几年之后外星人的事情会变得众所周知，到时候公司的名字就可以变成“外星球公司”，而他们对这个名字就享有专用权了，奥斯本想要这个计谋，但他们最开始是不会用“外星球”这个名字的。他们还不能宣称自己是以外星人的技术为基础的，所以只能想出用首字母缩写E.T.这一招。E很容易解释，可以说它代表电子一词，而T的含义则需要费点儿脑力想像一下了。一个晶体管就像一个翻译器，又有点儿像电阻器，所以他们就想到了用“transistor”（translator + resistor）一词，这个词既以T开头又能描述这个物件。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没人有制造晶体管的设备，只有一家例外。这是一家在新泽西州奥林奇镇的集团公司。我发现E.T.公司最初用的是西方电子公司（Western Electric）作为生产半导体的工厂。非常有意思的是，西方电子是海军费城实验的主要军工承包商。奥斯本（Osborne）实际上帮助西方电子建立了一个制造分公司，然后让它与母

公司脱离了关系。“电子晶体管公司”这个名字最初就纳入了考虑当中，因为他们不想被指责说像西方电那样拥有专卖权。

20世纪50年代早期，E.T.公司成立并开始为寻常百姓制造晶体管。贝尔实验室则通过他们的渠道向外推广晶体管，无线电工程师，也就是今天的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了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单子还可以列很长。E.T.公司制造晶体管，然后其他公司销售。

接下来，E.T.公司就获得了怎样制造触点式晶体管，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为合金晶体管的信息。这为他们的生意支撑了一段时间，但公司最终陷入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麻烦中。

## 18. 外星人的技术交换及与猎户星公司之关联

在晶体管行业发展的同时，政府依然在制造原子弹，并建立了核军火库。最后，K集团出现了，他们自然很生气，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政府就告诉他们，当今世界的形势需要政府用原子弹来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原子能和外星人技术的交换，不仅仅意味着在世界军事力量中占统治地位，还意味着在电子技术领域抢占先机。K集团很不高兴地离开了。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敌意。

政府在这些事情上的决定有待评判，然后1947年的罗斯威尔坠毁事件将他们的选择复杂化了。在坠毁现场，军队在外星人的飞船里发现了人类的身体器官。这不是K集团所为，但据说杜鲁门非常生气。这些“高级生物”用人体器官干什么呢？

政府研究了罗斯威尔坠毁的飞船，至少是调查了其残骸。当时实际上有两艘飞船，其中一艘基本上没有什么损伤。他们了解了外星人的交流频率后，还学会了一些外星人语言。军方用大型无线电发射机不停地发出信号说：“我们想与你们谈话。”

接下来目击不明飞行物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看到飞船在华盛顿上空飞过。外星人发射信号说愿意进行会谈，双方将举行一个会议。杜鲁门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收集人体器官。我相信，外星人找了一个类似他们在试图克隆人的借口。

双方达成协议，其中包括技术交换。外星人飞船上的设备出了点儿问题，他们想在银河系找到可以帮他们生产设备的人。这种设备主要由表面势垒晶体管组成。外星人能够得到廉价高效的劳动力，而人类将获得外星人的技术。这就是褐灰色外星人出现在地球上的故事的开始。

我从乔伊·皮通那儿听说表面势垒晶体管的生产是停止一段时间然后又开始生产，接着又停产，一直保持这种模式。

阿尔·别立克在辛格HRV（Singer HRV）工作过。他记得他们制造某种非常奇怪的电子对抗接收器，而这种接收器用到了表面势垒晶体管。阿尔还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打电话给他们的供应商——斯普瑞基公司（Sprage

Company），准备向他们下更多表面势垒晶体管的订单。突然之间，他们就宣布没货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调查显示，斯普瑞基公司跟政府有一个销售表面势垒晶体管的重要合同，而这个合同又转包出去给了E.T.公司。斯普瑞基接到关闭整条生产线的命令，现在，不仅辛格公司拿不到货，E.T.公司也无法出售为辛格与政府的合同而生产的5亿晶体管。他们手上有了无法出售的商品，还被告知得拆毁这些晶体管。E.T.公司想从这批已经生产的晶体管上得到一些补偿，所以决定改变这些表面势垒晶体管上的编号，并以自己公司的名义出售。政府警告他们不要这样做，否则，他们将被指控叛国罪。

E.T.公司自然很生气，谈判在继续进行。最后的决议是斯普瑞基公司支付E.T.公司生产这些晶体管的所有成本，而这些产品则按照政府的指示销毁或废弃。回过头来，E.T.公司又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决定把这些晶体管暂时搁置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而政府会认为他们已经销毁了这批产品。

公司最后不得不申请了公司法第11章的破产保护，那也就意味着公司可以免受债权人的追索，从而可以重组其管理架构并重新开业。公司重新命名为猎户星多样技术公司，而乔伊仍然是重要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之后就摆脱了破产危机，再次成为了政府承办商。

我被介绍给乔伊认识的时候，这家公司正在复元过程当中。那些表面势垒晶体管仍在仓库中储存着，乔伊邀请我去看一看。我带了一些回家并请邓肯对它们做解读。他说，这些晶体管因其秘密特性而成为扭转时空的关键因素。我们大概需要15万个这样的晶体管。根据邓肯的解读，这些晶体管是时光机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也发现了这些表面势垒晶体管的治疗作用，比日本流行的超光速粒子能念珠的功效还要强一些。伯妮斯·路易（Bernice Louie）在长岛精神病学会的一次会议上，用运动机能学测试方法展示了这些特性。

我又回去告诉乔伊，说我想要尽可能多的晶体管。但考虑到政府方面，这些晶体管依然是烫手的山芋，而乔伊似乎又很想让我拥有它们。我帮他工作了几周，最后我们达成了某种易货协议。我的时间用于补偿这些晶体管。

很短的时间里，一蒲式尔的晶体管就从他的仓库里消失了。接下来发生的是一个更为奇怪的神秘故事。最好还是不要由我来讲。



# 第三篇

彼得•穆恩

# 绪论

普雷斯顿跟乔伊•皮通的相识是很具讽刺性的。虽然两人的合作关系最后终结了，但那段确实是很具戏剧性的，并且对普雷斯顿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处理。回过头来想想，似乎是有人为普雷斯顿设好了圈套，想要把他拉回到蒙淘克中。

我将继续讲述发生在猎户星多样技术公司的事情，我发现自己在一段时间内总处于一连串事件的中心。之后，本书的结尾将讲述蒙淘克工程的证实经过，及那段时间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1993年夏

## 19. 猎户星公司复活

我第一次听说乔伊·皮通是在《蒙淘克工程》首次出版后不久。普雷斯頓在长岛精神病学会举办了一个关于表面势垒晶体管的讲座。他还提到了乔伊和E.T.公司。

讲座之后不久，普雷斯頓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人很有兴趣把这本书拍成一部电影。我的第一反映是这一切都太仓促了。我当然希望这个故事搬上荧屏，但现在也未免太早了点。当时书都还没上书店的书架。我问他是谁有兴趣，他告诉我说是乔伊·皮通和欧博士。我听起来感觉滑稽至极，因为他们都不是什么专业的电影制造商。普雷斯頓还告诉我，说有个著名导演读了这本书，而拍摄成电影的预计成本大约是5000万美元。他还说乔伊的账面资产有5000万，他拥有好几个不同的公司，并一直在歪曲这件事情，尽管如此，但他说还是值得跟他签订协议。在他撤资之前，我们还是可以完成不少工作的。这也显得很奇怪。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了5000万，为什么他们要把钱全部投资在一个风险颇大的像电影之类的投机活动上呢？

因为普雷斯頓讲的晶体管的故事，我已经很怀疑乔伊了。我主要担心有人想购买电影的版权然后永远封禁它。这在好莱坞是常见的把戏：买断并压下讲述事实或扩展人们意识的电影，最后呈现给观众一些次品。

这个时候我已经跟欧博士成了朋友。有天晚上，他出席了一个精神病学会议，但他始终不告诉我他的名字或住址，只说他来自佛罗里达州。之后我才发现，他对自己出售的臭氧机的安全性一直很在意。就像先前提过的那样，据传臭氧对于治疗艾滋病非常有效。欧博士一直在防范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或美国医学会。这些设备只能以水或空气净化器的名义出售，且被明令禁止用于治疗任何疾病。出于某些奇怪的原因（或许因为它管用），人们还是会用它们来治疗疾病。欧博士将臭氧机当净化器出售并不违法，但他一直很小心。他的一个拥有医师执照的朋友在一个管制臭氧治疗的国家开了个诊所。这位朋友被枪杀而他的房子也被烧成了灰烬，因此，欧博士在透露个人信息方面自然会比较犹豫。

在欧博士发表稿件的时候，我给了他很多意见，就是在这时，我跟他变得熟络起来。我还发现他是我见过的在治疗身体病痛方面最有学识的人。他为我提供的信息帮助了我和我的家人，简直创造了医学奇迹，当然，我不会对此详加解释。最后，他成了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觉得欧博士突然出现在精神病学会议上，并将刚好拥有全部表面势垒晶体管的男人乔伊•皮通介绍给普雷斯顿这件事非常诡异。我告诉欧博士说，当结合其他事情一起看时，这件事就绝非偶然了。欧博士立刻笑了起来，并说乔伊只是个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关系。他说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乔伊曾寄宿在他妈妈家。

为了讨论《蒙淘克工程》的电影版权问题，普雷斯顿专门为我安排了一次与他和乔伊的会面。见到乔伊时，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人是个外星人。那完全是一个主观的想法——它就这样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并没告诉他我的这个想法。

乔伊已经70多岁了，在这个年龄上，他看起来是非常健康的。他可以很绅士，故事讲得也非常精彩。但当他说到他对电影的兴趣时，一切都变得跟之前完全不同了。对这个电影的版权，他很有兴趣，并愿意以资产的名义放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至于原因，太复杂了，所以他也不想解释。他可以迅速安排付款，但不管是普雷斯顿还是我都并不急于成交。乔伊解释说，他自己不是个电影制作者，但是他跟猎户星电影公司有关系。我指出，猎户星电影公司正处于公司法第11章的破产保护中。他承认这一情况，并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乔伊说，猎户星多样技术公司在1992年4月29日法庭审理之后就已经摆脱了破产保护。当天法庭备审案件目录上的下一个案子，就是猎户星电影公司申请第11章的破产保护案。他声称，这两个公司之间并无联系。但这些事件显现出的同步性着实怪异。他刚好就认识猎户星电影公司的管理人员。

乔伊接着在细节方面讲述了这件事的可能性和存在的选择，他在处理这种事情上绝对聪明。他说就算他不能直接参与此事，也会帮助我们取得最好的条件。看样子，猎户星的破产（自从他们成立以来）也不会伤害到这笔生意。他们会计划组织好这件事情，所以这部电影不可能会被搁置不拍。我们都同意继续谈判，同时在日本和其他地区也开始有人对这部电影感兴趣，我们与猎户星或乔伊•皮通之间也就没再联络。但一件更为有趣的事情发展起来了。

## 20. 蒙淘克工程的重启

之前本书提到，有人发现，一满蒲式尔的表面势垒晶体管从猎户星多样技术公司的仓库里消失了。这件事刚好就发生在我去参观那个工厂之前。当我到那儿的时候，普雷斯顿就带领我去参观，并把我带到角落处的一个工作台，台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随时都可以插手进来。”

这表明有人在耍把戏。估计是政府的某些秘密部门知道了猎户星手中持有这些禁售的晶体管，现在他们想活动活动筋骨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闯进来过，所以，这张纸要么是某个机密间谍放的，要么是有人意念传动弄过来的。

在此期间，乔伊给了普雷斯顿大量的表面势垒晶体管，想让他测试一下这些产品并告诉他哪一些是好的，用它们到底能做什么。按照普雷斯顿的说法，他和乔伊达成协议做一笔易货交易，普雷斯顿用为乔伊工作的时间来交换乔伊的表面势垒晶体管，至于价格，留待以后决定。就在此时，普雷斯顿发现这些晶体管拥有超光速粒子能。这意味着它们有治疗的功用。任何一个敏感的人拿到这些晶体管都能够感受到它们在震动。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人都验证到了这一点。普雷斯顿还分析了这些晶体管并发现了它们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他认为这是专有资料，所以请别问我要晶体管的制造方法）。

普雷斯顿发现这个秘密之后，一切变得就像是打开了地狱之门一样，突然间就产生了一个天大的误会。猎户星怀疑普雷斯顿拿走了他自己清楚是交由他保管以抵扣他工资的晶体管。

对到底发生了什么，普雷斯顿感到迷惑不解。他知道我跟欧博士关系很好，就请我问他对乔伊的想法。所以我就邀请了欧博士到我家。我们进行了第一次怪异的对话，这种交流此后还有很多次。

在草坪躺椅上坐下后，他说他一直订阅《蒙淘克先锋报》，并注意到了上面一篇《蒙淘克工程》的书评。《蒙淘克先锋报》是一个小型周刊，发行量极其有限。

“你怎么弄到那份报纸的？”我问道。

他告诉我说他是在蒙淘克发现这份报纸的。我问他去那种地方干什么，他说他经常去那儿。从这儿到那儿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所以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去那儿。他说他很喜欢去那儿摘葡萄，那儿的葡萄很好吃。这简直是又滑稽又怪异。我指着自自己院子里那一架很大的葡萄说，他以后不用再去那儿了，他想要多少就摘多少。

接着欧博士说的又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他去那儿还为了探访他的妻子。这就很奇怪了，因为他妻子跟他住在一起，而她工作的地方也在附近。她怎么会去蒙淘克呢？他说她喜欢去那儿，在汽车旅馆租间房，然后在蒙淘克到处游玩，因为那里真的很好玩。不久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很符合欧博士对他妻子的描述的女人，这个女人在蒙淘克基地还未废弃时是那儿的酒吧侍应员。她的名字和年龄都跟欧博士的妻子一样，但是我还未能确认，她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把整个事情都讲给欧博士听，我说不知道他从哪儿钻出来的，而且还恰巧帮普雷斯頓跟猎户星多样技术公司联系上了，还发现了所有这些高度机密的晶体管，这些事情都非常奇怪。他断然否认这一切有什么不妥之处，或者乔伊·皮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指出乔伊跟长岛的运输业（垃圾运输）有关系。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我告诉你，纽约州任何一个搞废物运输的人，最好都得到那些暴徒的批准或认可。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开一家这种公司来抢业务，看看会发生什么。

欧博士承认乔伊在这方面确实有关系，但他绝对没做什么违法活动。他还说，只要涉及到政治方面的事情，乔伊绝对是个有影响力的鼓动者和游说家，而且绝对能把事情办妥。但是，欧博士还是不肯承认我的想法——这一切暗示了一个更奇怪的牵连。

我对欧博士还是很坦诚。我告诉他说，我甚至还请了一个灵媒（尽管有出错的可能，但我相信还是很准确的）来解读他在里面的牵连。这个灵媒暗示欧博士上当受骗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人利用了。他觉得这很搞笑，还说就算他上了当，可能这一切在另一个现实世界中都已经结束了。到现在我们都还拿这个开玩笑，但他已经解释了我认为的奇怪之处。

欧博士觉得普雷斯頓偷了那些晶体管。尽管他们无意这样做，他说普雷斯頓仍然可能会进监狱。我觉得这非常滑稽可笑，因为如果晶体管是禁售的，那这件事闹上法庭的话会变得一团糟。

普雷斯顿和猎户星多样技术公司之间的状况，比我描述的要更加怪异和令人激动。我发现自己从两方听到的说法反差很大。最值得注意的不同点是，普雷斯顿更愿意考虑所有可能性。他被这一切弄得心烦意乱，很想找到答案。而另一方面，猎户星拿欧博士当传话筒，显得非常忸怩作态。他们认为就是普雷斯顿在挑起事端。要指责普雷斯顿简直太容易了。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猎户星公司在隐瞒一些奇怪信息。

在跟欧博士谈话时，我曾一度告诉他，普雷斯顿在这一段时间的一次遭遇。有天夜里，普雷斯顿回家后，发现有个人坐在一辆车里等他。这个人声称自己是政府部门的，并告诉普雷斯顿，他们希望他归队帮他们。他们已经丧失了绝大多数操控时间的能力，他们能在监控器上观测到不同的时空，但不能让所有设备稳定运行，以达到时空旅行的目的。普雷斯顿告诉他，自己之前已经被欺负过一次了，现在不想再跟那件事有任何瓜葛。那个人没有逼他，留给他一个公开的邀请。

我告诉欧博士，普雷斯顿接到政府的一笔业务，以单价25美元购进一批表面势垒晶体管。我觉得欧博士不会相信我，但他回答说猎户星接到的订单是单价13美元。这又是一个奇怪之处：政府出钱买回那些他们本可以没收的东西。尽管我在笔记里有记录，也记得普雷斯顿告诉过我这件事，但普雷斯顿自己却不记得政府的这个订单了。

我并不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认真研究了一下欧博士，惊讶于他独特的医学知识。他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领先医学界的程度绝对以光年计算。我想，如果一个人有蒙淘克工程的管理权，能够调配惊人的资源，他很可能就能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护理，那他将远远超越今天的医学技术。现在，用在欧博士身上也能够说得通了。

在告诉他我的观点之后，他笑了一下不予置评。很显然他喜欢我这个赞扬，但他更感兴趣的是，普雷斯顿接不接受蒙淘克的工作。我告诉他，普雷斯顿不会接受也不应该接受。我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番。欧博士似乎认为恰当地驾驭时间旅行技术，对人类是一件大好事。这话也许没错，但首先是你得信任这些能够驾驭时间技术的人。可惜我们并不信任。

这整件事情还未定局，我还没准备把它写下来，它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问题而非答案。之前提到普雷斯顿跟猎户星多样技术公司的误会已经消除了，参与此事的人之间也再无敌意。

欧博士依然在玩躲猫猫的游戏，但当我需要找他的时候他又总会出现。他最近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声称自己遇到了一个在1943年8月12日刚好有飞行任务的绅士，这个人记得自己看到雷达屏幕上代表美国爱尔德里奇号军舰的光点消失。根据欧博士的说法，这个人还发明了皮弗洛牛，这种牛是在实验室里将奶牛和美洲野牛杂交而成的，几十年前这还算是个非常有趣的遗传学发现。更有意思的是，欧博士将去跟在蒙淘克负责遗传学实验的人会面。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欧博士给我来了一场怎样扭转老化过程，以及防止躯体衰老的科学描述。这本身又是另外一个故事，需要我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研究。长生不老和时间旅行也许会很有趣，但他们同时也要求人类付出辛勤的劳动。



## 21. 拜访冯•纽曼

在时空实验室里绝对不会感到枯燥。围绕表面势垒晶体管发生的一切事情淡化后，普雷斯顿立刻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里见见他的朋友克拉克和莱因哈特博士，这个莱因哈特曾对普雷斯顿声称自己是约翰•冯•纽曼。他担心那个莱因哈特已经死了，认为我很有必要见证并记录这个人的实际存在。如果我幸运的话，他甚至可能向我表明他就是冯•纽曼。

驱车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到达了一片乡间树林围起来的场地，里面有一辆很大的拖车，院子里垃圾满地，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垃圾场而不是住所。莱因哈特博士在屋外，他认出了普雷斯顿，尽管他是以另一个身份认识普雷斯顿的。他走了过来，显得非常友好，但有些奇怪。他看起来确实跟冯•纽曼的照片有几分相似，但因为年纪太大了，很难说 he 是不是冯•纽曼。此外，生物学的特征也未必是决定性的依据。

普雷斯顿提醒我别跟这个人提任何玄幻的事情，因为他的反映会很糟糕。普雷斯顿介绍我是个对海军舰艇特别感兴趣的“二战”研究员。接着普雷斯顿就谈了一些世俗事务，想要帮他解决一些个人和财务上的问题。

莱因哈特更像是一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不是什么博士。他的拖车里没有暖气，似乎是靠通用电气的施舍为生，他们总是在他有什么电气设备可卖时就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莱因哈特没有电话，所以他给通用公司写了封信。接着就有人来了，对他很好而且买下了他的设备。也许他们这样做只是当做一个平常的抚恤，但也没人敢肯定事情到底是不是这样。尽管他很容易就走神了，但一旦提到电子学和无线电，莱因哈特就变得机敏而专注。你很难相信一个对普通事物都没兴趣的人，会在这样复杂精密的话题上如此应对自如。

我们准备把话题引向1943年及彩虹计划（Rainbow project）。我直接问他是否记得。他说他曾经听说过这件事但了解不多。普雷斯顿问他现在有哪些像西方电子这样的政府承办商，他似乎想起了很多这种公司。事实上，莱因哈特对人和事的记忆令人惊骇，他甚至记得很多年前的事情。我告诉他说他有着如摄影机般详细准确的记忆，他回答说人们经常这样说他。

当莱因哈特走开去跟一些对他财产感兴趣的人谈话时，普雷斯顿说他的记忆力也未免太好了点儿。事实上，他看起来像被改造成为专门记忆事情的人。我特别向他问了特斯拉这个人，他很容易就回答我，说他是无线电之父。他说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背诵特斯拉传记上的某一页内容，听起来真的很可疑。接着他说的话又让我们两个大吃一惊，他说他记得自己在长岛，也就是现在的肖勒姆见过特斯拉的自由能量塔（从未完工）。这就很奇怪了，因为那个塔拆除的时候他应该还只有13岁。我说，他一定是在少年时代看见的那个塔，但他却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看到的，只记得曾见过它。

莱因哈特另外讲的事里唯一重要的就是他的家庭了。他说他有个弟弟曾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过，但是跟他关系有点儿紧张。从他说的来看，他家显然在军队和国防事业方面的渊源颇深。

这样的漫谈持续了数小时，我开始不耐烦地想离开了。他只对普雷斯顿说过自己是冯•纽曼，而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说过，看样子我也没多大希望听到了。就在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他冲我笑了并眨巴了一下眼睛。

他说：“下次你来这儿时，我会告诉你一些秘密无线电工程。”

总的来说，此行并未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也未证明普雷斯顿说他是冯•纽曼的说法，但此人身上绝对有非常奇怪而且还未解开的谜。他表现得确实像是被改造过的，而他的家庭背景刚好也满足身份再定位项目的要求。可以的话我想尽快再次见到他，也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一些真正的秘密。

## 22. 拜访克拉克

拜访莱因哈特博士之后，我们又驱车几英里去拜访了克拉克。他就是在《蒙淘克工程》一书中提到的、那个把普雷斯顿介绍给莱因哈特的人。

克拉克住在一个绿树成荫、宁静美丽、远离城市的地方。我们到了之后就在野餐桌旁坐下，然后开始讨论待在屋外是不是有点儿冷。我说，可惜我们没有什么无线电高空测候仪，不然的话我们就能够改变天气了。克拉克直视着我的眼睛，说我们绝对可以改变天气。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断然的肯定。我现在对他的印象跟我在被介绍给他时完全不同。他的举止就像铜管乐器一样，我指的是军乐中用的铜管乐器。我猜测，他曾在蒙淘克担任的是最高级别的领导。

我大体上了解了，发现他有各种各样有趣的奇妙装置，有些是他专门为普雷斯顿收藏的。他非常相信普雷斯顿能够制造出时光机，因为他记得（来自未来的）普雷斯顿在过去拜访过他。所以克拉克就时不时地发现一些时光机碎片，要么把它们给普雷斯顿，要么自己保管着，等到时机成熟了再给普雷斯顿。

从以上信息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克拉克非同一般，但他绝不是个傻子。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在医学科技领域有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在电子学方面也有着比一般人丰富的知识。即使这些没让他成为蒙淘克工程的候选人，他家也跟国防部关系甚密。见到克拉克之后，我发现蒙淘克不仅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里面还有很多活生生的演员。

普雷斯顿告诉我，克拉克很少跟其他人畅所欲言，但他却让我们两个颇为惊讶。他告诉我们，他小时候见过自己老年时候的样子。而他自己也不否认这是自相矛盾的。

现在除了邓肯和阿尔·别立克外，我又认识了一个时光旅行者。然而，我感觉克拉克可能在蒙淘克工程的过程中利用过邓肯。换句话说，邓肯是个小白鼠，被人用来打开时光之门，还被人夺去了灵魂。克拉克就是那个牺牲邓肯并从中获益的人。这样说并不是在指责克拉克，这一切都只是我对他可能扮演角色的猜测，还无法证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在克拉克还是莱因哈特博士身边，邓肯都会受不了。那显然会勾起他太多不好的回忆。但是这绝不是邓肯的个人原因。还需要指出的是，克拉克跟政府之间也有问题，政府让他的生活不好过，他相信，是他们导致或促使了他妻子的晚期癌症。

克拉克非常高兴看到《蒙淘克工程》一书的出版，他还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出更多这方面的书。他对这一切绝对有个详细的日程安排，包括这个电影到底应该怎么拍摄。他想用赚的钱来帮助普雷斯顿装配一台时光机。某一瞬间，这听起来像是他在给我下订单，但这最后并没成为一桩生意。他继续跟普雷斯顿谈一些寻常话题，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信息。

在我会见了克拉克之后，事情有了有趣的进展。布赖恩（Brian）的妈妈拜访了普雷斯顿。为了帮助你想起这个人，我有必要提一下，布赖恩就是我们在第一本书中提到普雷斯顿第一次去蒙淘克时的精神学助手。她拜访普雷斯顿时，克拉克刚好也在那儿，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她碰到了这一生中最令她惊讶的事情，克拉克看起来跟布赖恩简直一模一样。显然，布赖恩就是克拉克，这里面肯定发生了时空旅行的事情。这让所有相关的人迷惑不解，包括普雷斯顿在内，他们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然想见见布赖恩和他妈妈。普雷斯顿答应了这件事，但直到写这本书时我都还未见过他们。

## 23. 与海尔格·莫罗的会晤

在我拜访莱因哈特博士和克拉克大约1个月之后，我接到了海尔格·莫罗（Helga Morrow）的电话。她记得费城实验和蒙淘克工程，因为她父亲弗雷德里奇·A.库厄普尔（Frederich A.Kuepper）博士在这两个项目里都担任了职务。海尔格的故事非常有趣，能够作为蒙淘克工程曾经存在的又一证据。

1981年，她参加了一个晚宴，被介绍给某个博士。海尔格问他是哲学博士还是医学博士，结果被告知，他是工程学方面的哲学博士。她说她父亲也有个类似的学位，而且他在格伦·L.马丁公司（现在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工作。这个人在听到她谈论库厄普尔博士时震惊了。他向她吐露了一个秘密，她的父亲是参与费城实验项目的科学家之一。她父亲还发明了原子弹的计时器（而且还代表科学家们会见杜鲁门总统，请求他不要空投原子弹），还发现了将航天员带回地球的数学公式，并设计出人造卫星的微型电子系统。除了这些成就外，他还参与过蓝皮书计划／黑皮书计划（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二战”时期，是他率先使用铝质配线替换了飞机上较重的配线，还使用了在通讯系统失效情况下，通过灵媒与飞行员取得联系的心理战术。他甚至还训练外星人，以帮助他们融入到人类社会。

突然间，海尔格明白了所有事情。她1935年出生于巴尔的摩（Baltimore）。在她妈妈怀孕期间，她妈妈的妇科医生\_一个名叫哈泽博士的著名巫师，为了增强海尔格的智商和心理素质，在她妈妈的子宫里插了一根神秘的金属杆。海尔格居然是政府的实验品。就算现在也还能够在她头部的X光片上看到一个类似天线的结构。这也是使得她极为敏感，成为一个出色灵媒的部分原因。

海尔格回忆起早期跟她父亲在一起的生活，他甚至还向她演示过两个物体是怎样在时空里移动再回归原位的。父亲把她带到地下室，把钢屑放进一个底部绑有马蹄形磁铁的雪茄盒里，轻轻拍击这些钢屑就会慢慢出现两个同心圆圈。他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将这两个圆圈换位，那他就可以转换时空了。按照库厄普尔博士的说法，外星人太空飞船的一部分动力就是通过反转磁场形成的，而他向她演示的，就是怎样通过两个相反的磁场来制造这种效果。

他对时间的兴趣恰好符合由一个有趣的故事得出的结论。有年8月12日那天，库厄普尔博士把海尔格拉到一边，告诉她这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并未让她吃惊，因为那天是她妈妈的生日。库厄普尔博士暗示，妈妈的生日也重要，但他说的是一件对人类来说都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一天是他曾参与的一项伟大实验的周年纪念日。

海尔格记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就和父亲一起进过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地下实验室。她乘电梯下降了好几层后进入到了一个高度机密的区域，她看到了一些人在月球上的照片，以及类似于现在飞机样子的东西。要知道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

库厄普尔博士认为，美俄科学家已合作多年，所以冷战只是颗烟幕弹。而事实上，他成了一个叛徒，最终被软禁并被电击直到屈服。他死亡证明上的日期是1962年，但海尔格注意到，棺材里的那个人并不是她父亲。这是个骗局。当时这一切对海尔格来说是个谜，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她父亲在20世纪7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用的是德文，机密的泄露是不曾预料到的。

海尔格一直都在寻找她的父亲以及任何与他有关的信息，因为这件事，她在1993年1月来到长岛。我把她介绍给了普雷斯顿和邓肯，我们共进晚餐。阿尔·别立克认识海尔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也跟我们在一起。这顿晚餐非常有意思，普雷斯顿说他在布鲁克海文见过她父亲，但很遗憾的是，他想不起更多关于他的信息了。接着我们回到了时空实验室，她为她父亲的事感到非常伤感。邓肯和海尔格做了一些恍惚状态的解读。普雷斯顿走出门去大约5分钟后又突然折回。他宣布自己刚刚下载到一个普雷迪安（Pleidian）数据库，机关枪似地报出了所有关于库厄普尔博士的信息。海尔格说很多信息都很精确，剩下的一部分她不是很熟悉，所以她也没办法肯定或者否认其真实性。就在普雷斯顿讲这些信息时，他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来一段蒙淘克的记忆，库厄普尔博士确实在蒙淘克工作过，普雷斯顿甚至还清晰地记起了一个贴着“F.A.K”首字母缩写的那扇门的样子。令人遗憾的是，普雷斯顿说库厄普尔博士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是个激情四射的科学家，因此尽管他藐视政府，但对能够在秘密工程上运用自己的智慧还是感到非常兴奋。不幸的是，他对科学的热爱最终让他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

海尔格第二天就驱车前往蒙淘克，她找到了他父亲曾经的办公室。尽管那扇门已经被炸毁或是被人移走了，但是她确信那就是他的办公室。那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非常有意思。我们拍摄了那片区域的录像，而且还在一个地下燃料库里转了一圈。在里面，我们发

现了一个笼子，据推测这个笼子是用来关押那些改造前的蒙淘克男孩儿的。里面的场景实在令人毛骨悚然，邓肯吓得跌倒在地，哭喊着自己曾参与过这项工程，他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在长岛之行后，海尔格去拜访了她家在马里兰州的朋友，这个人在几十年前曾帮助他父亲加入到蒙淘克工程中。海尔格从自己与他的对话中了解到，他家的地下室里有一些文件，或许能够证明库厄普尔博士曾参与过这项工程。遗憾的是，他不让她去他家。

海尔格讲述的最有趣、也最具讽刺性的故事是关于约翰·冯·纽曼的。他在20世纪40年代是库厄普尔博士家晚宴上的常客，他非常喜欢吃甜食，最喜欢的一款甜品就是草莓冰淇淋，讽刺的是，那也刚好是莱因哈特博士的最爱。

海尔格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希望她能够找到更多关于她父亲秘密的答案。

## 24.诺福克的三胞胎

就在我跟海尔格相遇的同时，我们收到了一位女士的来信，信中她声称，她父亲曾参与费城实验。随信还附了一张诺福克弗吉尼亚先锋报（Norfolk Virginian-Pilot）的剪报，上面有一个短篇报道和一组生于1945年12月的三胞胎照片。这位女士就是三胞胎之一，并称自己是宝贝A，她的妹妹们分别是宝贝B、宝贝C。她告诉了我她的真实姓名，但请我不要在这本书中透露出来。

那则报道表明，他们的父亲曾是诺福克海军作战基地的无线电技工。这点很值得注意，因为根据费城实验的相关资料，美国爱尔德里奇号军舰远程移动到了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海域。宝贝A觉得很奇怪的是，他父亲在名单上的职位只是个无线电技工，但是他出行都是坐飞机，尽管是蓝领打扮，军队的人见到他却都要向他行礼。

根据她家人的说法，费城实验时她父亲一直在等待爱尔德里奇号军舰的到来。事实上，当时他正在操作机器，当爱尔德里奇号军舰出现时，他就跳上了甲板。他在这个实验中所做的事情，可能会改变接下来2000年里会发生的事情。随后这项工程被隐秘起来秘密进行，而关键设备（时光机）也被收藏在了诺福克海军飞行基地的仓库里。按照故事的发展，最终会有一个人找到这个时光机。

跟海尔格·莫罗一样，这组三胞胎出生的故事也非常有趣。宝贝B是正常怀孕产生的，但她实际上是单胞胎。宝贝A和C是在一项奇怪的实验中从不同于地球上一般基因的实验室基因中产生，然后被混合到宝贝B，一起以三胞胎的形式出生的。

我跟宝贝A和C通过多次电话。宝贝A总是适时出现，她对超自然力非常敏感，经常以意识流的方式说话，让别人很难跟得上她思想的步伐。人们会很容易就喜欢上她，她的个人领袖魅力让她成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酒吧侍应生。她能够很自然地在身边聚起一堆人。很讽刺的是，他们会把他们中大部分人送到精神教会或者其他超自然的学会中去。我还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_我从未告诉过她邓肯在火星上（这本书中提过）这件事，但是她却知道了。

宝贝C则是个更切实际的人。她是个作家，也非常善于沟通，同时精神上也非常敏感。这组三胞胎关系非常亲密，她们之间常常出现心灵感应的情况。例如，她们会跨越整个国



家而“出现”在各自的房间里，换句话说，她们能够看到对方并进行交流。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在双胞胎之间也经常出现。而在三胞胎之中这种情况则会加剧，我还从未听说过任何像研究双胞胎那样去特别关注三胞胎的研究。

这组三胞胎还有另外两个姐妹和一个哥哥，我们将称他为“大哥”。他看到《蒙淘克工程》中关于普雷斯顿回忆自己在构建时间差（Delta-T）天线装置时感觉到了时间的缺失而极为震惊。这位大哥和他父亲都有类似经历，很显然，他过着双重生活，因为他从乡郊地区开车去上班，但他车上的里程表计数却没有增加。计程表上的数据只有几英里，但宝贝C从他家开车出来朝每个方向都走了11英里，而在这几个方向，我们都没发现任何可以上班的地方。

大哥是个机械和无线电专家。现在 he 知道自己曾经历了时间缺失，但他还是不愿意谈这件事。这个家中已经有3个从事秘密服务的人丢了性命，他现在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了解或参与过任何奇怪的工程。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宝贝C时是他接的电话，他说他知道我是谁但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给我。当宝贝C接过电话时，他问他妹妹在干什么。她告诉他在跟彼得·穆恩谈话。他就看着她问了一句：“为什么？”

我邀请大哥来长岛，他却害怕这是政府的圈套。他想先发明一种保护性的计时装置。他的妹妹们让他敞开心扉，或许他会这样做。我和普雷斯顿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去拜访这家人。

还有一件与这家人有关的趣事。我告诉宝贝A一些阿尔·别立克告诉过我的信息。他在德国申巴赫（靠近纽伦堡）发现了一个完整且完全能够运行的圣人雷达（Sage Radar，这跟蒙淘克工程中用的雷达一模一样）。那个告诉阿尔这件事的人还在那儿待了两周，他发现到达那儿的人行为都非常古怪。他觉得这是个思想控制工程。

听了这件事后，宝贝A说她的儿子曾在那儿驻扎过。我觉得这是个奇怪的巧合，但她确实是这么说的。她的态度是：“那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她说她儿子曾在那个基地当保安，听到里面的人哭喊尖叫。那种恐惧感被放大，以至于吓得他在半夜逃离了岗位。这绝对是种犯罪的行为，足以让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情况太敏感了，所以他并未受到惩罚。

用“正常”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怪异，但这家人都在很严肃地对待整个蒙淘克和时间旅行话题。三胞胎的父亲对待所有这一切的态度对他们有很强烈的影响。他非常自信，对情报机关和军队都非常不敬。他能够逃脱惩罚是因为他们需要他的专业技术。据说曾有穿着军用防水短上衣的人到他家来威胁他，他竟然用拇指顶着自己的鼻尖笑了。这种行为或许跟他的身份有关。宝贝A的父亲曾告诉她，自己其实是个看起来像人类的外星人。

## 25.调查持续中

蒙淘克基地的冬天非常冷，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想在冬天去那儿。我和普雷斯顿也不例外，但为了一个很有前景的蒙淘克工程纪录片，而被说服带领一个好莱坞制片人去那儿转了一圈。他的名字是皮特•贝尔兹（Peter Beltz）。

我们3个在1992年圣诞节前的周末去基地侦查了一番。我们带皮特看了发射塔，只是它依然守卫重重，我们无法进入。我们注意到一组同轴电缆从雷达反射器上，牵到了发射塔的各个墙面上，普雷斯顿说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这些电缆是用来将反射器接地，以防被雷电击中。显然，如果地下没有人在工作的话，就毫无理由做这些。我们还注意到，基地里几乎每一栋建筑都有被强行打开并摧毁的痕迹，而这些建筑在我当年夏天来参观时，要么是锁着的，要么就是有守卫的。

皮特对基地里萦绕的氛围感到震惊。他已经见过邓肯，知道自己手上现在有了个真实的故事，并说自己会在新年之后带着摄制组回到这里。他回到了加利福尼亚，我们在电话里协商这个纪录片应该怎么做。现在我必须去蒙淘克安排住处和进行采访的地方。我只身前去找到了几处旅游淡季依然开放的地方。不虚此行的是，我在停车准备向一个当地房地产经纪人问路时碰到了卡罗尔•布雷迪（Carol Brady）。她对我非常友好，于是我就告诉了她我要去干什么。卡罗尔没有听说过《蒙淘克工程》这本书，但她跟我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她说那个雷达反射器仍在使用，因为她看到它不时地转动。更引人注意的是，她说她曾看到一架隐形飞机盘旋在基地附近的悬崖上，但是它却没发出任何噪音。这就很奇怪了，这说明这架隐形飞机里有反重力。

最后我把她介绍给了普雷斯顿。当她给我们看她儿子们的照片时，普雷斯顿指向最大的那个孩子，说他会非常小心地关注他的，因为他看起来就是蒙淘克工程搜寻的那类人（他长着一双蓝眼睛，满头金发）。卡罗尔说她早就已经意识到要小心点儿了。绑架金发蓝眼睛小孩的事情一直到1988年都时有发生，警察对此非常关注并一直很警惕。之后，我还从其他渠道了解到：在媒体报道方面，蒙淘克发生的大量犯罪事件都被掩盖。蒙淘克是个旅游小镇，可怕的新闻不会给小镇的人民带来更多的游客和生意。

当皮特•贝尔兹和摄制组人员到来后，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发射塔上居然有了个洞，一年多来那是我们第一次神奇地进入到其中。普雷斯顿在第一本书中提到的火炬标志仍然依

稀可见，里面还有一个据说曾用来托住一个巨型水晶的奇怪装置。此外，我们很容易就在发射机的电脑上，找到了普雷斯顿曾工作的公司名字。

或许这段时间最大的发现，要数官员休息室旁边的屋子。楼上是你所见到的最奇怪的军队装饰。其中一个房间用的是明亮的佩斯利涡纹旋花，还有一个用的则是虎斑条纹，第三个房间粉刷得像狂欢节的派对，还有第四个房间，则是用黑白两色按照最奇怪的排列方式粉刷的。最开始，我估计这是基地的一个仓库。普雷斯顿曾见过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蒂莫西·里瑞实验（据猜测是中情局赞助的）中用到的房间的照片，那些房间跟这些看起来很相似。他得出结论，说这是个改造室，我觉得他说得没错。这也是蒙淘克曾发生过不寻常活动的最有力的证据。他拍摄了这个屋子，我们在他的录像《蒙淘克之行》里可以看到它。

纪录片开始拍摄后，就用基地作为背景。邓肯、普雷斯顿和阿尔·别立克分别接受了访问。普雷斯顿被问到基地发射塔相关的问题，因为他曾在里面工作过。就在摄像机转动时，我和邓肯背靠着一面墙蜷缩在一起。那面墙冰冷至极。我们能够听到普雷斯顿描述时间差天线装置被埋在地下，在它和发射塔之间有个零点。这就是邓肯在蒙淘克椅子上坐的地方。就在普雷斯顿描述这个点的时候，邓肯整个身体突然一阵强烈痉挛，他像是进入到了某种休克状态，我把手放到他的脚上一直到他回过神来。摄像机在忙着拍摄普雷斯顿，刚才的那一幕什么都没有拍到。

拍摄全程中，居然有一架黑色军用直升机两次在基地上空盘旋，而尽管如此，整个摄制组都未被发现也未受到干扰。

基地的摄像拍完后，大家都回到租来的公寓里，接下来将在火炉前完成进一步的访谈。拍摄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停下来准备吃晚餐。有人从阳台上望出去，发现蒙淘克基地萦绕着一种很奇怪的色调。那种色彩非常微弱却绝对可见，而且只局限在基地区域内。摄制组的人想把它拍下来，但这种色彩在摄像里看不出来。但他们确实看见了那种色彩。直到现在，这种色彩现象都还只能按照邓肯的解读来理解。

在开始拍摄纪录片之前，邓肯的解读表明，所有的拍摄必须在1月18日（1993年）前完成，否则就会有危险。他的信息非常详尽。进一步的解读表明，4个来自仙女座星系的外星人进入到了地下基地，并引起了蒙淘克周围电磁场的轻微扭曲。他们显然在整个地下基

地引发了一次爆炸，对目前蒙淘克工程的运行造成了难以计算的损失。人们都认为仙女座人非常仁慈，为了要破坏蒙淘克地下室，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是个奇怪的信息，但普雷斯顿接到的3个电话表明，在这期间发生了奇怪的事情。离这里不远的一位朋友说他感到了一阵震动，而另一位说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第三个人说至少有两位蒙淘克的警察听到了基地里发出的轰隆巨响，并且还有烟雾从建筑物里飘出来。不管这些信息中反映的事情究竟是什么，1月18号之后，那里就突然被加强了防备。

1月12日，普雷斯顿在侦查基地时，惊讶地看到两个处于战斗疲劳状态的年轻女人在基地里漫步。他很礼貌地打了声招呼并说这种天气很适合散步。她们却显得并不友好，什么也没说。那天早些时候，一个州属骑警逮捕了两个刚好在基地漫步的平民。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侵权的行为，他们就这样在大冬天不让人接近一个废弃的基地。在大家劝说良久之后，他决定给那两个平民擅闯禁地的罚单。奇怪的是，那个骑警也遇到了普雷斯顿却没给他开罚单，只是暗示普雷斯顿，他有可能被捕，但普雷斯顿告诉那骑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将非常有利于他作品的宣传。那位警员抗辩了几句并请他从最近的出口赶紧离开这里。

几天之后普雷斯顿又回到基地附近，继续在基地范围外的一片区域拍摄录像。尽管他并未进入到基地里面去，上次那个骑警（和另外一个警员一起）还是发现了他。普雷斯顿指出自己并没在禁地范围内。另外那个警员说他们已经受够普雷斯顿这种人了，他们会袭击任何一个靠近基地的人。他们还宣称，自己是在打击肆意破坏文物的行为。这个借口根本就说不通，因为几个月前就有人洗劫了基地，但他们当时似乎并未进行干涉调查。普雷斯顿、邓肯和他们的一个朋友都被开了罚单<sup>1</sup>。那

两个警员说话时，普雷斯顿并未关掉摄像机，随它在脖子上挂着，因此就录下了一些上面的对话。

### 蒙淘克庄园

作为一个非常有品位非常漂亮的建筑物，蒙淘克庄园是由一些日常出租的公寓式套房组成的。它建在土著人的坟场上，据说第四楼有鬼魅出没。



他们回到普雷斯顿的车子旁时，发现右后轮胎被人给放了气。看起来不像是孩子们干的，因为他们很可能被过路人看到。有人告诉普雷斯顿，警员们有时候会用这个把戏来阻止任何想逃跑的人。我们并非想指控什么，只是记录下一件实际发生的事情。

现在那里戒备森严。据推测，地下室已经被仙女座人拆毁了，蒙淘克工作人员（包括纽约州警员们）迫切地想要弄清楚到底哪儿出了问题。所幸纪录片的拍摄未受干扰。现在证明，邓肯所作出的在1月18日前完成所有工作的解读非常有用。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也不妨告诉你们，那个警员说他读了《蒙淘克工程》一书，觉得它非常“滑稽”。他甚至还去了蒙淘克图书馆，想借一些关于英雄营的书，结果图书管理员告诉他，这类书在几年前就已经下架了，现在属于机密资料。他自己并没有什么超常经历讲给我们听。

## 26.蒙淘克的鬼魅

如果不是对拍摄纪录片感兴趣的话，我会不会去蒙淘克还是个问题。自从和玛丽亚·菲克斯一起去过那里之后，我就很避讳那里，不是很想再去那个地方了。1993年1月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之后我们又去了那里好几次。

卡罗尔·布雷迪帮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绅士，这位绅士带领我们参观了蒙淘克镇，还跟我和普雷斯顿分享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他说他对蒙淘克感到痴迷，因为对任何一个想组织秘密活动的人来说，这里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这片区域里满是起伏的群山、峡谷和树林。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几乎完全被隔离，就好像你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似的。

这位绅士还告诉我们，目击到不明飞行物这种事情，对蒙淘克的渔民来说一点儿也不稀奇。在海上时，他们经常从船上看到一些绿光和其他颜色的光线。他指出，很多渔民都是从爱尔兰来的非法移民，他们不想加入任何一个社区。

接着我们就了解了一些蒙淘克庄园的事情。它是一个大型建筑，被分成了很多可以用于日常出租的公寓式套房。它在重新粉刷后呈现出一种豪华的气派。尽管当地一些人出于生意原因想压制这个传言，但还是不断有谣言传出，说这个庄园的第四楼有鬼魅出没。整个庄园是建在一个古老的土著人坟场上的，这使得人们很容易就相信这里有鬼魅萦绕，或许其中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当地一个备受尊重的海军司令官的故事。他在这个庄园里拥有一套房子，有一次，他在家里突然被一种强力场推到了房间的另一边，因为害怕家人出事，他就举家搬离了蒙淘克区域。

在一个有趣的注释里，蒙淘克的这位绅士还证实了几个月前的一个谣言。当时普雷斯顿在蒙淘克附近的一个加油站加油，他问那里的一个年轻工作人员，是否听说过一些关于老蒙淘克基地的奇怪事情。那个年轻人说，他听说过一群女巫会时不时在那儿聚会。我对此做了调查，唯一的发现是长岛有很多女巫团，越往东去就越多，而她们也越严肃认真。当地的这位绅士在女巫团这点上了解得不多，但他确实认识一个在基地举行宗教仪式的（白人）女巫。尽管她可能就是这众多女巫中的一个，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见过她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女巫。

如果您对女巫不熟悉的话，需要知道的是，她们经常在地裂区域（能量网格点）举行她们的重大活动。很久以来，蒙淘克都被认为是举行此类活动的理想之地。



## 27.纳粹的黄金

在《蒙淘克工程》一书中，我们曾提到整个工程很可能是用纳粹的黄金作为经费的，这些黄金从法国斯特拉斯堡一个盟军部队的火车上神秘消失后出现在了蒙淘克。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这使我很惊讶，里面的剪报表明，政府很可能是用纳粹的黄金作为蒙淘克工程的经费。但在我详细解释这件事之前，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蒙淘克心理剧新出场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科恩•亚瑟（Kenn A）。

我之前说我在同一晚认识了普雷斯顿、邓肯和阿尔•别立克。当时科恩也在场，但他的存在却显得很不合时宜。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在海军服过役，他也证实了我的这一猜测。他来长岛精神病学会购买普雷斯顿的一种精神病学设备。随后我跟他在另一组里面学习，他直截了当地警告我远离这群心理电子学研究人员，他说这群人很危险。科恩喜欢普雷斯顿和邓肯，但现在他已经无法再继续出现在他们身边了。此后，他就像躲瘟疫般去避开这群人。

几个月后，我对科恩的了解也逐步加深。我说他是个活神谕，因为他能够用最形象生动的方式讲述艰深难懂的知识。他也是埃德加•凯西（Edgar Cayce）的私人朋友，曾在研修觉悟会（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and Enlightenment）学习数年。

科恩对普雷斯顿的故事非常不屑，有时候还会编造一些很过激的笑话来讽刺他的故事。不过他也承认，自己对任何事情都持悲观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了一些证明工程确实存在过的证据。他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一笑置之。后来我告诉他，我看到一个录像里显示了蒙淘克地下室的雷达装置，并且它里面有一个裹着很大水晶的线圈。他未对水晶作任何评论，却说人人都知道蒙淘克地下室，他在海军服役的时候还经常从那个地下室购买雷达设备。他后来跟我讲述的故事细节表明，他曾就任过一个高度机密的职位。

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奇怪，他显然跟蒙淘克有着某种关联，但他就是不想提及。时间慢慢过去了，他攻击说，普雷斯顿的故事是精心编造的幻想。他说真实的故事远比普雷斯顿组织描绘的更为诡异。他也承认，普雷斯顿由衷地相信他自己的故事。

普雷斯顿觉得这一切非常好笑，还说，这表明科恩与蒙淘克绝对有关联。但我们都很困惑，如果普雷斯顿的故事并非真实的，那到底哪些才是真实的事情呢？他至少该礼貌地告诉我们呀。

接下来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之前提到的那份装有剪报的信。剪报文章的题目是“搜寻纳粹战利品”，它是《东汉普顿星报》（The East Hampton Star）1985年11月14日的一篇报道。文章讲述了纽约州是怎样雇佣北卡罗莱纳州瓦瑞纳（实际上应该叫福奎伊-瓦瑞纳，Fuquay-Varina）一个叫奥维德·阿诺德（Ovid Arnold）的寻宝人，使用钟摆来探测英雄营（蒙淘克基地）范围内的稀有金属的。据说纳粹在1945年埋藏了至少价值1200万美元的现金、钻石和黄金。

在州立公园警察的监视下，他们在阿诺德先生认为埋藏着宝藏的地方，挖了一个8英尺的深坑。奥尔巴尼州政府的官员拍摄记录了整个过程。

文中还引用了州总务处土地使用规划分处（Division of land utilization of the state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发言人汤姆·塔布斯（Tom Tubbs）的一段话。他说关于挖掘的消息是“不能泄露的，我们要保密到不告诉任何人，他们为什么会去那儿”。

他还说，人们相信宝藏的存在是基于1945年的一个古老传说。根据那篇文章，塔布斯传达了以下信息。

“1945年，纳粹党人意识到第三帝国即将没落，于是他们就用一个U型潜水艇把入侵法国时搜刮到的财物运到蒙淘克，并指示将这些财物分别装在12个铁盒里埋在地下。德国水手们遵照指示把宝藏埋在了英雄营，埋藏点附近有巨石作为标记。战后，这些金银珠宝将用来贿赂官员、伪造护照，并安全运送帝国的高级官员到美国和南美洲。”

根据这篇文章的说法，那艘潜艇沉没了，但有几个德国水手幸存了下来，并在几年后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了寻宝人，寻宝人就写信给政府并被获准搜寻宝藏。搜寻到的宝藏将分给政府和寻宝人。尽管寻宝人在11月6日的挖掘中失败了，但是他们想在春天的时候返回这里。

整篇报道很有可能是用以掩盖一个非常成功的挖掘事件的虚假信息，也有可能是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利用这些灵摆探测者，以便他们自己能够继续搜寻真正的宝藏。在1985年，

肯定有比灵摆探测者在技术上更为精密的设备来寻找遗失的宝藏。同时，在当时看来数目已经非常庞大的宝藏，其数量可能远比公布的还要多很多。

我请求《东汉普顿星报》允许我们在这本书里翻印整篇文章，但他们知道《蒙淘克工程》一书后，就非常坚定清楚地拒绝了翻印的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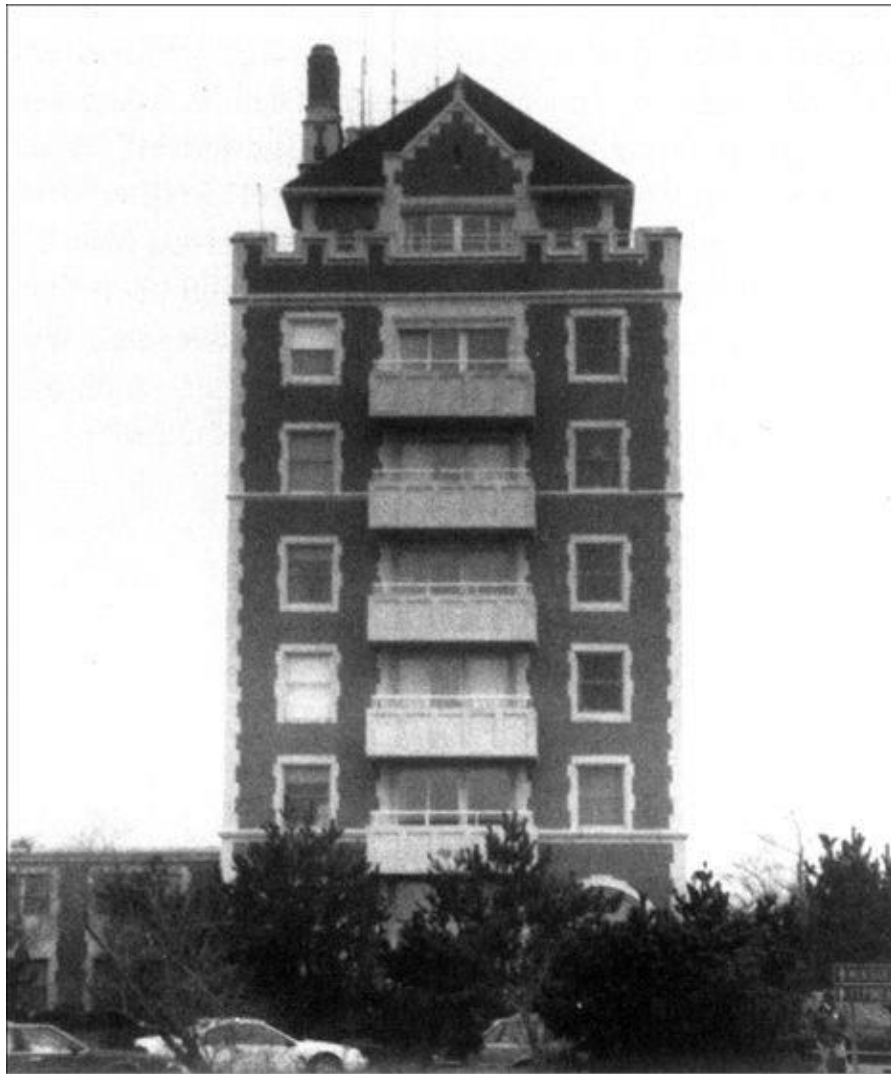
我将整篇文章传真给了科恩·亚瑟，他的回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终于接近那里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了。他再一次强调，事情远比我能够想像的还要诡异，他告诉我，德军副司令来到美国并会见了美军当局，与军队的有关人员达成了协议，不过这位副司令还得再多跑4趟，因为要运更多的钱过来。

科恩认为这个司令员只跑了一趟，之后和其他德国水手成功登岸后就在长岛定居下来。他说很多人最后都成了皇后区瑞吉屋（Ridgewood, Queens）默特尔大道上(Myrtle Avenue)的理发店店主。科恩还说，他对这些人的家庭非常熟悉，他还是在司令家长大的。他无法透露任何名字，但说他们都是很受人尊敬的人。

如果查阅那个时期各种各样的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关于那件事以及4个纳粹分子1942在那儿登陆然后经长岛铁路坐火车到曼哈顿后自首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大多数文章对此描述得都不详细但提供了不同的观点。那件事疑点很多，还包括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与其他军队和政府高级官员之间的共谋。还有人认为，整个事情都是在德国极北之地社团（Thule Society of Germany）的努力下完成的，他们是某个与纳粹有关的神秘教派分裂出来的一个小派别，是他们策划了希特勒权力上的崛起。该教派是从与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有关的东方神殿教指引社<sup>2</sup>发展而来的。出于某种原因，不管我们转向哪个方向，这个人总是会回到我们的视线里。

### 蒙淘克塔楼

蒙淘克塔楼的建设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几十年都未完工。时间慢慢过去，现在这栋建筑里已经几乎不可能再找到租客，也找不出它存在的理由了。跟我们故事相关的是，据猜测，蒙淘克地下墓穴通往这个位于蒙淘克镇中心的塔楼。



## 28.蒙淘克地下墓穴

在我接到纽约城天狼星智慧3沙龙的主席大卫·亚岱尔（David Adair）的电话后,下一个跟蒙淘克有关的趣事发生了。他刚好在读完了《蒙淘克工程：时间实验》后，就在蒙淘克庄园度过了新年前夜。在跟那里的一位物业经理人谈话时，他知道了那些地下通道被称为地下墓穴。这个经理带他去了地下室，但很多入口都用煤渣砖封住了。还有很多可以爬行通过的空间，但短时间内他不可能把所有这些都探索一番。

听大卫讲了这件事后，我打电话给普雷斯顿问他关于地下墓穴的事情。他对这个话题并不怎么热情，还说他好多年前就知道地下墓穴了，但是对它们不感兴趣。他告诉我，根据传说，它们跟蒙淘克基地是连在一起的。

我打电话告诉了科恩·亚瑟地下墓穴的事情，他再次说我又进一步接近了事情的真相。按照科恩的说法，这些地下墓穴是通往地心的通道。他还说了罗马和其他几个地方的地下墓穴。根据传说，有很多这样的地下通道，其中还包括克里特岛的地下迷宫、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地下隧道，以及越南战争中使用的地道。

第二天，普雷斯顿在我家听到了我跟某个人在电话里讲这些地下墓穴可能通向地心的事情，他开始对那种可能性非常感兴趣。接着他就变成我叫的“最好的普雷斯顿”。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讲了一大堆10分钟之前他自己都可能没办法知道的关于地下墓穴的信息。他说这些地下墓穴建于20世纪初期，很可能是20世纪头十年。德国皇帝在长岛有大批间谍和支持者，并给予他们当中很多人资金支持。这位独裁者心里有自己的打算。普雷斯顿还说，这些地下墓穴通往蒙淘克镇中心的蒙淘克塔楼，并从各个方向引向基地，还通过一片叫沟平地的区域引向海岸。

普雷斯顿还很幽默地说自己曾去过马克·哈米尔（或者那个被认为是马克·哈米尔的人）的庄园，还发现了直接通向庄园的地下通道。哈米尔家隔壁住的是迪克·凯威特（Dick Cavette），普雷斯顿说这些通道也连接着凯威特家的房子。他说他们过去偶尔会钻进凯威特家，并秘密地重新布置他家的客厅。

当我告诉阿尔·别立克关于地下墓穴的事情时，他并未感到如此有趣。他记得蒙淘克基地有一些这样的地下室，但不了解到底有多少。他觉得普雷斯顿保留了一些信息。这也

让他明白了普雷斯顿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的地下设备。阿尔认出普雷斯顿的有些设备是从蒙淘克地下室弄来的，但怎么也想不明白他是怎么弄出来的。显然地下墓穴能够解释这一切。

我解释，普雷斯顿很可能只是不记得这些，他这个人就是那么搞笑。某一天他会突然想起大量信息，而这些信息他在前一天很可能完全不记得。有意思的是，这些通道通向地心的可能性，唤醒了他所有的回忆。

地下墓穴还有一个方面可能跟阿莱斯特·克劳利有关。前面提到过德国皇帝，毫无疑问，克劳利就是他的支持者之一，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美国政府雇来为德国撰写宣传资料，英国政府的某些人甚至试图说服他叛国。克劳利声称，他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而逃开了所有的麻烦。不管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克劳利都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可能出于魔法目的而玩两面派游戏。与德皇的整个关系让他的蒙淘克之行更加有趣。

克劳利在长岛还有一个叫奥图·卡恩（Otto Kahn）的朋友。卡恩是个著名的金融家，本身也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力。1917年，他选择在长岛的最高点建造自己的庄园。这个庄园今天依然存在但不对游人开放。一直有谣言说，有地下通道通向或出自这个庄园。据说其中一条就通向曼哈顿。

我在一天晚上讨论蒙淘克时讲了这个故事，听众席上有个人对奥图·卡恩和他的庄园非常感兴趣。他过去经常骑自行车去那儿，但那条路几乎完全被切断了。他说庄园被改造成了一个男子军事院校但最终关闭了。他给我寄来一篇长岛当地的日报——《纽约新闻日》（NEWSDAY），上面的一篇报道证明了这一点。报道表明，那个院校是1978年关闭的，因为其“不安全、不适宜人类居住”。那儿有很多不符合防火标准的地方，学生们拥挤在一个个很小、有时还没窗户的房间里，地上满是垃圾和蟑螂，电线也全都破损暴露在外面。此外，厕所还经常坏，粪便溢得满地都是。

这整个场景就是曾经描述过的蒙淘克男孩被改造的令人作呕的画面。这对人文因素是一种完全彻底的漠视，里面发生的一切跟你想像中的军事院校完全相反。

这个学校在蒙淘克工程风生水起时没落了可能只是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巧合。但它与克劳利之间的有趣联系以及那些地下通道，让我们有理由提到它。通过这本书，我们希望能够收到那些真正参加过这个学校培训的学员们的信件。

## 29.X 夫人

你刚才所读到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全部蒙淘克调查里较为切实的方面。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将非常抽象深奥，但在你即将读到的故事里存在的同步性是无可否认的。这些信息符合某些神秘学说，对某些读者来说或许并不新鲜。至于那些不熟悉的读者，我将尽可能讲得让人容易理解一些。

这一切从我跟一个被我称为X夫人的女人的偶然相遇开始。很久以前，《蒙淘克工程》一书还未出版，她来长岛参观蒙淘克基地之后拜访了我、普雷斯顿还有其他几个人。我被她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的理解力所折服，之后跟她谈了一会儿。我们见面一年以后才开始定期通话。

她说她很久以前就知道蒙淘克那边的状况了，我感到很惊讶，那时普雷斯顿还未公开讨论他的故事。她从一个完全独立的渠道了解到了邓肯非常私密的信息。X夫人向我解释，有些神秘流派已经关注邓肯很长一段时间了。他是个受到严格监控的人。

不久之后，X夫人开始以一种比较稳定的频率向我透露信息。她说在地球上有12个主要的神秘流派，而她在力图监控它们的各种活动。她是一个天生的反叛者，不是任何一个流派的成员。尽管她的位置非常独特，但完全符合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小说中描述的秘密传统。她的整个家族都背负着类似的使命。她还解释，为了以防万一，最好不要用她的名字，因为她跟我说的信息一旦被发现，她的信息源就会被切断。接下来的信息是我跟她一年的谈话成果。

什么是神秘流派呢？

它也以神秘社团为人所知，这些有组织的团体从太古时代就一直存在。它们的名字有时会随着政治分歧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历史的变迁，它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分支。光明会、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和共济会（Masons），这几个只是被认为属于神秘流派组织的几个例子。刚刚提到的这些组织在历史上都非常出名，而有时候被认为是臭名昭著，而其他一些组织的工作就做得更为保密，它们努力权衡其他组织做过的事情。我不知道所有团体的组织架构



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那是阴谋论者的事情。现在我们关心的是所有神秘流派的这个整体，而不是其中某一具体组织。

所有的团体都有各自的议程，它们可能很危险也可能非常高尚，完全取决于各个流派里管事人的天性。现代社团似乎被它们以最神秘的方式在控制着。它们还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守门人。X夫人试图监控不同秘密社团的信息和活动，传达她交流到的信息来促进宇宙平衡。因此，她与蒙淘克也有了关联。

一直以来，12个主要的神秘流派就跟善与恶或光明与黑暗这几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密切相关。就是在这个领域里，我们能够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反基督者。反基督非常重要，因为它就是蒙淘克工程的核心。不仅是邓肯一直受到这方面的训练，克劳利也用“野兽”作为自己的标识。

人们对反基督这个概念最普遍的反应，就是认为它是邪恶的，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它。而事实却并非这么简单。从哲学及经验的角度来看，如果有基督，那就一定会出现反基督。这是很寻常的宇宙存在的基础原理的一个表现，比如阴和阳。当然，基督被认为是好的，然而当两者之间不均衡时，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例如，在历史上，宗教法庭曾打着基督的名号犯下了一些滔天罪行。

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看，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反基督教，他们当中任何一方力量的失衡，都会造成生命统一体的失调。所有这一切，是要均衡两极力量而不至于迷失在任何一个方向。达到这种和谐就可称之为“中庸之道”，也就是道或圣灵的一种表现，这取决于你的信仰体系。

当然，克劳利选择的是反基督教，因其颠覆了以“耶稣”的名义强加在他身上的那些罪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魔法方程式，无所谓好与坏。为了全面了解这个方程式的本质，你可以参阅克劳利很多魔法学书籍。应该指出的是，克劳利是人类，他也犯过错误，既做过善行也曾作过恶。更重要的是，撇开善恶的评判，他只是一个魔法师。以这样一个身份，他也从根本上致力于均衡各种力量，并将宇宙从无法言说的痛苦中解救出来。

对克劳利来说，宣扬反基督并不意味着召唤魔鬼，而是平衡那些已经脱轨的各种力量。例如，一个人因为性压抑而生病了，每晚都要亲吻十字架，把他们的病痛／压抑与基督

联系起来，那么与魔鬼共舞一曲或许就能让他恢复健康。这跟语义学或潜意识的关联更深，而不单纯是善与恶的问题。别忘了，耶稣在把金钱交易者赶出神殿时的行为也很暴虐，但这种行为在当时就很适当。

更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个神秘学说，那就是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均衡与我们自己受时间的限制密切相关。这些能量每天都在你体内肆意流动着，有时你可能会出于内心的仁慈而想帮助别人，而有时你又会想痛打别人一顿。知道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才是问题的关键。对恐怖分子的仁慈可能会为每个人带来可怕的后果。当这些能量能够平衡流动时，一个人就能获得内心的和谐。人的存在是建立在二元性的基础之上的，并获得众所周知的超越时空的基督意识，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佛陀坐在菩提树下彻底面对行善和作恶这两种欲望的碰撞。他不受任何一种欲望的掣肘，而是寻求所有力量的一种平衡。

克劳利给瑜伽术下的定义是，它既是一种罪孽也是一种束缚。这些定义本身对日常练习也非常有用。在一个魔法仪式上，克劳利或其他人很可能会为了解除一个人背负的时空十字架的束缚而宣扬反基督（顺便说一下，十字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是时空的一种象征了）。

本世纪以来已经举行了很多仪式，大众聚会或者其他什么来提升人类离开这个维度空间的技巧。其中一些或许很滑稽可笑，但其他一些则极其详尽，完全是建立在宇宙间最小心守护的秘密的基础之上的。进入第三个维度的空间必须从两维空间（如基督与反基督，阴和阳等等）里进行九十度的转移。这是很难想像的，但如果你可以想像出来，那你的意识很可能已经延伸到四维空间了。

一旦升入到四维空间，你就能完全体会到时间的相对性了。正是在这个空间里（也包括比四维空间更高维度的空间），操纵时间才会有可能发生。也是从这个空间开始，才会出现无限愈合力和真正的教化。如果一个人能够进入到更高维度的空间，那么费城实验和蒙淘克工程的相对真实性也就无关紧要了，这些事情完全可以被改变、重新安排或者改写。这本书及我们公布蒙淘克传说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更高级空间的意识，也期望我们能够达到那种高度。

在一个宏大的实验里，邓肯被训练成了一个代理人，但显然实验失败了。在蒙淘克，这些反基督代理人将事情带到魔鬼力量肆意妄为的地步。如果我们相信斯坦·坎贝尔说的话，那么是耶稣自己扮演了魔术师的角色，转败为胜并平衡了邪恶代理人的力量。不管魔

法师们要做什么，这些力量自身就会在宇宙间自然地此起彼伏，但魔法师或者特定的流派也不是不可能充当这些力量的催化剂。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们将审视驾驭这些自然力量，从而改变宇宙及各个维度空间之间关系的一个雄心勃勃的尝试。

## 30.红衣魔女杰作

1946年，这个世纪最值得庆贺的一个重要魔法实验出现了，它被称做“红衣魔女杰作”。参与者是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些角色：杰克·帕森斯、卡梅伦和L.罗恩·贺伯特。

我最初开始接触蒙淘克调查时，从未想过会因此而认识玛乔丽·卡梅伦。我对贺伯特和帕森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都很有兴趣，但如果不是对卡梅伦氏族和克劳利氏族之间的同步性痴迷的话，我怎么也不可能知道卡梅伦，也永远不会去调查和研究她。尽管她的真实姓名是威尔逊已经令我非常吃惊了，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受她跟蒙淘克故事有关系的事实，显得太陈腐或者太好了而让人难以相信这是真的。X夫人曾逼着我思考这件事情，并最终让我看清了我遇到卡梅伦（实在很奇怪的情况下遇到她的）这件事的同步性绝非偶然，毕竟我已经亲身见过“红衣魔女杰作”实验的两个主要负责人了。遗憾的是杰克·帕森斯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他绝对是这3个人里面最高深莫测的那个。帕森斯作为在提到维度空间之间转移这个话题时很重要也很让人感兴趣的一个人，他的名字无数次出现在很多不同作者作品的脚注中。他的生活就像神话里的迷宫，他的作品也很难找到。在回到蒙淘克话题前，我们将审视其生命的关键时期，并看看他在“红衣魔女杰作”实验中做了些什么。

帕森斯1914年出生于帕萨迪纳市的一个富豪家。他曾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但显然，他太聪明了，以至于不适合在大学里继续待下去。作为一个爆破专家，他享有很高的声誉，正如在这本书前面提到的那样，他是创立喷气推动实验室的加州理工大学科技中心附属火箭研究团队的一个关键科学家。

如果让一个火箭科学家来理解魔法的话，杰克·帕森斯肯定会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也很有领悟力的一个学生。他对克劳利在《契约与法律》（Liber Legis）一书中预测到了爱因斯坦的作品和量子论这件事，印象特别深刻。

“二战”结束后，他与L.罗恩·贺伯特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他俩和杰克的第二任妻子玛乔丽·卡梅伦一起参与了“红衣魔女杰作”的实验。红衣魔女杰作是一个持续数天的魔法仪式，可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魔法作品了。关于红衣魔女杰作也可以且也应该写一整本书，但在这章里，我们将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人认为帕森斯是阿莱斯特·克劳利的灵魂继承人，但这个魔法作品却将帕森斯的生活设定到了一个新的轨道上，也结束了他和克劳利及L.罗恩·贺伯特之间的友谊。这个魔法作品事关创造一个象征上一章所解释的反基督教崛起的月神之子。帕森斯还把这个实验看做扭转双鱼宫时代污浊偏颇的男权社会结构的行为。他还是女性的一个大力支持者，在这个魔法作品中，他试图再现被压制了几千年的女神能量。

到底什么才是月神之子呢？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卡梅伦跟我解释，他听到这个词就觉得很不舒服。她说一个人每一次性交都会产生一种想法，这个想法有时候就叫月神之子，它会冒出来并遵照其中魔法师（性伙伴）的吩咐行事。

还有一些人认为，月神之子就是反基督者，但在这个词里有种很有意思的对立性存在。月球是个反光体，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子，而太阳在神话中是被认为与金星在一条线上并与月亮的极性相对立，这给了月球一种救赎的能力。另一方面，月亮还可以与黑暗和巫术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一切都是语义上的问题，完全取决于魔法师选择调用哪种类型的能量。

红衣魔女杰作实验在1946年是以一个完整的宗教仪式典礼作为开端的。帕森斯和卡梅伦为他们提供性能量，而贺伯特监视整个实验过程并运用他的阴阳眼。这是个非常耗费精力的活动，旨在为红衣魔女的化身打开维度空间里的一扇门，而红衣魔女（意味着理解）是宇宙之母，她将以人类的样子现世，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卡梅伦实际上就是红衣魔女的化身。我同意卡梅伦是令人钦佩而且很有魅力的人，我也不会去否认她是红衣魔女的说法，我的工作也不是要对此作出判断，只是我并不认为她是有意成为月神之子的。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事实上，她觉得很多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孩子都是她魔法意义上的“孩子”。还有人认为，月神之子是克劳利的精神继承人。鉴于卡梅伦和帕森斯并无子嗣，月神之子很可能是在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出生的（他很可能已经以任何一种形式很好地融入到这个世界里了）。

让帕森斯惊讶的是，克劳利并未欣然接受他的实验，而是派人有效地接管了这个实验。根据许米乃·贝塔（Hymenaeus Beta）告诉我的信息，帕森斯正在用一些他无法控制的能量做实验，这可能引起麻烦。

那么杰克·帕森斯到底做了什么呢？

根据其他很多人的说法，帕森斯（和贺伯特及卡梅伦一起）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时空裂缝（与费城实验中的并无不同）。这打开了通往“另一端”或者另一个维度空间的门。也就是在这个实验之后，开始出现了大量目击不明飞行物的报道。著名的罗斯威尔坠毁事件发生在1947年，此时阿莱斯特·克劳利仍在世。不管在红衣魔女杰作实验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魔法界和科学界几乎都接受一种说法，那就是在这个实验中发生的事情意义极为深远，并且对不同维度间的交流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除了紧跟着大量出现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美国还颁布了国家安全法案并设立了中央情报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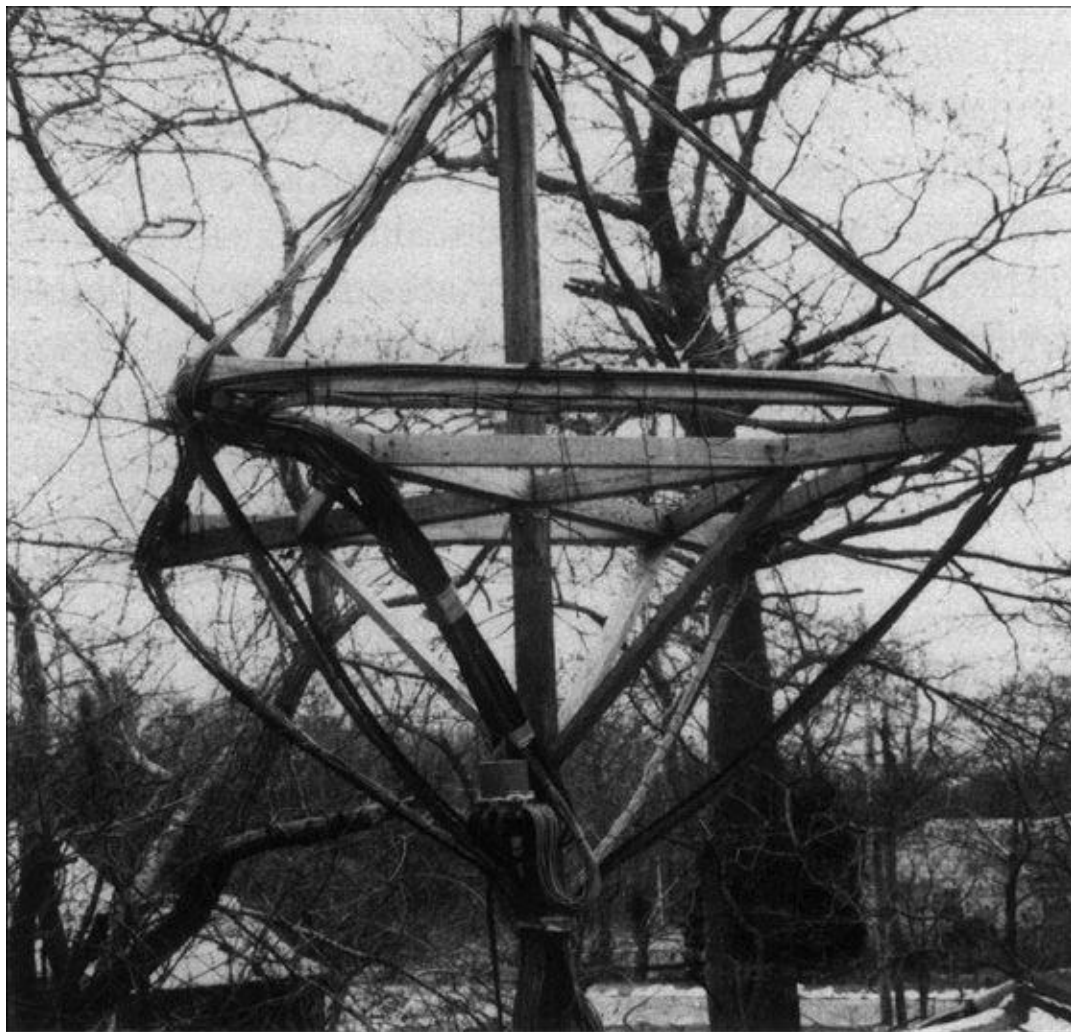
还值得指出的是，卡梅伦说实验之后，帕森斯和贺伯特的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两人都经历了很多挣扎磨难，帕森斯在6年之后还被政府暗杀了。很讽刺的是，在帕森斯死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华盛顿的政府大楼就被不明飞行物围攻了。

就在这时，我们应邀观看红衣魔女杰作魔法表演。这绝对是一个力求达到创世（上帝）效果的魔法作品。根据以上信息，魔法实验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这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

如果杰克·帕森斯的努力失败了，那这看起来也像是从其他维度空间潜入的后果（通过外星人绑架而侵犯妇女权利就是一个相关的例子）。他将自己向一种外星人的能量开放，而这种能量可以战胜我们人类的很多能量。不管怎么说，帕森斯在那个领域是个领头人，而现在才开始受欢迎。他是个离经叛道的激进分子，而那恰好是产生变化和进步的源泉。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人的错误中学到些什么。

### 时间差天线装置

这是个真实的时间差天线装置，坐落在长岛时空实验室的房顶上。根据其定义，它真的能够帮助转换时区。两个线圈竖直互成九十度角，环绕在一个金字塔结构的边缘上，第3个线圈环绕在底部。就如在《蒙淘克工程：时间实验》中所讨论的那样，通过给天线通电让其产生脉动而达到转换时区的效果。这个天线装置即使在没通电的时候，也会产生时间本身所具有的微弱维度空间的转换效果。



红衣魔女杰作实验不仅打开了通往其他维度空间的门，还试图创造一个克劳利的精神继承人。卡梅伦很可能就是那个继承人，但同时也存在其他可能性，我们稍后将对这一点进行讨论。

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一切跟蒙淘克工程有什么联系呢？

## 31. 克罗利氏族史

就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直到现在我都还无法弄清蒙淘克、卡梅伦及红衣魔女杰作魔法实验之间的联系。在X夫人的建议下，我全面回顾了一下我的经历。现在我将与你分享克劳利是如何进入我的生活的。

第一次接触巫术的时候我还是个高中生，当时我正在读一本彻底痛斥女巫和超自然现象的书，这本书如此偏颇以至于我开始大体思考这个主题。我们图书馆涉及这个主题的大多数书都对此带着极度的轻蔑或嘲笑，因为它们都认为，绝对没必要严肃讨论这个主题。如此多的偏见让我开始怀疑，这个主题里是不是隐藏了什么。自此我开始对超常现象很感兴趣了。我确实找到了一本西比尔·里克（Sybil Leek）写的很具指导性的书。她解释了这个古老的宗教，说巫师是对古老的德鲁伊教（Druid）神父和女祭司的误称，她还提到一个叫阿莱斯特·克劳利的男人，她说这个人是她家的一个亲戚，过去常常在山里给她读诗。西比尔还澄清说，他并不像每个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个邪恶的人。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克劳利这个人。

我接下来的经历与莫妮可·威尔逊（Monique Wilson）有关。在我研究卡梅伦与威尔逊的关联的过程中，我发现她是从苏格兰来的，而且她还被认为是“女巫王后”。20世纪70年代，她在女巫界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她把自己正当继承来的女巫纪念品卖给了雷普利(Ripley)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Believe it or not）。有人认为她的行为太过于商业化，诋毁了巫术这种艺术。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研究，我或许永远也没机会让克劳利进一步走入我的生活。

1974年，我驻扎在一艘叫亚瑟王神剑（Excalibur）的船上。船停靠在旧金山的渔人码头（fisherman's wharf）时，我们中的几个人决定在夜里11点后跳下船找点事情做，后来决定去雷普利博物馆。我们去的时候刚好闭馆了，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隔壁的巫术博物馆（它现在已经搬走或者是关闭了）还开着。我和我的朋友们就进去了，而且还找到了很多乐子。这个博物馆非常做作，但让我们笑得最欢的还是在看到阿莱斯特·克劳利的蜡像时，蜡像的名称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蜡像向一个裸体女子挥舞着匕首，看起来很疯狂。我和朋友们几个月后都还在谈论这尊蜡像。



一周后，一个剃光了头的男人登船了，他看起来简直就是阿莱斯特·克劳利。我们就开玩笑说这个人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接下来，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他一路直升坐到了金融信托人的位置并携30000美元潜逃了。我们很好奇克劳利是否能笑到最后。事实上，这个人半年后又回到罪案现场，我的另一位朋友将他押送到了警察局，这个人立即被捕入狱。这整件事情都显得很奇怪。

稍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为贺伯特工作，发现他经常收到称呼他为野兽666的信件。此前我从未细读圣经到这个程度，觉得这非常滑稽。贺伯特从未回复过这些信件，看完后就把它给撕毁了，但此后相继发生了很多笑话。最后有人告诉我，英国的一个法庭审理撇清了L.罗恩·贺伯特和阿莱斯特·克劳利之间的所有关联。尽管教会监制的（那时我还没听过的）录音带里记录了贺伯特对克劳利的崇拜之情，但是我未发现他们之间有任何关联。这似乎是个荒唐可笑的说法。

随着666信件的持续寄来（这是在蒙淘克工程全面开展的时候），关于它的笑话也变得越来越滑稽了。我甚至还用“666”作为我公文包的标识，因为它是如此容易让人记住。一年之后我把公文包借给了一个朋友，他问我这个标识是怎么回事，听了我的回答后他惊讶得呆若木鸡。他告诉我，那是他的代码，他前世被人叫做阿莱斯特·克劳利。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沽名钓誉的荒唐前世宣言，但这确实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坚持让我读克劳利的某一本书，我告诉他，这本书看起来很有趣但是我没时间读。这个人也是我未婚妻的朋友，他将当我的伴郎。他现在还在教会任职，尽管我不相信他就是阿莱斯特·克劳利，但那次意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奇怪的是，他个性中的很多方面都跟克劳利很相似。他在旧金山当嬉皮士的时候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克劳利，这也许能解释他为什么对克劳利有如此强烈的认同感。从某些方面来看，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但他也有一些缺点，其中一个就是有严重的癫痫症，后来我在一本书中了解到，埃德加·凯西认为，这是前世性乱交和滥用特异功能引发的一种症状。不管我朋友的事情事实到底怎样，但肯定有某种同步性活动在进行。后来我才发现，这像是某个人或者某种东西在试图跟我进行交流，而密码就是克劳利。

我下一次遇到克劳利是在读本特·格兰德（bent Corydon）和小L.罗恩·贺伯特（L Ron Hubbard）合著的名为《L·罗恩·贺伯特：救世主还是疯子？》（L.Ron Hubbard: Messiah or Madman?）一书的时候。这本书完全是在败坏贺伯特的名声，我认为它严重歪曲了关于贺伯特这个人的事实，但这本书的作者确实帮了我不小的忙。书中揭露的很多中肯事实都表

明,贺伯特曾狂热地研究过克劳利。我开始读那些我能找到的阿莱斯特•克劳利写的书。他的书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这段时期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在我读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之前或者期间,我发现自己完全脱离了我的肉体(在睡觉时),悬浮在半空中。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盯着我看,我就直接面对她并直视她的眼睛,她的脸慢慢淡去并变成了贺伯特的半身像,之后就碎成一片片消失了。我醒来觉得就好像是解开了一个符咒。主观来看,这刚好与我发现克劳利在科学论派里的影响这件事巧合了。当然,上述事情并不是说贺伯特在施展巫术或黑魔法,只是这个经历很有意思,值得记录。

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对克劳利和他作品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但我从未加入到任何组织或者要去成为一个职业魔法师。断断续续地,我研究这些资料也差不多有4年了。很显然,我积累的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在那儿等着被我去挖掘发现。一个宏伟的力量正发挥着作用。

我与克劳利的下一段轶事发生在和普雷斯顿•尼克斯相识的时候。我在一次讲座之前跟他进行了简短的交流,他说我们可以在会后接着谈。讲座中间有一会儿休息时间,我记得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不记得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了,但他回答我时首先提到的,就是阿莱斯特•克劳利和威尔逊兄弟的事情。这就很奇怪了,因为普雷斯顿之前几乎从未提到过这个话题,更不用说在讲座上或者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讲这些,而且这些还是他先跟我提起的,我没提到阿莱斯特•克劳利,而他提及了。事情看起来就像是宇宙在帮我们牵线搭桥。

你也已经知道了我是怎么和卡梅伦相遇,以及怎么到达她家门前的。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就在完成这本书的手稿前,我去了图书馆查“蒙淘克”一词的词源。让我很惊讶的是,我居然在蒙淘克历史记载中发现了3条索引指向帕森斯这个名字。这种特殊联想,除了杰克和蒙淘克之间有一种可能的家庭联系之外什么也表明不了。这促使我打电话问卡梅伦杰克家的事情。我发现杰克的家族确实是第一批坐船漂洋过海定居马萨诸塞州的移民,并且在东海岸很有影响力。这使得他们与蒙淘克的关联变得更有可信性。

卡梅伦还给我讲了一个我认为很有趣的同步性事件。她说威尔逊这个名字在洛杉矶哪儿都见得到,她指出了威尔逊山还说在镇上有几个很重要的威尔逊家族。事实上,她现在与喷气推动实验室的联络员都是威尔逊氏人。大约在1991年,一个叫吉姆•威尔逊(Jim

Wilson)的人跟她联系上了。她在20世纪50年代就与喷气推动实验室失去了联系，但吉姆却突然间冒出来，邀请她去那儿参观。

接着，卡梅伦讲的事情很出乎我的意料，无异于一颗炸弹从天而降落在我的身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全家（卡梅伦家）在杰克任职期间都在喷气推动实验室工作。杰克总是遭到政府的调查，这很可能让他们失去工作。这件事让他们全家人都觉得很为难。

现在杰克逝世差不多有40年了，卡梅伦和她的孙子却收到喷气推动实验室的神秘邀请，让他们去参观这个现代化的实验室。吉姆·威尔逊带领他们参观了整个实验室，最后去了展馆，在那里，卡梅伦给他读了一段杰克《自由是把双刃剑》(Freedom is a two-edged sword)一书的序言。她读完后就立即被护送出馆了。事情并无太大的转机，不过让人惊讶的是，威尔逊竟然坦白说自己是L.罗恩·贺伯特的粉丝，还说自己读过贺伯特写的每一本书。之后卡梅伦打电话给吉姆·威尔逊，想请他帮忙解决一件私人问题。谈完那件事后，她问他有没有听说过蒙淘克实验。他就突然沉默并挂掉了电话。

关于吉姆·威尔逊还有一件怪事。他宣称自己知道杰克·帕森斯的所有事情。很显然，他对杰克很感兴趣，否则也不会打电话给卡梅伦了。他向她展示了加州理工大学科技中心火箭研究团队一张真人大小的照片。尽管杰克也在照片里，但他却认不出哪一个是杰克，还指着艾德·福尔曼 (Ed Forman)，说这个人就是杰克。这非常奇怪，因为就我所知，吉姆·威尔逊确实知道杰克·帕森斯的很多事情。我有一份他为一起主持火箭测试的弗兰克·玛丽娜博士和杰克做的一次专访文稿。事实上，整个访谈都是关于杰克·帕森斯的。这个人一定是想得到些什么，但卡梅伦却把他给吓住了。她一定是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这个真相有时候会把人给吓住的。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普雷斯顿，他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说他怀疑杰克·普鲁特 (Jack Pruitt) (在第一本书中我们提到，这个人是普雷斯顿在蒙淘克工程里的上司)实际上就是杰克·帕森斯，只不过是他是通过目击者定位程序出现的。他还说他几年前曾同他在美国国家宇航局的一位朋友联系过，而那位朋友告诉他，宇航局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JPL实际上代表的是“杰克·帕森斯实验室”。喷气推动实验室这个名字只不过是种掩饰。

我把这告诉了卡梅伦，她窃笑着说道：“这个说法很合理，不是吗？”

更有趣的是X先生(第8章中提到过)在听到我跟一小组人讲刚才提到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我当时在谈论杰克·帕森斯以及他与“威尔逊”这个名字的同步性，但我没有提到杰克·普鲁特。在我说完后，他说杰克·普鲁特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提到的是杰克·帕森斯，不是普鲁特！他自己潜意识里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或许是基于他自己参加过蒙淘克工程的经历吧。第二天他的表现很可疑，他告诉我，他当时故意那么说是想看看我的反映。

我很难接受杰克·普鲁特和杰克·帕森斯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但绝对相信杰克的死亡很可能只是个烟幕。我问卡梅伦，她在杰克死后有没有看到他的尸体。她说没有，而且有时候她还会怀疑是不是有人绑架了他。不过，后来她就不再那么热衷于这个想法了，因为她想起有个当地的消防员，在杰克死的那天跟他在一起待了很久。他告诉了她那天发生的事情，令她很信服。我觉得一个消防员在可能丧生的情况下还跟一个人待在一起那么久是非常可疑的，毕竟纽约消防部的部长曾告诉我，绝大多数纵火犯都会化装成消防员，他说这是有统计数据支撑的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消防员很可能在杰克的实验室被设定爆炸时邀请杰克出去喝咖啡，或把他引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经历表明，杰克·帕森斯、喷气推动实验室和蒙淘克三者之间有一种令人惊异的同步性存在。实际上，这种同步性还有待我们作更深入的调查，很显然，这本书是无法讨论这个了。

卡梅伦曾告诉我，同步性是魔术的整个基础，就像克劳利定义的那样，也是我们整个宇宙存在的基础。她还说同步性推动人们从此生到再世，这或许多多少少可以解释我现在的研究。我不准备对此作任何评价，但关于卡梅伦有些东西我有必要说一下。在读了这本书的手稿后，她变得谨慎起来，她不想跟蒙淘克工程牵连起来，也不愿再谈论这个话题。她确实说过，蒙淘克工程可能只是杰克和他作品的一个映像。很多人都暗示说杰克失败了，但他未必是真的失败了。卡梅伦说红衣魔女杰作实验要求她必须成为“火种”，事实上她做到了。至少100年内都很难判定，他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普雷斯顿并没有否认蒙淘克工程可能是杰克·帕森斯魔法作品映像这个说法。我们讨论的种种同步性事件还有待进一步的解释。对这本书，更重要的是它们确实都通过“威尔逊”这个名字，表明了蒙淘克和红衣魔女杰作实验有着某种联系。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被认为是阿莱斯特·克劳利精神继承人的人，之后，我会对所有的关联做一个总结。

## 32. 克罗利之崛起

在之前的某一章节里，我提到自己收到阿玛多·克劳利的一封信，证实了威尔逊兄弟的存在。根据阿玛多在《阿莱斯特·克劳利的秘密》一书中所述，他的父亲有很多私生子，但选择了阿玛多（意思是心爱的人）作为他的精神遗产继承人。

鉴于他出身的真实性还有些争议，东方神殿教指引社既不承认阿玛多·克劳利是阿莱斯特·克劳利的继承人，也不承认他是他的儿子。还有一些人证实，他确实是克劳利的儿子，但这也只是从精神和笔迹（书写分析）上判断出来的。这些都不能成为法律证据，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只能挖出阿莱斯特·克劳利来做个DNA测试了。我敢肯定他会很喜欢这个主意，但是，唉，可惜他被烧成了灰烬（我几乎想像得出，他用他的意志力爬出棺材，然后他的嘴跑出来说他被火烧成灰了的样子）。我在写《重访蒙淘克：同步性探险》这本书的原稿时，还跟阿玛多保持着通信，他主动给我提供了一些额外而有趣的信息。

关于红衣魔女杰作实验，他说帕森斯和贺伯特因为对“混沌理论”的兴趣而饱受责难。他们在寻找那些能够从神秘学意义上“扭转”或“解开”这个已经被创造了的宇宙力量，并试图驾驭它们。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在我看来，阿莱斯特·克劳利非常在意他们是不是真的成功了。如果我们听听别人的说法，那他们肯定是成功了。

至于费城实验以及它跟他父亲可能的关联，他告诉我，我应该有兴趣去找出阿莱斯特·克劳利1943年8月12日（费城实验进行的那天）那天在哪里。我回信说我不仅想知道这些，我还想知道他父亲在1943年8月12日及1903年8月12日（这与地球的20年周期有关）这两天在哪里。很快我就得到了答复。

“1943年8月12日，阿莱斯特·克劳利、我自己还有其他5个人聚集在英格兰康沃尔郡靠近莫瓦（Morvah）一个叫蒙安淘（Men-an-Tol）的古老纪念碑那里。你或许已经发现了这个名字跟蒙淘克是多么的相似。我还装了一个明信片的影印件。这块石头本身就叫做‘环’，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圆洞。他们让我躺在一个长板上，然后把这个长板（连我一起）安到那个洞里，这看起来感觉就像一个铁氧体磁棒被装进了一个线圈里。阿莱斯特表演了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像在英格兰的南部和美国的长岛之间，‘架起’了一道‘波涛汹涌的水面’。”

这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东方神殿教指引社不仅不认同阿玛多的说法，还提供了从阿莱斯特·克劳利1943年8月12日未发表日记的打印稿里引用的一段话：“我第一段婚姻的40周年纪念日，一整天都病着：可恶的病痛。失眠、鼻孔堵塞、口干舌燥。医生下午7点半来了，我一点儿一点儿地清醒过来，给萨图努斯（Saturnus，东方神殿教指引社卡尔·格尔米尔分支[Karl Germer]）、罗伊（东方神殿教指引社莱芬维尔分支[Leffingwell]）及克里斯·克雷默(Chris Kraemer)写东西时也神清气爽、头脑清晰、思维活跃。2点半，失眠；从早上4点半睡到11点后感觉好了一些，起床吃早饭。”

乍看之下，好像阿玛多至少是搞错了日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假设东方神殿教指引社的打印稿是可信的）是克劳利和罗斯的结婚40周年纪念日，而正是罗斯指导他写了他最出色的作品和他遗作的核心——《律法书》(The Book of the Law)。最起码，这一天与费城实验前40年周期是同步的。克劳利的婚礼纪念日对东方神殿教指引社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们在1993年的8月12日还举行了宴会纪念这个日子。

还应该注意的是，上述东方神殿教指引社提供的引言，并不能完全排除阿莱斯特·克劳利8月12日在蒙安淘的可能性。事实上，就在这本书交印前，我收到了阿玛多·克劳利的来信。而这封信居然还是在1993年的8月12日寄到的。我曾向阿玛多指出，他的叙述与东方神殿教指引社的说法之间的差异。现在我将引述他7月26日回信的内容。

“很感谢你给我机会再次思考我和克劳利在康沃尔郡做那个‘人体磁’实验的日期。我不必要改变任何说法。东方神殿教指引社提供的阿莱斯特·克劳利在那天写的日记对我很有帮助，但是你也清楚我拿到了它们\_原稿保存在伦敦。所以当我说我们在蒙安淘的时候，你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清楚这和日记里记载的不一样。我选择不改变任何说法，是因为我是正确的，而日记不是。关心他写了什么，还不如问问他是为谁写下这些日记的。还有很多时候，‘克劳利记载的’好像和‘克劳利真正做的事情’是有很大差异的。”

“日记中是否提到了‘赫斯事件’[4](#)？那他是否提到了法国‘第二政府’（Deuxieme Bureau）赞助特勒玛修道院[5](#)的事情？间谍们可不像东方神殿教指引社认为的那样愚蠢。我怀疑他们是否意识到有特工潜入到了他们的组织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是没有间谍，即使是好莱坞电影中刻画的间谍都不会有公开谈论它的习惯。事实上，他们会竭尽所能地把注意力从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身上引开。请告诉东方神殿教指引社，1943年我们

在欧洲时也处于战争中！正儿八经地说，这对他们来说可能还是新闻呢，但阿莱斯特·克劳利确实有‘掩盖其诡计’的习惯。”

更重要的是，阿玛多在从我这儿听说蒙淘克工程很久之前就说过，克劳利死前在康沃尔待过一段时间。很重要的是，他能够看出蒙安淘和蒙淘克之间的关联。在收到东方神殿教指引社的来信之前，我把阿玛多的信拿给熟悉盖尔语的人看。他们告诉我说“蒙安淘”和“蒙淘克”（这是个美国本土名字）来自同一词根，所指也为同一物。遗憾的是，这两种方言都流失了，你只能在图书馆的某些文本中找到一些相关推测。我被告知这两个词都是由“mer”这个词根衍生而来的，意思跟海有关，同时也表示一个恒久转动的圆圈，就像能通过它来创造或与之相连的漩涡那样。关于这些词的词根，实际上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以后我们会再详加解释。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据报道，所有的土著萨满教巫医都膜拜被称为马拉图（Manatu）的精神领袖。根据传奇，马拉图们都是变形术法师和时间旅行者，这个名字的词根也跟“蒙淘克”一词有关。

因此，即使认定阿玛多·克劳利弄错了日期，他的学识也值得关注。此外，如果了解同步性原则的话，阿玛多的信在8月12日到达我手上这个事实，也绝对帮他增添了一定的可信度。当然关于阿玛多还有很多争议，我们不想站在官方的角度对他信息的真实性作出裁决，我们只是讲述了我们了解到的信息。重要的是，他的信息跟我们自己的研究有无可否认的同步性。

我们想进一步了解的是，克劳利1923年8月12日这天在哪里。阿玛多说阿莱斯特·克劳利当时“就在突尼斯外面的沙漠里，他跟利亚·哈尔森（Leah Hirsing）及诺曼·穆德（Norman Mudd）一起在那儿‘休养’，还有个叫穆罕默德（诧异呀，诧异呀）的阿拉伯男孩儿作伴。他们住在一个把克劳利当做大师的重要酋长的帐篷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为克劳利成为东方神殿教指引社卡尔·格尔米尔分支的新领袖铺平了道路。”

至于1903年8月12日阿莱斯特·克劳利在哪里，阿玛多不是很确定。我们现在从东方神殿教指引社那里得知，克劳利是在那一天结的婚。阿玛多说这刚好是在金色黎明会（Golden Dawn）散会后，而金色黎明会是个重要的魔法社团，克劳利、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很多著名人物都是其成员。他怀疑阿莱斯特是在那天收到让他定位解释了很多事

情及“混沌诡计”的《荒芜之书》（The Book of Desolation）的信息。这就打开了无限可能之门。还值得指出的是，根据传奇，威尔逊兄弟或者至少他们中的一个死于1902年或1903年。按照普雷斯顿·尼克斯的说法，科学的衰落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它变成了一个扭曲异常的学科，因为它只关注物质世界以至于排除了那些与特定思维模式不符的发现。

关于《荒芜之书》有趣的另外一点，就是有人说它是在霍伊妮·荣斯基（Hoehne Wronski）的墓穴里或附近被发现的。而这个人阿莱斯特·克劳利之前的一个魔法师。他们两个都懂得一种穿越时空的法术，尽管并不涉及空间的距离。阿玛多跟我解释，绝大多数人把穿越时空误解成从一个星球走到另外一个星球上去。这是不正确的。就像禅宗(Zen)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在此时此地，而我们存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但“那里”的世界是与我们生活着的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个“现实世界”。穿越时空意味着从“这里”到“那里”去。而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就是转换状态。

阿玛多的这个信息跟X先生告诉我的关于阿莱斯特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信息惊人地相似。它完全就是指穿越到其他时区去。所有这一切直接把我们引向了威尔逊兄弟之谜。





## 33.威尔逊家的月神之子

在关于威尔逊氏族的那章里，我们提到过这对双胞胎兄弟患有不育症，而这将为那些熟悉魔法的人提供一条线索。这与处子生育有关。

让我惊讶的是，在我对此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处子生育是个医学事实，而不仅仅是圣经上的奇迹故事。处子生育并不常见，但医学期刊上时不时就会出现与此相关的文章。有很多普通人人都知道这种怪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听过很多关于耶稣神性的辩论，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怪事，那么将改变那些辩论的整个背景。事实上，我希望我在此书中揭露这个话题的真相，能够改变人类认识自己的整个背景。接下来的信息是由X夫人提供的，会涉及一些基于神学学说的医学方法（医学博士们未被训练成或没能力超越物质世界去看东西）。那些对处子生育纯生物学方面感兴趣的人，可以参阅最先进的医学图书馆的书籍。

双胞胎中的不育症就是处子生育的一个标志。

处子生育是指维度间交配产生叫月神之子或神交之子（Sexchild）的东西。这也是一种不育生殖，而不育这个结果就是源于维度间的交配。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一个处子（或者甚至是任何其他女人）能够怀孕，但是却不知道是怎么怀上的。这是残留并潜伏在所有女性体内来自其父亲的一种雄性蛋白造成的结果，不过这种蛋白只有被激活了才能找到，否则你是找不到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酸，能够像镜子那样穿透那个包含着一个袋子的保护性身体组织——透明带。透明带很难穿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任何衰老的精子或者其他任何东西（比如动物精子）都能够进入卵子，成为妊娠候选对象。

正常的受孕是在细胞内的原始（或者是心灵感应的）识别机制接收到信息，说外面有个精子在等着进来时发生的。如果此时呈现的是严格的受孕生物环境，那精子就受允进入。在处子受孕时，那种蛋白被激活，然后像精子那样“愚弄”透明带，让其以为它是一颗精子。最后一个孩子在通常10个月的孕期后就出生了。

上面所指的蛋白位于人体脊柱底部的8个原细胞中。这是“生命力”的根源，是灵魂与物质初次结合的地方，是生命的第一个物理基础。这8个原细胞以两个金字塔组成的几何形排列在一起。每4个细胞构成一个金字塔或四面体，这两个四面体然后又连在一起，上下相对。如果你从两维的角度来看，这种细胞结构看起来就像所罗门王印章（the Seal of Solomon），也就是人们更为熟知的大卫之星（the Star of David）。

这种几何结构包含了宇宙间的所有智慧，我们能够用精神病学方法或电磁学方法来敲击它（这也正是诱导蒙淘克男孩们的切入点）。这种四面体结构就是魔法师创造一个月神之子时要穿透的东西。他自己的意识或心灵／性能量（这是一种天然电磁力）携带着位于四面体中心的潜伏蛋白，去唤醒透明带内的生命力，于是一个魔法婴孩就这样产生了。

这个过程中，时间必须非常准确，还有其他很多因素我们就不讨论了。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被用来创造基督或反基督者。除了魔法师，很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团体也参与进来了。例如，魔法师可能是圣灵抑或是某些邪恶东西的传播媒介。

就如前面说过的那样，这个星球上的主要神秘学流派对这类操作非常专业。这本书将不会描述其中的种种动机和这些团体的背景。大家知道创造月神之子是一个有着广泛反响的严肃话题就已经足够了。平衡基督和反基督的力量是与时间以及我们是怎样受困于现实世界这个主题密切相关的。

如果威尔逊兄弟是月神之子的话，那么就能解释很多事情了。我们要了解的是他们的血统以及他们的父母到底是谁。现在我们正在研究这个，但还很难得出结论。血统显示，他们与卡梅伦氏族有某种关联，在一项宏伟的创世计划中，某些名字或家族理所当然会被选定来完成特定的角色使命或命运。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蒙淘克传奇中邓肯•卡梅伦1951年再生这件事。根据传奇，老亚历山大•邓肯•卡梅伦收到来自未来的讯息，说他应该再生一个孩子。因此，在生了一个女儿后，他的儿子邓肯又来到了这个世界。如果邓肯被训练成了一个反基督者，显然在他的出生背后有一个魔法师（这并不是说邓肯是处子受孕生出来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个魔术师是老邓肯还是克劳利，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家族之间有很强的同步性存在。

在威尔逊兄弟的案例中，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出生背后的魔法师是上面提到的某个人，也有可能就是克劳利或者老邓肯的前世。我们能做的就只是推断出这一点。

如果我们继续用上面传奇的逻辑来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假定（毕竟那也是一个出色魔法师做得最好的地方！），威尔逊的父亲或母亲被用像联系上老邓肯那样的方式联系上了。然后威尔逊兄弟就出生了，并创造了一个时空通道，在此，克劳利或者任何一个魔法师能够通过时空连续体来表演魔法。整个威尔逊、卡梅伦等氏族，似乎是在这种连续体里有强大影响力的某种力量的代理人。这种力量是好还是坏无关紧要。如果想理解这背后的机制，我们就必须突破二元性这个桎梏。

回到红衣魔女杰作魔法实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超越时空局限的事件。卡梅伦和贺伯特两个人都是很有趣的婚姻对象，因为他俩都是威尔逊氏族的，而且很显然，都是来自同一个基因库。杰克·帕森斯看起来就有点儿像个外人，最后还跟克劳利起了冲突。是杰克创造了威尔逊兄弟，还是克劳利？

我把我的理论讲给卡梅伦听，她说有些地方我讲到点子上了。她毫不置疑地同意其中有种非常神秘的关联。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会揭露更多的信息吧。

这个主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事情，很可能我们将来会找到一些答案。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开辟一片领域，进而打开进一步调查的大门。这无疑将引出更多的真相。

### 1

普雷斯顿、邓肯和他们的朋友将这件事告上法庭并最终赢得诉讼。他们也不用缴罚款了。事实上，法官对纽约州没有张贴适当的警示标志感到非常愤怒。需要重申的是，普雷斯顿一行人被开罚单时并没在基地范围内。骑警说，以后他会逮捕任何一个进入到围栏内的人。

### 2 这则信息来源于迈克尔·霍华德的《秘密社团与神秘阴谋——

他们在世界史上的权力及影响》一书，此书由位于佛蒙特州罗契斯特市一号公园街的命运书局出版，书号为05767。还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上述组织的惯例和原则，据说与东方神殿教指引社的并不一致。

### 3

天狼星智慧是一个精神病学沙龙，有时候也被说成是大脑健身房。这个公司与集团客户或私人合作来增强大脑能力和生命机能。

#### 4

“赫斯事件”是指克劳利参与的一项计划，意欲引诱希特勒代理人鲁道夫•赫斯在苏格兰跳伞。这其中包括了一项魔法仪式，同时这也是常用的情报手段。

#### 5

特勒玛修道院是克劳利在西西里岛经营的一个休养院，据推测，受到法国情报机构的赞助。听说了克劳利的神秘力量后，墨索里尼在20世纪20年代把克劳利驱逐出了意大利。

# 后记

这本书的初衷是证实蒙淘克工程确实以某种形式发生过。如果我的经历和其他人的解释能得到认可的话，那结果是很明显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弄清是什么让他们的生命不停地运动，更不用说去弄清宇宙了。单单这一个事实就让我们的调查进行得十分艰难。

我所叙述的神秘因素和同步性，即使对我自己来说也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经历这么多事情，收集信息并记录下来是个漫长而艰辛的旅程。尽管我们已经到达此次旅程的终点，地平线上却充满了更多有趣的可能性，很多新的探险旅程在等着我们。

我觉得红衣魔女杰作魔法实验是最吸引人的同步性事件之一，不单单是因为它试图达到的效果，还因为卷入其中的那些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与这个主题相关的重要著作出版。卡梅伦接受过无数次的访谈，但作者们想了解的总是关于杰克的事情，他们忽视她就是在虐待她。事实上，她就是红衣魔女杰作魔法的常务，她的生活就证明了那一切。她手握着解开很多神话的钥匙，最重要的那个就是解放妇女的钥匙。妇女解放已经开始了，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初次见到卡梅伦时，我跟她讨论有没有可能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尽管这个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双方都未确定。她还表示，有兴趣自己写一本关于红衣魔女杰作魔法实验的书。

与卡梅伦一样，我们必须思考围绕喷气推动实验室故事背后的阴谋。根据某些人的解释，那个组织的关键人物实际上都膜拜杰克·帕森斯。不管怎么样，他绝对很受尊敬。这本书中很多部分都集中在讨论他是因为喷气推动实验室的一个成员突然联系上我，并给了我一些书中所讲的信息。他狂热地研究帕森斯，还将会为我提供他发现的任何进一步的信息。很显然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

在我们视野中的还有阿玛多·克劳利。他可能还握着王牌，但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一点。在他父亲逝世50周年时，他想要公布一些爆炸性的文件来证明他父亲是被谋杀的，遗嘱也被人篡改了。鉴于克劳利死于1947年12月1日，我们还要等到1997年，才能看到这些文件是否能够引起什么严肃的反响。X夫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已经在不同的神秘学流派里引起了反响，并且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阿玛多承诺，在时间形势允许的时候会提供更多信息。

或许与克劳利关联的最大线索就是跟这个家族的宗谱徽章有关。它等同于克劳利透特塔罗牌（Thoth Tarot Deck）中的“太阳”牌。而这又事关新世代（现代语言中称为新纪元）及人类解放。也许克劳利、卡梅伦和威尔逊3个氏族之间不可思议的同步性之线，只是一个建立在宇宙结构中的古老魔法方程式，意在告诉我们人类是时候获得自由了。现在，让自由从阴暗的角落里爬出来也已经安全了。

不管阿莱斯特·克劳利的事情到底怎样，他的学识都只是个工具而已，就像一把锤子，他的学识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为恶，只是需要由我们来决定结果。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项是普雷斯顿、邓肯和阿尔·别立克的研究。关于蒙淘克工程，它的衍生物及其他工程的新信息不断出现。我们很兴奋，同时也有渠道来继续我们理解宇宙的追寻之旅。

稍后我们将再与您见面。

## 附录A：L.罗恩·贺伯特

关于此人，人们写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废话。我将尽可能简洁地在我个人知识和见解的基础上，着重讲一些关于他的突出问题。

人们对贺伯特的研究极为广泛，他对超常现象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的经历不同于一个“正常”人，他发现，一直就没人相信他。无数的作家和法庭都谴责他，说他撒谎成性。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发现，这并不是真的，但如果他对某些人来说是个谎话连篇的骗子的话，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在他说出真相的时候没人相信他。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一些有效的信息呢？

贺伯特把可使用性看得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他在自身的追求中也极其讲效率。他憎恶政府，因为它让停滞进一步加深，它还是低效率的标志。

L.罗恩·贺伯特的海军生涯波澜起伏，人们也说不清楚他到底干了什么。尽管大家都认为他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但无人能拿出他的实际海军服役记录。既然是这样，那么不用说，人们自然编造了很多他在哪儿以及职责是什么的虚假信息。

大家都知道，贺伯特研究过海军的个人精神病学记录档案，拥有当时最先进的信息技术资料，其中包括麻醉综合疗法和复原法技术。他用他从精神病学研究中学到的东西，加上他之前的研究，创造出了戴尼提（Dianetics）自我调节疗法。这是第一个能够广泛使用的主要复原疗法，设计得让外行人也能很容易就学会使用。

贺伯特也研究过阿莱斯特·克劳利，他觉得这个人很令人着迷。在贺伯特的作品里，到处都能发现克劳利理论原则的影子，但它们又有所不同，不是同一样东西。贺伯特发展出了自己的技术，所以他更像一个创新者而不是模仿者。

贺伯特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只要有钱赚他从不顾后果。科学论派也随着他的出名脱颖而出，并在1954年被批准为合法宗教。贺伯特在运营这个组织的时候困难重重，但发现自己无法敞开心扉信任别人“放手干”。他设计了自己的管理体系，并将其建立起来，使其高效运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卖书，把他的戴尼提自我调节疗法和体系推向大众。他相信，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拯救人类。



政府针对贺伯特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其中很多做法都违背了宪法精神。我认为他们是对他泄露了他在海军服役时获得的机密信息而感到愤怒。他的组织也被J.埃德加·胡佛、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及其他一些政治力量，当作是一种威胁。

我第一次见到贺伯特是在1972年，当时科学论派正蓬勃发展，进行了很多活动。他绝对有健康问题，但这些问题既未被夸大也似乎并未困扰到他，他也没瞒着组织里的成员。他把自己当成一只实验小白鼠，他所发表的标准也被淡化处理了（因为它很危险），但对他而言却是非常安全的。

贺伯特经常被描述成一个总是随心所欲、喜怒无常、头脑发热的人。他总是有很多非常高的期望，但很多时候都达不成目标。在他找不到方法时，多数时候就会将其搁置很久或一段时间一点儿也不理会。当然，很多时候他都能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但绝大多数时候他都忙着做研究。贺伯特不会不断地监督任何一个人。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但也从未忽视他的组员们。我只见过一两次他发火的样子，而这也只是在某个人不断地表现得像个傻子之后，他才会这样。

贺伯特说他从未想过他会变得这么出名，还成为了这样一个领袖。如果能预见这些话，他会选择过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活。他现在的生活很疯狂，满是令人憎恶的事情。事实上，他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时候曾告诉我的一位朋友，说他宁愿现在就死掉。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但他又觉得自己必须活下去，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追随这个运动的人的一个重要精神标志。

据说政府特工过去常常打赌看他们多快能把贺伯特抓进监狱。尽管他们并未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但我相信，在蒙淘克工程全面展开的那段时期，贺伯特遭受了不断的精神攻击。197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待在长岛。

科学论派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成长为一个很大的组织，尽管高层管理人员因涉嫌颠覆政府而被捕入狱，这个运动还是很受欢迎并蓬勃发展起来。1981年，大概就在这个教的成员最多时，贺伯特已经不再直接参与这个组织的活动了，他隐藏起来以免被法院传讯。一些人认为，这项运动是被中情局潜入而使科学论派分支间陷入了恶性竞争中。那段时期，这个组织里充满了内部斗争，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脱离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完全改变了它的运行方式，从此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辉煌了。

贺伯特于1986年1月逝世，享年74岁。在去世的前几天，他把知己帕特·布洛伊科尔（Pat Broeker）叫到自己的房间，并告诉他，自己就要离开自己的肉体了。贺伯特担心人们会为他的离去而悲伤痛哭。他说这是不必要的，人们哭也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自我迷失，换句话说，人们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永生而痛哭。

我已经尽可能地在这个贺伯特的简短传记里保持客观的立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人拥有惊人的学识，他希望整个世界都能利用他的学识。如果他真的只是对金钱和权力感兴趣的话，那他完全会过一种更为奢侈放纵的生活。大多数时候，他的家都还不如一个普通的三居室套房豪华，他的生活也充满了磕磕碰碰，波澜起伏，他也是第一个会同意这种感觉的人。关于他的任何传记，都没有准确地刻画出他的形象。

我认为关于这个人在地球上的真正角色的线索，是与他和杰克·帕森斯的合作及他的威尔逊血统有关。他一生的经历仍然包裹着神秘色彩。

## 附录B：阿莱斯特·克劳利

阿莱斯特·克劳利生于1875年，他被命名为爱德华·亚历山大，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快到20岁时。他的父亲，名字也是爱德华·亚历山大·克劳利，是个富有的酿酒商，后来成为一个基督教牧师。

克劳利小时候的聪明才智简直是个传奇。据说他在看了一场象棋比赛后，学会了这个游戏并且此后无人能敌。他过着优越的生活，除了被人用最令人厌恶的方式强制灌输基督教思想外，他的其他一切都很好。关于这个最好的例子，或许就是他少年时代在私立学校读书时发生的一件事。

老师听到克劳利同学中间有同性恋的风声，就抓住其中一个“犯人”并用鞭笞强迫他说出同伙，克劳利被指出是其中的一员，尽管后来他一直否认参与了这件事（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克劳利从不否认他后来生活中参与的同性恋事件）。这个老师接着就让克劳利忏悔并不停地鞭打他。他被强制要求在每次鞭打之间背诵基督教祷告词，老师以为，这样就能够让他看到他行为方式中的错误之处。不幸的是，克劳利并不知道自己被指控了什么罪名，他就被打了差不多两周时间。老师最后终于被激怒了，告诉克劳利他被怀疑同性恋。克劳利就告诉他，如果自己知道他想听到什么的话，他早就那样坦白忏悔了。老师变得对他很反感并将克劳利驱逐出校。

回到家，他给母亲看了除名通知，他母亲知道这个丑闻后说出了现在非常著名的话语。说的大致就像下面的话那样。

“你是个野兽，是的，你是启示录里的野兽——666！”

听到这些话后，年轻的克劳利顿时感到非常轻松了，因为他非常认同这些话。任何反基督的事情都是好的，因为在他的思想里，基督教已经被证明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

人们写关于克劳利的书时通常都忽略了他的这段经历。这件事或许是他早期生活中最具启示性的一段经历。

克劳利的父亲在他12岁的时候去世了。他在他母亲和一位叔叔的看护下长大——直到他去上剑桥大学。在那里，他学习了自然科学，接受了文艺复兴式的教育。他是有据可证的史上最出色的诗人之一。不管怎么样，他精通英语（还有其他很多语言）。

20岁那年，他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放弃了他正规教育的最后一年。他现在狂热地研究神秘学并在很多神秘学社团里学习，之后，他在很多古老流派里崛起成为了最高领袖。在担当O.T.O名誉领袖时，他明确表述并写下了他最著名的作品《魔术理论与实践》（Magick, in Theory and Practice），他拼写魔法一词加了一个“k”，以便与寻常的魔术区别开来。

克劳利一生中最惊人的事件发生在1904年开罗的鲍莱克博物馆（Boulak Museum）里。克劳利和他的妻子罗斯（Rose），在那段时间的一天晚上去了大金字塔（The Great Pyramid）的国王房间。就在他们留宿于开罗的一间公寓时，罗斯陷入一种异常状态，她不停地重复说克劳利冒犯了埃及神灵何露斯（Horus）。克劳利对此迷惑不解，因为他的妻子根本一点儿也不懂埃及神话。她接下来又告诉他怎样祈求何露斯的原谅，还把他拉到了鲍莱克博物馆，在那里，克劳利震惊了。罗斯带他看了人们所知的拉胡尔奎特（Ra-Hoor-Khuit）形式的何露斯的样子，那个展品的编号是“666”。这个经历给了克劳利很大的启发，并改变了他从此以后的生活轨迹。

那件事后不久，在3月19日的午夜，他宣称众神的春分点已然到来，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已经开始了。随后克劳利接到爱华斯（Aiwass）的一个口信。爱华斯是克劳利自己的神圣守护天使，是太阳系灵魂力量与人类之间的连接纽带。

这个口信被写在后来我们熟知的《律法书》中。这部作品主张一种简单的行为准则，那就是：“做你所想的应该成为一种法则。爱就是法则，随心而爱。没有什么律法能够超越做你所想。”

这些话经常被误解，特别是在电视上的脱口秀节目中，以及被那些不认真学习的作者在书中引用时。他们可能会说，上面的信条鼓励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比如谋杀、奸淫劫掠。这远远偏离了教条的真意。

克劳利教导我们，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是一个星球，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以我们位置的本质、成长的法则以及我们过去经历的推动力，作为区别每个人的标记。

按照这个信条，所有的事情都是合乎规律的，每个人的存在在理论上都是必需的。事实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某一特定时刻只有一种行为是合法的。因此，从一个意识时刻到另外一个意识时刻做什么样的决定才正确，就成了我们的责任。

还应注意的是“泰勒玛”这个希腊词是“意愿”的意思，与“张开着”以及希腊语中的“爱”一词有着同等分量的价值。而且还不能认为这是个巧合。每一个动作或行为都是一种爱的表现，最终都会与整体结合起来。每个行为都必须“出自意愿”，选择这样做才能实现且不阻碍你所关心的事情的真正本质。

想学会达成这个效果的技术方法，请参考克劳利的“魔法”体系。

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克劳利的生活充满了丑闻。很多与性、毒品和奇怪的仪式有关。有时他被指责谋杀了他自己的儿子麦克阿莱斯特（MacAleister）。当你知道他没有一个叫麦克阿莱斯特的儿子时，你就会明白人们对这个人的说法常常都是不准确的。他确实有男巫或者魔法师的名声，有些人非常害怕他。他从未被拘禁过，但有些人却说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如此出色的魔法师。

克劳利绝对是个魔法师，有些人认为他为自己的活动蒙上了一层烟雾，以便阻止那些不值得他教会他们知识的人接近。关于这点，有个例子就是他曾经请了一位他称为透特猿人的秘书来写丑闻，并散播关于他的谣言。

我应该告诫读者的是，一般人读了克劳利的作品后可能会发现自己精神上、道德上或者从两方面都抵制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们要知道，反感是一种逆向磁力，即迫使一个人不去看某样东西，一个人常常需要突破这一点才能发现真相，但如果这种厌恶感太强烈的话，最好还是远离他的作品，呜咽着奔向冰箱然后大嚼棒棒糖要好受多了。

还很可能的是，你会对这台内燃机的粗劣感到胆寒，没有消声器，它绝对是可怕的，确实很令人厌恶。但如果噪音被消除了，发动机工作了，就没人会考虑要开这辆车了。

不管怎样，克劳利一生都致力于把走出这个宇宙的车钥匙传递给别人。他杜撰了这个句子：“出去的路就是穿越”。

阿莱斯特·克劳利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他所阐释的原则远比他这个人要重要得多。我想，如果今天他还活着的话，他会告诉我们一件事：出去！

## 附录C：雪莱氏族

当我的一位灵媒朋友乔伊说她联络一个叫邓肯·卡梅伦的人超过1年半的时候，我向她打听进一步的消息。接着她就提到了“威尔逊”这个名字，一同出现的还有一个类似“谢尔比”（Shelby）的名字，后来我断定了这个名字是“雪莱”。当然，这个名字是指珀西和玛丽·雪莱夫妇。珀西精通英语，他还被有些人评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作家。玛丽则写了《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这本书。他们过着一种社会边缘的奇异创作生活。很多年以来，他们的业绩被创作成无数的舞台剧和书籍。

乔伊曾告诉过我，威尔逊兄弟和日内瓦有某种关联，这个城市和雪莱夫妇讲述的那个最终被写成《弗兰肯斯坦》的午夜故事时住的地方很近。据传，很久以来，日内瓦都被当成光明会或者其他一些类似阴谋组织的世界总部。

我查过好几本书，但最终都没发现雪莱夫妇和任何卡梅伦氏族或威尔逊氏族的人有什么重大关联。然而我跟玛乔丽·卡梅伦确认过，她告诉了我一个关于丹尼斯·墨菲（Dennis Murphy）的有趣故事。他写了《上尉》（The Sergeant）一书并激发约翰·斯坦贝克在《伊甸之东》（East of Eden）创作了一个人物。墨菲住在加州北部靠近圣克鲁兹市的大苏尔市一片美丽的红树林区，这家人最终建立了伊沙兰学院——一个专门研究玄学问题的先锋派训练学校，常被认为“非常加利福尼亚化”，“锋芒毕露”。卡梅伦对丹尼斯·墨菲进行了大量研究。

当我告诉卡梅伦，雪莱夫妇可能跟威尔逊氏族有关联，问她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时，她告诉我，有一次墨菲带他去了大苏尔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除了带她去一些悬崖给她指出那里长着的常春藤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日程安排了，他告诉她，这些常春藤最初是从珀西·雪莱的墓地移植过来的。这就很奇怪了，难道他带她跑那么远就为了给她看这些？除此之外，卡梅伦也没有其他信息提供给我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科恩·亚瑟，问他是否知道一些关于雪莱夫妇的事情。他说珀西·雪莱和拜伦勋爵（Lord Byron）（如果你还不知道他是谁的话，他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作家，和雪莱夫妇在日内瓦是个三人组合）都是双性恋者。他还开玩笑说，玛丽·雪莱是个三性恋者，换句话说，

她愿意“尝试”任何事物。如果这是真的，那也不难猜测出他们可能自愿加入了性魔法实验当中。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怪物概念肯定跟一个魔法婴孩相同，虽然是个早产儿。

科恩说有个叫玛西娅·摩尔（Marcia Moore）的神秘主义者曾在她的小组里做过前世回溯实验。结果其中三个人的前世是珀西、玛丽和拜伦勋爵。他让我读一本书但我没找到。当我告诉他，大苏尔那儿从雪莱墓上移植过来的常春藤时，科恩说那这就解释得清了。20世纪70年代，玛西娅·摩尔在大苏尔从地面上消失。这还是本世纪最主要的一个玄学之谜。

我调查了一下玛西娅·摩尔，发现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瑜伽老师。她在搬去加利福尼亚前，曾在曼哈顿和马萨诸塞州住过。她有几个孩子，而且把他们照顾得很好。从哪方面看，她都一点儿不像个“怪人”。

玛西娅当时在用某些药草做实验，实际上，他很想通过激发更高层次的意识来达到超越物质星球的目的。在警察看来，她的消失完全是个谜。我把她的照片拿给灵媒玛丽亚·菲克斯看，让她对此做个解读，她从未听说过玛西娅·摩尔，但立即说这个女人已经超越了这个维度空间。我告诉她玛西娅消失时的情形，玛丽亚解读说，两位绅士在树林里发现她后谋杀了她。尸体隐藏得很好，从未被发现过。她还说，谋杀犯们是玛西娅前世的朋友，给了玛西娅想要的东西：超越。玛西娅被震撼住了，在这次死亡之后她就完全丧失了目标。她最终还是找回了支柱并得到了她所追求的。就像美国爱尔德里奇号军舰上的水手们那样，玛西娅被震荡出了现在这个维度空间。如果玛丽亚的解读是正确的，玛西娅·摩尔受过的精神训练，让她比爱尔德里奇号军舰上的普通船员们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大苏尔和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坐落在同一条线上。大苏尔地区还有一个拥有巨型地下设施的精神病医院。阿尔·别立克和诺福克三胞胎之一（见22章）都告诉过我，在大苏尔有另一版本的蒙淘克工程。

在对雪莱夫妇的调查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弗兰肯斯坦城堡，现在都还可以去那里参观。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一本拉杜·弗洛莱斯库（Radu Florescu）写的名为“寻找弗兰肯斯坦”（In Search of Frankenstein）的书。他研究了玛丽·雪莱那个时期的注释后，发现他们很喜欢参观那个城堡。雪莱夫妇肯定是停在了一个路边旅店，听故事和传奇听得入迷了。当地有些农民认为，这两个陌生人与弗兰肯斯坦氏族有着某种关联。



弗洛莱斯库广泛地研究了弗兰肯斯坦氏族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新信息，在这里我无法一一转述。其中有一个祖先很值得我们注意，他是写了特兰西瓦尼亚裔德国人起源史的弗兰克·冯·弗兰肯斯坦（Frank von Frankenstein）男爵。这位男爵坚定地驳斥何姆城的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 of Hamelin）传奇。根据那个故事，小孩子们被魔笛手引到山里的一个洞，并出现在特兰西瓦尼亚成为了那个地区德国人的祖先。不管这是不是真的，这个传奇都跟在蒙淘克被抓的亚利安蒙淘克男孩有惊人的相似性。

在这本书中更有趣的是一个叫约翰·康拉德·迪佩尔（Johann konrad Dippel）的年轻炼金术士。他于1673年出生在弗兰肯斯坦城堡，他的博士论文《弗兰肯斯坦化》是一篇讲述“生活原则”的文章。由于其非传统的观点，他被斯特拉斯堡大学除名（斯特拉斯堡是雪莱夫妇拜访过的一个城市，也是“二战”结束时纳粹金银宝藏消失的地方）。

迪佩尔（Dippel）的事业跟玛丽·雪莱书中的主人公维克托·弗兰肯斯坦的事业轨迹相同。他非常聪明，远比他的教授们要学识渊博。他游行到瑞典，到处教学但最终回到了斯特拉斯堡大学，两年后，他毫无迹象就逃离了那里。当地的一个墓地出现了尸体被抢掠的事情，当地人就流言蜚语说他也参与其中了，这种谣言折磨了他一生。

迪佩尔重新开始学习炼金术，最后又回到弗兰肯斯坦郡。这片区域有很多不同的炼金实验室，而城堡里就有一个。他用人体器官和动物做实验，发明了很多药以及一种叫普鲁士蓝的画家用颜料。他的哲学思想表明了一种牺牲生命的魔法仪式信仰体系。迪佩尔的生命止于一场非自然死亡，并且尸骨无存。

迪佩尔死后，一个比他活着的时候还大的流言跟着就出现了。一连串的炼金术士和寻宝人在城堡附近搜寻他过去的东西。尽管很受欢迎的历史记录上说，这些人的寻宝行动都失败了，但是事实可能相反。就算有人真找到了什么宝贝，他们也会明智地编造故事，说自己什么也没发现。历史也不会比这更明智。

在《寻找弗兰肯斯坦》一书中，开头就给出了一个比寻常传奇更奇怪的恐怖历史故事的一些真实线索。遗憾的是，学识和历史记录（通常被当权者篡改）也就只能达到这个程度。作者在讲述17世纪瑞士一个精致钟表制造商的故事开端时就结束了此书。当时制造自动机械装置的技艺是如此精湛，至少要远远超过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这些自动机械装置能

够用乐器播放很多歌曲，但大多数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长河里已经遗失或者被人拿走了。偶尔我们还能在某个欧洲博物馆里发现一个残留下来的这种装置。

这一切都引发我们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过去几个世纪里日内瓦到底发生了什么？钟表制造商及世界金融宝座背后的力量及技术到底是什么？从钟表中跃出的生物到底象征了什么？

这一切是不是暗示了那些控制世界金融的人也能够控制和操纵时间意识？

希望有趣的事能够继续发生。

## 附录D：卡梅伦

卡梅伦是个诗人、艺术家，或许还是女神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她出生在爱荷华州的白鹿原（Belle Plain）[1](#)，还是个婴孩的她就被一种灵魂的激情所占据，她后来成为各种形式的知识中心。

卡梅伦加入美国海军时的名字是玛乔丽·卡梅伦，她是在整个军旅生涯被人那样叫之后才开始使用她的姓的。“二战”期间，直接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的她制作了很多地图，是那个时期唯一一个被列入为他们工作的名单里的人。她哥哥穿着一身紧身衣被遣送回家时，她有机会见证了不可思议的腐败，然后就擅离职守了。因为害怕她暴露自己的司令官，所以她虽然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但这次事件并未记录在她的档案里。

从海军退役后，她与联合创立了喷气式飞机通用公司（Aerojet General Corporation）的著名火箭科学家杰克·帕森斯联系上了。一反在海军时的运气，她跟杰克结婚了并致力于现在非常著名的“红衣魔女杰作”魔法实验。这是个很有野心的性魔法仪式，它产生的反响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感受得到。就在这个实验进行后不久，整个美国就开始大量出现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

卡梅伦在一年后离开了她的丈夫，开始搜寻阿莱斯特·克劳利这个人，她觉得自己是他的魔法女儿。她到达巴黎时克劳利已经死了，听到这个令她震惊的消息后，她决定加入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女修道院。3周之后，她经历了一生中最深刻的体验之一，她发现自己站在镜子之前时有种自发的反映。她脱掉所有的衣服，像个野兽那样嚎叫。这种行为驱除了她身上所有人类本性的束缚，之后，她回到了帕萨迪纳市的丈夫身边。

1952年，杰克·帕森斯死后，卡梅伦搬到了墨西哥，并和那里著名的艺术家和作家们联合了起来。那段时期，一个背教的天主教牧师试图把她绑到火刑柱上烧死，但他的计划最终失败了（他自己也被驱逐出了罗马天主教）。她最后还是回到了洛杉矶继续她的演员、艺术家和诗人事业。她的生活经历读起来仍像一本探险书，她和谢里丹·基梅尔（Sheridan Kimmel）结为夫妇。他是肯·克西（Ken Kesey）《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 Nest）一书中“麦克墨菲”（McMurphy）这个人物的灵感来源。

普通大众并不熟知卡梅伦这个人，但她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位革命者。她出现在很多不同的地下电影中，她的一幅想像画还导致了一个画廊展览被刑警队勒令停止。这件事为艺术和言论自由的合法运动开创了新局面。她的广播系列讲座《超级女人》（Superwoman）在洛杉矶电台定期播出。这个女人的深度和影响力还有待这个世界来发现。

## 附录 E：杰克·帕森斯

在这本书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围绕着杰克·帕森斯和他独特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关于这个人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显然这本书无法囊括了，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评论一下的。

随着他的火箭合约工作帮助他建立了喷气式飞机通用公司，并和政府签订了大量的合同后（这一切都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对军工复合体的兴趣也逐渐变得浓厚起来。而他们也都很喜欢他的聪敏和技术才能。他是魔法师的这个事实有时候让军队着迷，有时候又会让他们愤怒至极。他一直被人高度监视着，政府就像鹰一样盯着他。

L.罗恩·贺伯特恐怕就是监视帕森斯的政府特工之一吧。他宣称自己被海军情报局派遣到加州理工大学科技中心来破坏那些科学家中的黑魔法行为。卡梅伦说她自己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但不管怎么样，他俩自己都已经深深陷入其中了。贺伯特后来在他的费城博士课程讲座里赞颂阿莱斯特·克劳利，因此很可能他已经以个人和魔法师的身份，卷入到了这件事情之中。

《魔法词典》（the Magicians Dictionary）一书引用了柯林·威尔逊（Colin Wilson）的话，说是有一种更高级的力量建议帕森斯：“对不是基于勇气和人性的所有权威发动战争，谎话连篇的牧师、纵容罪犯的法官、敲诈勒索的警察等当局，叫停所有的束缚和压抑，征兵、强制、纪律和法律暴政。”有人认为这个更高级力量就是贺伯特，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死之后，事实才开始浮出水面。这种鉴别似乎是有效的，因为有好几处同时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管贺伯特的真实角色是什么，他确实会与杰克·帕森斯分享秘密。贺伯特四处兜售一本叫做“亚瑟王神剑”（Excalibur）的书，这本书大概讲述的是生命本身的秘密。根据传言，读过这本书的人最后都疯了，他却什么事也没有。帕森斯最重要的作品一直都被守护得很严密。这两个人都被称为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性魔法实验的参与者。卡梅伦说，他俩从此再未复原过。

帕森斯另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是“科幻小说主教”罗伯特·A.海因莱茵（Robert A. Heinlein）。海因莱茵常和贺伯特一起出没，两人都秘密参与了魔法内部工作以及东方神

殿教指引社的重要工作，他俩还都是美国海军军官。海因莱因通过创作《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一书而迈出了改变世界的一大步，这本书还是后来嬉皮士运动的号角。他还杜撰了“grok”（意为深刻理解）一词，整个作品都建立在东方神殿教指引社的哲学思想之上。《绿蛋》（Green Egg）杂志（1992年夏季、秋季和冬季版）非常精彩详细地报道了海因莱因和杰克·帕森斯之间的关系。

帕森斯认识很多名人，但政治力量最强的或许要算拥有刚刚起步的航空航天工业的沙皇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了。卡梅伦的研究显示，休斯在1949年后控制了整个中情局，这个时间非常有趣，因为它就在他著名的飞机坠毁事件之后。休斯是个狂热的飞行员，他一直保持着很多世界纪录。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几乎身亡，陷入了严重的昏迷之中。医生都觉得他已经死了或者至少成了植物人。但是他又奇迹般地复原了，不过最终的结果表明，这也并不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变得反常，完全成了个怪人。这只是一种推测，但也不难猜测，休斯是被外星人复活并改造后为他们效劳的。这个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这可能最后还导致了帕森斯的死亡。

如果休斯是个中情局猛兽的话，杰克·帕森斯对当局的蔑视对他自己一点儿好处都没有。1952年6月，就在卡梅伦和他安排好行程准备去墨西哥前，帕森斯在一项神秘的实验中死在了实验室里。流传的不负责任的说法，喜欢说他因为和贺伯特或其他一些编造的敌人不和而自杀了，但事实并非这样，事实上那天发生了两次爆炸，其中一次是从地板上发出的，他并没有被炸飞，是有人杀死了他，并且卡梅伦确信背后的指使人是休斯。这里有个非常恰当的问题就是：“又是谁在背后指使霍华德·休斯呢？”

在帕森斯死后，霍华德说他非常幸运能够认识像杰克·帕森斯这么非凡的人物。杰克死后两周，美国国会大厦就被不明飞行物包围了。政府对贺伯特的追捕也紧跟着开始。自此，世界就再不同以往了。

## 1

白鹿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流水井的所在地。她相信这很值得注意，因为有个传奇，说这个水井从地下连接到阿莱斯特·克劳利居住的尼斯湖，也导致了尼斯湖水怪传奇。

